

書叢錄行言人名北南

種一第

葉夏聲



◀ 行印社誼正 ▶

782.88
504

MG
K827.6
L58



3 1764 7674 9

上卷

目錄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二章 前清時代.....三

 家世 幼年 留學 教員 記者

第三章 民國辛壬時代.....六

 粵都督府秘書 教育部 司法部 南京 江西 重執教鞭 黨務 余之政見 當選議員

第四章 癸丑議員時代.....一〇

 圖謀暗殺袁氏 謀奪德州兵工廠 抨擊袁氏 通緝通逃

第五章 亡命時代.....一三

 孫中山秘書 駐香港運動濟軍 菲律賓籌餉及證明宋案 運動成粵貽軍之失敗 反對黨人投誠

 南洋各埠籌餉 一時間之大文章 鍾明光暗殺龍濟光 組織革命黨支部 獨力運動駐粵滇桂軍

 討袁之失敗葉毅民之入獄 潛入粵垣 脅迫龍濟光獨立 海珠會議時之態度 捨粵返滬之決心

第六章 丙辰議員時代.....二二

 主張孫中山兩次宣言 代表孫中山入京 運動赦免黨人之成功 反對陸榮廷帶兵入粵

 制憲壇上之丰采 反對對德宣戰之言論

第七章	丁巳護法時代	二五
	軍政府內政部次長 冒險收回司法之成功 炮懲之役 整頓司法之政績 對付楊李 反對改組	
	軍府案之劇烈手段	
第八章	戊午議員時代	三六
	副議長選舉之失敗 反對岑軍府更換省長問題 兼長法政與學生風潮之態度 反對不足法定人	
	數之開會 反對桂系郭椿森代表廣東 李翟之倚信與省議會選舉競爭	
第九章	己未離粵時代	四三
	挾策北上 合併國會計畫之大陰謀 國際律師代表之出色 直皖戰役大計畫之失敗 痛斥莫榮	
	新之通電 與交通系宣戰	
第十章	庚申返粵時代	五六
	首倡維持軍府 運動滇軍獨立 組織軍府護法軍 內政次長 被捕旋釋與輿論界之批評	
第十一章	總評	六三
第十二章	與南北人物之比較	七四
結論		七八
佚事拾遺		八一
跋尾		八五

下卷

目錄

第一章 前清時代之言論.....	九三
革命軍與戰時國際法 領土租借與取得論 澳界問題演說詞及荅諾夫明公兩記者書	
第二章 民國辛壬時代之言論.....	一一一
余之政見 反對公布之省制通電	
第三章 亡命時代之言論.....	一一七
革命救亡論 代滇黔桂粵軍警同盟會上粵督龍濟光書	
第四章 丙辰議員時代之言論.....	一二四
代民友會關於對德宣戰問題宣言書 制憲壇上之建言(另列細目)	
第五章 丁巳護法戊午議員時代之言論.....	一七四
軍政府內政部方針草案節錄 軍政府通俗演講錄 內政部整頓司法文牘彙錄 致粵省長李耀漢書	
反對非法兩院聯合會通電	
第六章 己未離粵時代之言論.....	一八八
國際律師協會演說詞 贊成浙督盧永祥通電 解釋合併國會主張通電 痛斥粵督莫榮新通電	
在京粵事維持會演說詞 數交通系罪狀通電	

第七章 庚申返粵時代之言論……………二〇〇

上孫中山書 上政務會議辯誣呈文

葉氏生平言論述作實不止此數茲僅就報章所載傳寫所得蒐集而成掛漏孔多然睹勺知海毋事求全讀者諒之

編者識



上卷

第一章 緒論

吾何爲而述葉夏聲哉。嚮者葉氏見拘留于粵警察廳。雖不旋踵而恢復自由。而取消原案。當是時識與不識者。莫不爲之緩頰。爲之呼冤。爲之太息。然則葉氏之爲人從可知矣。語曰。才難。不其然乎。且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陸榮廷猶能言之。葉氏固才也。吾靳夫正其軌趨。將有以大造于時勢。何忍忽然舍之。致論世者無藉以知斯人之才耶。

當夫南北分裂。政潮洶湧。天驚地震。雲譎電熠。交閩紛爭。直開四千年未睹之奇局。姑無論孰爲是非。孰爲正僞。將必有撐乾柱。闢坤維。樹蠡揭幟。縱橫其間者。疇不曰北之徐段也。南之孫也。固也。然此數君者。寧能獨絞其心力。獨運其手腕。以親于帷幄干戈之際。攬此大號而載以去哉。斯又必有魁謀異能妙才怪傑之輩。萃于幕內。雄于戲下。爲之腦目。爲之臂指。爲之籌策。爲之馳驟。彙奇計。楚奇功。而歸所主。而張其黨者。一黨之間。軼類擢萃。如徐之吳佩孚。段之徐樹錚。稱道于衆口。莫不神企其人。葉夏聲。亦孫黨中之吳徐也。

世之是非顛倒久矣。曲直不足爲定評。毀譽不足爲信史。好之九霄。惡之九淵。同則白而異則皂。附則和而背則伐。悠悠之口。何可道也。吾嘗論人。惟才是興。賢者益獎之以冀其進德。不肖者痛箴之以遏其萌惡。不以人而廢言。亦不以言而廢人。自謂公允之方也。葉氏之爲人。匪無小疵。輒爲人所疾以訾其短長。故謗語當前。愆尤躡跡。而其天才縱逸。吾方比儕于小徐。又烏能聽好惡之者爲是非。令沒沒

而不聞于世也。

二

吾儕葉氏于小徐。聞者不必有所詫也。方今葉氏之聲譽地位。誠未及小徐。然察其神氣腦力。手腕眼光。可以幾已。顧時機未足以伸其志。事會未足以展其材。不得登此舞臺。大張旗鼓。遂汝汝以伏于無名英雄之林。不甚見稱道于當世。亦葉氏之不幸也。綜厥生平。卓識銳于當世。雄辯驚其座人。運籌則有偉大之陰謀。在位則有匡濟之政術。餘若通軍事之知識。富諸科之學問。循其往行。夫非夸誕。抑幼隸黨籍。險阻艱難。歷樹膚功。不居其力。故名不及小徐之著。而才能相較。則未有所讓也。且加以以年。磨厲以往。搯埃上征。振翼圖南。將更視徐而超越之。是未可逆斷也。擬人必于其倫。吾豈悖謬哉。

嗟夫。世塲逐角。人物張羅。使葉氏載其材器以他往。吾知其罔弗售。而且得善賈也。而葉氏不爲也。顧粹粹小夫。方妬其能。爭撫一二細事。肆爲詆譏。力扼而制其死命。葉氏又不善自藏其能。時時炫露以徠嫉讎而自召禍。遂以一人之身。爲西南集矢之鵠。顏子拾飯。卞氏別足。復與小徐之遭擠于其偶者相肖。抑何可惜也。夫以葉氏之才。乃至爲人所不能容。必排斥而困辱之。蓋風折秀木。湍去高岸。勢所必然也。庸拙之徒。不聞招忌。葉氏而得此。適反以顯其才。彼陋之者計亦緇已。

夫知人則哲。自昔爲然。吾輒惜葉氏之遇而愛其才。近又讀其歷史。於是拾綴聞見。據事直書。但刊枝節。不加曲飾。以進于社會。俾言論界得深知斯人。以成諸君子批評之智。庶懷才抱德之士。勿疾沒世而名不稱。惟抒吾臆。以振吾翰焉。若夫譽之毀之賢之不肖之。匪吾攸問也。嗚呼。無名之英雄。黃陂

稿項于戶牖。遠出于葉氏下者。方比比也。

第二章 前清時代

家世 幼年

葉氏字堯生。夏聲其名也。其先浙人。以長於粵。遂占番禺籍。祖某。善申韓家言。幕遊至粵。因寄居焉。父謙。隨宦。亦以幕遊遍諸州郡。從軍兩粵。至越南。以軍功授佐尹職。遂聽鼓羊城。顧鯁介自戀。處境絕窘。而篤于學。笥裝鬚釵。往往易爲架上典籍。掀髯怡然也。工詩。善書畫。精篆刻。且能測繪。爲一時名士所交推。曾爲粵布政使張人駿製廣東地輿圖說精本。行於世。又嘗登粵秀山上之五層樓。撰一聯云。萬千尺危樓尙存。是誰摘斗塵天。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俟安在。祇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其襟懷抱負常如此。生五子。葉氏其次。幼而歧嶷。穎悟特出。記憶絕強。雖至艱澀瑣屑。輒娓娓不遺纖芥。如溫故書。久而無忘。夫秉斯異質。己難能可貴。復輔以嶄新之學問。超卓之識斷。宜乎拔萃而軼其儕也。且其先篤脩素業。累世不墜。則間氣所毓。其受有自。賦于天者既深。故成于人者斯顯。蓋可駭矣。五歲就家塾。仁和汪欽番禺徐紹棨實教授之。九歲能屬文。作剪辨論。震驚老宿。葉氏革命之事業。此其萌芽也。十二三讀經史。通知大畧。獨嗜新學書。求而遍讀之。下筆能爲數萬言。恣肆浩瀚。犀利無前。當時論者以爲將不減梁啓超。而葉氏則怫然。謂爾何比予于是耶。以文童應各大書院月課。因時務策論優列。得膏伙盡以購新籍。光緒癸卯。年十五。父命赴南關。荐而不售。又應童子試。適廢科舉。罷考歸。則鳩集同志。組織自治學社。盛倡民族主義。與黃世仲鄭貫一等通聲氣。更爲

香港中國廣東諸報之通信記者。乃攻粵政府罪狀。揭其黑幕。張言無所諱。聞者莫不咋舌。而諸當道則大怒。欲痛治之。禍幾及其父。嗣得解乃已。于是葉氏生平事業。至此乃漸立基礎矣。夫其掀弄風潮。發揮手腕。毀譽雜唱于人口。政術掣肘于當世。循其塗轍。可謂傑才。溯所自來。寧無故哉。

留學

葉氏既見惡于粵當道。其父慮不測。乃使應考留東學生。得官費。時葉氏年十六矣。于是偕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東渡。習法政。甫抵香港。即率先剪髮。實行其幼年之企想。既抵東。爲公使楊樞所聞。遂招而痛責之。同學皆爲不平。相噪而與。因釀成留學界絕大之風潮。至今留東學者猶能言之。楊卒謝罪。事乃息。是役發憤而效葉氏剪髮者。有精衛漢民二人。然葉氏之名。由是馳譽於東國矣。既留東。益治新學。其思想學術材力事業。益淬厲以進。同儕咸重之。尤精國際法。後嘗論租借地之性質。譯其文致某大學。某大學評爲精通羅馬法之著述。得贈學士位。乙己孫中山創辦民報於東京。主筆政者爲章太炎汪精衛胡漢民。葉氏於該報創辦。雖無關係。輒投稿其間。大爲太炎所激賞。其第八期革命軍與戰時國際法一篇。痛駁梁啟超之說。尤爲精警。（參照下卷第一章）文中論中國革命情狀。洞鑒乎八年之後。若占蔡撰著。葉氏生平卓識過人。輒能逆測當世事變。昭如目擊。無不言之。此文亦其一也。

教員 記者

光緒丙午冬。以父病且困於學資。時日本西京百物尙廉。然葉氏賣文所入。仍不足自給。月僅得八九金。窘甚。遂棄某大學研究科之學業。束裝返國。旋就廣東法政學堂之聘。以通譯兼教員。法校學生。

多一時名宿。暨政界科班。傲兀異常。動則抵制。教者無不爲所狎侮。或至難堪而遁。葉氏年甫十九。又美如冠玉。方登壇之初。有腹誹而鼻嗤者。迨聞演講。則舌根腹筒。泉湧潮翻。羣焉始相駭服。故執教鞭五載。年獨幼而未嘗一試學生抵制之風味者。惟葉氏一人而已。課餘輒鼓吹革命。不稍顧忌。宣統己酉。葡萄牙革命。改爲共和政府。時粵人方爭澳門劃界主權。保皇黨某報記者伍憲子。乃本其師傅。張其經義。首倡以春秋諸討陳恆之義。討葡取澳。大張旗鼓。眩惑一時。報界乃爭相附和。高唱入雲。自以聖謨洋洋。天威蕩蕩也。葉氏素闢干涉革命之說。虛開先例。以召他日外國干涉中國革命之禍也。遂爲文以辨之。(參照下卷第一章)於是各報羣起攻擊。目爲賣國奴。目爲亂臣賊子。多端醜詆。穢譽毒咒。至身無完膚。葉氏以抱慮深。懷憂遠。毅然不爲少撓。乃假七十二行商報爲寄稿機關。獨力與十餘報館筆戰。且於辯論最劇之際。力申其見曰。設中國而有革命。詎容人之干涉耶。其請大遭政府之忌。幾被逮治。然終能反覆啓迪。稿十餘續。使各報曉然於事理之當然。革命之萬不容干涉。乃屈服而噤口。胡漢民方旅南洋。讀報得葉氏主張。則馳書其友。大譽之。夫成大事者。不拘拘於末節。程遠功者。不計一時之是非。固也。然非有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當是時葉氏處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然冒不韙。預爲革命之說。則其義負詬惡。固不齒士類。且召禍賈獄。立可殺其身而滅其家。使定力稍懈者。挫折且蒙谷戾矣。而卒能主持正誼。不畏強禦。不避禍患。息伏羣噪。以燭于幾先。而弭革命之阻障。何勇且智哉。辛亥初。陳炯明以禁賭辦可報。葉氏與朱執信爲其發行編輯。瘋溫生才案發生。則大爲鼓吹。遂以三月廿九前三日被封。葉氏被傳訊。則挺身往。而函屬朱使避匿勿出焉。無何又充平民報記者。兼方

言警察學堂教員。學生往往有受革命之傳播者。而方言校長邱逢甲。閩黨人。與葉氏頗相得。密有所譬畫。又常饋贈獄中黨人。如黎葵葛謙李棧雲等。于是政府嫌疑革黨之辭。常相盼睽。擊擄革黨之督。亦時左右于其背踵矣。粵督張鳴岐屢以詢法校監督夏同龢。夏設詞謂其狂幼不足懼以庇之。

第三章 民國辛壬時代

粵都督府秘書

辛亥九月反正之際。乘時崛起。而各載其願以去者。何可勝數。然迹其行事。頗有別焉。先是葉氏自平民報記者見招於香港革命機關。以莫紀彭等主香軍。邀之入統籌部。反正前二日。香山革軍將長驅下順德。派葉氏費犒軍費千金赴順。中途以誤會置鎗擊。幾死彈雨下。迨反正後。充香軍參謀。以胡漢民之邀約。遂為都督府秘書。且兼參議。時秩序大擾。香軍復與胡齟齬。勢頗相迫。銃聲時作。督幕中服役者。平時雖夥。至是多聞風塵去。即素與胡親暱者。如古杜陳金之輩。亦相率避亂港澳。一時督府幾遭擱淺。獨葉氏與朱執信兩人相守不去。日隨胡左右服義務。草檄飛書。輒至深宵而未已也。且為奔走調停。口舌焦敝。於約束民軍暴行。疏通言論界。(時報界力攻胡弟毅生謂為二都督胡憂之使葉氏疏通)頗著勞績。夫亦可謂不隨流而靡波者矣。事息之後。則彼臨事而懼之諸公。皆聯翩言旋。以居高位。享厚俸。且自號為能明哲保身。此固當時之實況也。

教育部

邱逢甲之長教育部也。甫蒞任。首以命令悉准全省各級學校學生一律畢業。既發表。學界大譁。羣質邱。邱窘乃。藉代表赴南京。瀕行。葉氏爲代。葉氏到部。賂命令。則大駭。然已不可收回。籌度再三。不得已修正爲有過最後學期之半之成績者。准予畢業。躬向各校長反覆開喻。稍得補救。蓋邱乃名士。於學務頗不了了。此舉且自謂仿浙督湯壽潛辦法。而不知其紊亂學制也。使非葉氏加之修正。爲之彌縫。則學界秩序且大亂矣。然不慊者。乃誣初令實由於葉氏。而加以詆譭。此又非平情之論也。

司法部

葉氏既長教育部。適司法部長汪祖澤赴部。又舉爲代。然葉氏數奇。蒞部未半月。而大波軒然以起。幾遭大獄。卽陳聯泰案是也。陳聯泰者。清末粵承辦堤工之商號。以工程獲罪。提法司乃查封其所有產業。嗣京控得直。奉旨發還伊產。已陸續給領其大部份矣。旋因總督署某文案索賄不應。故扣留其所餘之屋一所。及小火輪船數艘。(約值萬餘金後已廢壞)不卽予領焉。迨反正後。庫藏匱乏。司法部積欠監獄囚糧。及日用經費甚鉅。而南海縣長邱某。亦以南監需款亟。因介紹陳聯泰報效司法行政經費一萬元。求部准予揭封。其前在提法司所領餘之舖業。(卽前述之舖屋一所)詎陳商舖業。適爲副都督陳炯明組織之軍團協會所駐。故當法部派員前往點查。大觸雷霆。謂爲受賄。會時高等審判廳長余同信。以保皇黨嫌疑。會見獄於葉氏。遂乘機傾軋。圖爲報復。父籍其同學陳副督之參謀長覃某爲內援。遂提起公訴。以控葉氏。并自任裁判。特於法外由高等審判廳組織初審特別法庭。以審訊之。又曠省議會提案查辦。并押留法部課長員數人。是時葉氏方應交通總長湯壽潛之電召。揣赴南京。事前離粵。然余同信等卒極

力羅織。求成賄案。顧多方內。終不得絲毫影跡。而南京總統府又專電爲葉氏剖釋。且輿論亦明瞭真際。漸加責詞。紳學各界。且有府學明倫堂之大集議。余計不得逞。遂援刑律不應爲而爲之條。各罰金二十元至五十元。含糊了結。并強制被告拋棄上訴。以彌縫其違法焉。初葉氏之長部也。以部中職員。皆汪祖澤所既委定。已又攝代。存五日之心。故用人一無所更易。且身兼數職。加以奔走。實無暇晷。故部務盡以付之課長。每日到部。則課長持公牘。雁翅進。卷紙鋪手。葉氏則畫諾而已。其中云云。未暇細審。故一旦事起。且懵然自詫。是以識者推論此案。謂以疏忽爲責。則葉氏雖置百喙。亦無以爲辯。據是以理其罪。當令心折。若葉氏素行。頗能清介自持。此人所知。且孽變之端。乃發諸偉人之怒與僉壬之怨。非能出之公正者。吾終見治斯獄之周章枝梧。而卒無以還也。聞事急時。有某同黨者。嫉葉氏才氣逼己。因假此以制其死命。力勸當道置之重辟。當道雖心動。而憾于輿論之不平。且援救者衆。不應。乃得止。酷毒哉。

南京 江西

葉氏既至南京。而湯壽潛已辭職。於是徇祥滬上。與江亢虎李懷霜等反對南北和議。主張頗極端。會贛督馬毓寶派吳鐵城至甯。請政府派員赴贛。助理政務。於是總統府飭葉氏暫易次乾等赴江西。至則馬相委以參議。旋察知馬之附衷也。憤而之。馬乃追委以駐滬外交司副司長。電市達。而馬忽爲李烈鈞返兵逐去。葉氏遂返寧。時南京政府已解散。僅留參議院林森。相約北上。位以院文牘科長。葉氏念粵中遇事方急。不得復滿滯。辭而南下。迨抵粵。則訟事已輕描淡寫。早歸屈結矣。

重執教鞭

陳融之長粵法政學校。葉氏任教育部時實聘之。陳感其意。又諗其貧困無以糊口。遂邀返校。於是重登教席。且兼編輯主任。課餘頗贊助校務。與陳亦相得也。是時鍾某長粵教育。盜襲皮毛。莽滅裂。使學界競事演劇。校長員生。相率粉白黛黑。歌裙舞袖。嚙鶯語門蜂腰于紅氍毹上以爲能。而蕩檢逾閑之事。竟視爲固然。葉氏洞燭其害。力反對之于教育會。雖爲一般輕薄少年所毀。然造功於學風者洵不淺也。

黨務 余之政見

葉氏既教授法校。嗣爲同盟會支部長謝英伯聘充政務主任。蓋聞風而慕者也。葉氏遂與黨員籌辦民誼雜誌。發揮政見。運銳利之筆致。抒精確之議論。一時風氣。大受驅迫。方刊行第一期。葉氏即著余之政見一篇。(參照下卷第二章)文凡四續。都十餘萬言。大旨專駁梁啟超之主張。痛快淋漓。卓識獨絕。聲譽益大噪。讀者至想象其丰采。梁啟超聞之。深激賞其文。因於其就衆議院議員時。派其幹事白某張某。賚巨資。踵葉氏至滬。運動其跨黨。窮極其術。而葉氏毫不爲動。卽杯水亦不之啜也。夫梁啟超者。非自負爲文學鍾子。縱橫四海。揮霍八極。聞其聲而步却。睹其影而意怯者乎。而葉氏以玉貌少年。乃公然盛旂鼓與相抗。披銳器以破其堅。卒使彼康門之叛徒。不惟不加憤恨。而竟折服焉。且欲羅而致之。是葉氏之才氣爲如何。其文之價值又爲如何。是役也。白張二人。大蒙梁之詬訾。齟齬不已。然二人者。卒詭託于應酬。各誦得數千金。逍遙海上。張某至今晤葉氏。猶笑謝嘗拜君之賜云。

當選議員

十

葉氏以其文字得盛譽。頗系物望。無何粵省選舉國會議員。其門生故吏。各贈以選票。又爲番邑人士所屬意。(時番禺各鄉紳士皆以盜賣邑屬大沙頭公產爲邑人剝奪其公權而葉氏不與故也)咸以票歸之。當是時謀攫議員者。或鑽權貴。或罄巨金。莫不汗流走僱。醜態萬變。葉氏則不費一錢。不干一官。而竟得爲衆議院議員。是知才不才。亦各惟其議員也。當選三日。卽通電反對袁氏以命令代法律之官制。斥爲帝制自爲。(參照下卷第二章)又宣言于國民黨支部。謂宋教仁主張爭內閣。不爭總統。余則主張爭總統。不爭內閣。蓋未有名爲政黨。而不爭總統者也。聞者咸許其有識。而葉氏之立法事業。亦開始登臺。行且高唱過行雲也矣。

第四章 癸丑議員時代

圖謀暗殺袁氏

袁氏既專橫。帝制自爲之迹日顯。益以摧賊民黨爲事。南方諸鉅子。於是大懼。且憂之。謀所以抵制而自衛也。乃思互爲聯絡。相響應。藉安疆圉。抗北廷。故葉氏抵滬。卽奉粵督胡漢民電。派充湘粵皖贛四省締結同盟代表。尅日入皖。與皖督柏文蔚商略大計。市會議中。而宋教仁被刺噩耗至。葉氏知事機危迫。不堪留滬。因兼程返滬。時孫中山與黃興各執所見。爭論方劇。孫主卽聲討袁。黃主法律解決。葉氏至。卽力贊孫說。借箸籌畫。謀趨捷徑。則北上。瀕行與閩人陳子範師于寄約。遣死士入都。既抵

京。則深匿弗出。當是時粵議員鄒魯等。挾粵政府重資。招待議員。名頗困以著。衆咸趨之如歸市。葉氏始終不一過。乃與先所募死士寓旅舍。日圖暗殺袁氏之術。而袁寓陸軍部。守備嚴。不得驟近。俄而偵知其每接見議員。先由梁士詒以電話介紹。翌晨即可晉謁。且接見之際。防禦頗懈。因計議遣死士喬裝議員。懷武器。詭稱入謁。乘機行大事。于是極意交驩于梁。冀得介紹。粵人江孔殷。梁之走狗也。甫組織潛社。收買粵籍議員。葉氏遂屬轉託梁。求得晤袁。梁既允。業有期矣。而議員陳某。乃力許其謀。攻爲不軌。梁遂使江午夜訪葉氏。稱袁近不見客。謝以異日。而計以敗。旋獲陳其美滬電。託遣其死士羅某等返滬。葉氏知其所圖。慨然資以數百金。迨羅等南下。而徐寶山暗殺案。遂轟然爆發矣。當袁之跋扈也。民黨諸公。咸束手而無如何。同盟亦既敗矣。葉氏計力不足與袁敵。乃思以偏師獲濟。於是濡徐夫人之刀。負博浪沙之椎。使一壁而中。則將殲國家之巨盜。快天下之人心。而除民黨腹心之大病。庸詎知天猶右賊。所計竟洩。遂使驚天震地之大功。一旦銷沈而莫可究詰。惜也。然過屠大嚼。雖不得肉。聊足快意。矧一舉而糜老虎之軀。落袁賊之膽。亦已豪矣。

謀奪德州兵工廠

葉氏暗殺之策既不得行。爲袁黨偵視益急。陳其璠盧毅江聰等。購諜于其所居左右。伏伺之。且夕岌岌。遂不得不計所以自保。乃遷居東城保衛界內某胡同。時輻輳之戰雲。日形慘烈。方聲濤在贛組織軍隊。函致京師。屬邱某爲募北洋軍官學生往助戰。邱商于葉氏。遂因葉氏資七百餘金。遣學生數十人應方召焉。葉氏雖清貧。然常有所裨于黨事者。輒盡舉所得。傾囊典衣以爲資。不足則又稱貸給之。卽困乏

不已恤也。故奔走數年。所費不貲。而皆濟以私財。未嘗取諸黨。負債纍纍。亦未嘗因一己之需也。視彼巧握力奪。挾以自娛。而圍圍美妾婢。盛車服。豐飲噉者。何巧拙之判哉。然而葉氏貧賤矣。隨得陳其美電令圖占德州兵工廠。將以牽制袁氏。遂偕閩人林瑞貞。（軍官學生今海軍總司令林永謨之胞侄）同赴津。已則隻身飾律師。潛入濟南。與鬻子頭目某等相接洽。約為响應。直斬雲鵬督署。甚戒嚴。葉氏行止。為其偵探長馬某所覺。幾被獲。而以計巧脫。乃私詣德州。卒視察兵工廠。周覘其形勢。返津後。更遣林赴濟。時南北已決裂。林既至。遂為偵者捕得。卒瘐死獄中。其事乃敗。葉氏所謀。計慮未必不周。措畫未必不當。實足以策成功而無瑕。顧乃一再失敗。垂翅而逃。致為徵倖者所笑也。悲夫。

抨擊袁氏 通緝逋逃

葉氏恥其屢敗也。乃鼓其銳氣。布其陰謀。將為亡羊補牢之策。凡可以圖袁氏者。無不竭乃心力以赴之。則幡然再入都以伺隙。袁偵之急。厲禍且作。公餘俱樂部者。粵籍議員之機關也。鄰魯質主其事。釗寧事起。鄰奉陳爛明令出都。其部事委之徐傅霖輩。葉氏向絕跡于其間。維時與殷汝驤歐陽振聲周珏日人宮崎寅藏水野梅塵方設機關于交民巷。專從事南軍往來文報。每日則携日公使館所得南方戰事捷報。詣公餘借印機刊印。備于議場散布。以懈袁黨而謀安南人心。某日袁探既偵葉氏赴部浴。即躡率軍警圍捕。詎葉氏將浴而心動。先時自後戶去。袁探無所得。遂捕馮自由湯漪李自芳司徒穎王鴻龐等七人以去。蓋數人方遊戲輿酣也。諱知其誤。均釋出。則別以緹騎搜索葉氏寓。而葉氏已聞風喬裝出都矣。同

寓者伍漢持。葉氏門人。而國民黨議員之純潔份子也。亦隨遁。葉氏旋南赴滬。伍則因事滯留津門。爲偵探粵人梁某構陷。天津警廳長楊以德。竟逮而鎗斃焉。指爲曾助葉氏製造危險物。謀害袁氏。實則誣也。先是葉氏嘗于議席提出嚴重質問。以袁氏違背約法。制定官制。且根據違法官制。任免地方長官。而伍漢持又提出彈劾袁氏十大罪一案。歷勸同人連署。益大招袁忌。嗾恨至深。至是則嗾其總檢察長羅文幹。以國事犯通緝。而葉氏乃連亡流離焉。方是之時。袁世凱之天威神武。薰灼宇宙。談者相顧變色。葉氏以力不足縛鷄之書生。乃從而暗圖行刺。從而公然抨擊。視之不若匹雛。何其意氣之盛也。而屢與屢蹶。一無成功。徒糜勇士之頭顱。空擲壯謀于虛牝。身命弗保。至爲逃客。棲遲海上。遁影南荒。果其爲術之疏歟。且固命之數奇也。

第五章 亡命時代

孫中山秘書 駐香港運動濟軍

葉氏脫自袁氏手。亡而之滬。而志不稍挫。則與陳子範等謀實行其個人主義。冀以黑鐵赤血餉袁黨。時陳其美尚匿居法租界。輒密訪于其私宅。有所進行。詎其謀復敗。而陳子範且因自製炸彈焚身爲廢矣。胡漢民方在東京。知葉氏資罄。無所藉以赴事。乃抵書令詣香港。覓其秘書金某。取資東渡。以商黨務。蓋胡嘗留數萬金于金某許。專以濟黨人亡命之用者。詎金則盡囊括而乾沒之。唾其餘塞同夥某口。囑勿遽言。於是挾此倘來之巨資。挈其全眷。乘頭等艙房再遁南洋。優遊數載。時時自許爲能因勢利己。以鳴意得也。故葉氏至港。乃不能得一錢。同人贈以少貲。始克成行。既抵東。與古某陳某等同居。俄

而古等相踵返國。葉氏旁皇無所歸。而是時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于東京。主急進。黃興胡漢民反對之。陳其美又遠赴大連。運動本溪湖舉事。中山遂留葉氏爲秘書。月俸五十金。乃爲起草革命方略。組織極完備。然自計留東無益。日謀歸國。以伺機宜。中山於是委之爲駐香港軍事聯絡委員。與鄧鏗安健（黔人）等偕返。葉氏則專任運動龍濟光部下黔籍之濟軍。當葉氏之東亡也。挈婦偕行。奇窘至釜脫粟。以視金某之攫多貲。享豐腴。以作盛遊者。奚啻霄壤。世之斥葉氏爲愚。豈無據哉。且金某既倦遊而云返。則高踞清要之席。掉臂自如。殊無人敢指摘其後。而葉氏則不免于罪禍。受踐踏如土芥。是何所憚而不攫金以自娛耶。彼葉氏之憤懣爲可憫也。

菲律賓籌餉及證明宋案 運動戊粵黔軍之失敗

時方窘於餉。無以濟事。乃謀往南洋集餉。則赴菲律賓。先是菲華僑公理報。適以論袁世凱殺宋教仁事。爲駐菲領事林某所控。責被告李思韜等提出証據。事方急。葉氏于是奉孫中山命。携寄存陳其美家之殺宋實証抵菲。遂詣美法庭。登証人席。侃侃申辯。詞氣動人。卒判公理報無罪焉。是役籌獲軍餉萬餘金以歸。極力進行。旋因事洩。駐粵黔軍營長連長孔廣鈞柳子甫尹哲卿等數十人死。葉氏乃撫慰遺族。收納亡命。獨留香港之九龍不去。將謀再舉。蓋民國三年秋冬間事也。

反對黨人投誠 南洋各埠籌餉 一時間之大文章

翌年春。孫中山擬再派人籌餉南洋。因電召葉氏赴日。時日人廿一條款之交涉方殷。國人大憤。氣盛如

虎。而民黨爲尤甚。袁氏慮阻其賣國帝制之大謀。則甘言厚賂以餌黨人。多人其說者。故葉氏甫抵日。孫中山即首詢中日外交。謂今黨人多藉外交投誠袁氏。願袁之策畧安在耶。葉氏曰。中日外交。袁藉以與大隈交換條件。謀帝制。欺黨人耳。開陳明徹。洞其結微。中山大嘉許之。而是時黨人爲袁氏詭謀所愚。乃多決議暫停革命。一致對外。且發表宣言。如日本朝日新聞所載歸順之革命黨。林虎鈕永建章士釗李根源李書城等屬之。公使館則特開黨人津貼。以相羅致。而岑春煊及李某陳某等。又在南洋招待黨人赴新加坡。緝南洋派以反對中山。一時革命潮流。幾于寢息。羣然輸心袁氏矣。葉氏則通電痛陳利害。冀悟黨人。而卒無應者。隨奉命與許崇智宋振何天恂等往南洋。葉氏先以支那船過菲律賓。菲華僑已蒙外交問題之惑。方籌救國儲金。備北廷戰費。咸斥葉氏急進之說。且語侵中山。葉氏憤極。以某夜十時。走民號報訪李思轅。即操筆草革命救亡論。(參照下卷第三章)洋洋五千餘言。且譏笑。且厲文。甫一時聞而脫稿。如有神助焉。更赴新加坡暹羅各埠。所至力闢一致對外之說。與陳炯明會于新加坡張永福家。陳方主袁必拒約。宜以黨人爲後盾。又力反對中華革命黨。葉氏則力否其說。齟齬辯論。自朝至于日中。卒不相下。迨五月七日。袁氏竟安然簽押于廿一條款之約。而行所無事者。則一致對外之效也。至是華僑乃譁然推服葉氏之先見。陳炯明亦始悟爲袁所愚。己見之不廣。然而嫌隙自是深矣。夫袁氏之必辱國而弗拒約。雖三尺童子亦睹其心。乃以洗洗之黨人。竟一旦受蠱惑而昧其目。遂相戒弗製袁肘。以拱手而聽其斷送國權。遺毒垂于今日而未艾。痛哉痛哉。幸而有一二不蒙蠱惑之人。大聲疾呼。以儆國人。企爲萬一之救。乃匪特勿聽。又羣起而爭相搗之。必令袁氏得行其志而後快。難乎其爲先見矣。

鍾明光暗殺龍濟光

華倚鍾明光者。謀暗殺龍濟光。苦無藉手。乃求小費作負販。以謀機遇。葉氏適自南洋返香港。鍾乃介黨人張桂者來請。且取進止。葉氏囑張自鄧鏗所設店求得金。助之以行。不數旬。而鍾竟以炸彈傷龍足部。隨見獲。樹割而死。是復也。葉氏事先知其情。然初不意其能堅決成功若是也。至是則大悔。自愧爲不能知人。

組織革命黨支部 獨力運動駐粵滇桂軍討袁之失敗

龍濟光已見炸于鍾明光。則大震。葉氏以爲有可乘之機。益進行以窺間。無何孫中山委葉氏爲中華革命黨港澳支部長。既受任。從事黨務甚力。乃潛假港商簡讓之張木欣等巨金。運動濟軍中之桂軍。以劉玉山等主其事。復輔以王叔度彭顯丞等所運動之黔軍。奔走月餘。漸告成熟。遂定期十月十七日舉事。會攻龍濟光。將佔粵以抗袁氏。先期遣桂籍軍人林如瑞及韋勝廷劉大慶劉新華等。入內地。約期響應。詎中於反間。兩時破獲。韋等五人。與軍官陳榮安等數十人。皆死焉。惟林如瑞以年幼。且素筆侃侃。述供詞。大罵龍賊。龍壯之。監候緩決。得不死。翌日。并逮葉氏兄毅民。押將軍署。皆榜掠無完膚。備受毒刑。夫葉氏之舉事數矣。顧無成。又屢以烈士之血。得毋憾其謀之不臧耶。

葉毅民之入獄 潛入粵垣

葉毅民之入獄。龍濟光實藉以牽制葉氏之行動。使顧忌而不敢逞。且家貧弟弱。老母無依。一時幾流于窮乞。哭儻獄門。路人酸鼻。悠悠者惟以危詞聳動其母。使詔葉氏斂手毋進。重貽家難。然葉氏以時機

不可失。乃菡菡決策。晝伏夜動。仍竭力從事。秘密籌備。迨雲南首義。則進行益力。是歲大晦日。方赴某店籌款。爲香港偵探候亨所得。將逮入官中。而黨人陸覺生與侯亨有舊。爲緩頰。甫得脫。丙辰春。葉氏已收合嚮所運動桂軍黔軍。漸次有成。將謀舉事。而困于饑。而是時朱執信之加入中華革命黨。其條件則以總辦粵省軍事爲要求。孫中山因委以廣東總司令。令詣香港。朱乃居澳門。發號施令。專重綠林。日以組織民軍爲務。而不信軍隊。遂擯斥葉氏桂黔軍之運動。葉氏末如何。則獨力籌集餉用。然朱又藉口統一財政。時加梗阻。以掣其肘。（有古某者方處朱幕中以籌款專手書切責葉氏葉氏不與較而古終不懌也）又以數月前之失敗。負累絕巨。艱苦特甚。徬徨無所措手。然時所通軍隊。咸靡厲待命。且廣西已獨立。龍濟光又內不自安。葉氏以時機既熟。稍縱即逝。而所需不過三數千金。卽足以集事。于是午夜訪南北行及各大公司同志商家伍于簪馬應彪吳東啓等于海天長公司。慟哭陳詞。力乞以三千金相扶助。伍等嘆曰。吾人爲陳炯明林虎李根源諸偉人數數集款。亦旣筋疲力盡矣。安所賻其成效。且黨人之爲首領者。類居安地。挾巨餉。稍稍出其餘。誘小黨人冒險行事。而遙指揮之。以犧牲其生命者無數。擲勝負于不可知之列。一旦事敗。則走海外。而享其攘得之財。寧能以熱血濯國難也。吾見亦多矣。不能更捐吾人血汗之費。以爲諸公壽。乃若亦來請耶。葉氏既悲且憤。則慷慨語曰。公等毋疑我亦然也。能以三千金相假。則我當于得錢之日。親入虎穴。決不安居遙指。如公等言。事成則相見。否則不相見也。且龍氏方以萬金贖我。我今乃以萬金之頭顱。易公等三千金。何詎不能見信耶。因復誓于衆。衆大感動。皆曰諾。翌朝立集金如數。將畀葉氏。詎聞于朱。則立委古某馳往截留。葉氏無力與

爭。卒爲奪去。因再乞伍等陰爲助。馮自由鄧慕韓等憫之。爲奔走呼號。于是林暉庭馬應彪李煜堂王國瓊陳永惠鍾幹喬吳業創等。復集得千餘金予之。適鄧鏗由日至港。亦以獨力圖粵事。與李思韓羅亦率等從事潮汕運動。葉氏又求得其二千金。遂即日潛乘某貨船。飾爲日人。入粵垣。匿河南某日橋家。時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也。嗟夫。均黨人也。或舉巨萬如牛毛。或丐千金如秦嶽。或且致富。或且益貧。或以是富而躋霄雲。或以是貧而墮泥滓。何其幻也。然而伍于簪輩。振振有所藉詞矣。

脅迫龍濟光獨立

葉氏既入粵。則立召軍官數十人至。開秘密會議于寓所。即日組織滇黔桂粵軍警同盟會。以樹基礎。激烈者主即時發難。和平者主先加警告。促龍濟光獨立。而以兵力爲後盾。不應則炮擊之。議定。公推葉氏起草公函。(參照下卷第三章)油印布散。由各軍携歸。分寄于龍。限廿四小時內獨立。否則一致起義。以四月四日下午發函。而是夕龍驟獲得數百通。咸燦然署某某軍隊。大震不知所爲。乃乘夜開緊急軍事會議。無應名而至者。而龍先遣日本駐粵領事赤塚正助赴桂。說陸榮廷取消獨立。不果而適返。益惶駭自危。遂決計暫行獨立。屬其警察廳長王廣齡。稱商會請求爲名。據以宣布。時爲四月五日下午六時。適在廿四時間中。是役也。其爲葉氏之力與否。雖無待論。然使赫赫龍那王。知軍心之不已附而不敢違。而粵省亦得以保全。且褫袁皇帝之魄。則葉氏之辛苦締造。冒險經營者。爲可自慰也。葉氏已聞龍獨立。則諸軍官咸造其所。相與論獨立之真僞。舉葉氏質問龍。于是卽夕以電話直達觀音山。抗論其事。龍接電大驚。亟詢所求。葉氏曰無他求。欲得獨立之本意耳。龍曰。本意奈何。曰。果能遵我條件。一

奉孫中山命令。二釋放獄中黨人。三免捕黨人。能守此。則獨立爲真。反是則僞也。龍不遽答。相要至軍署會議。葉氏以俟履行條件後。乃可相見却之。龍乃請派代表。翌晨。葉氏遂派代表赴約。龍遣其顧問譚學夔見之。謂三條件皆未能即允。容緩商。乃出其兄毅民于獄焉。代表反命。葉氏知龍之終不可喻。遂卽夕返港。而報告黨部。龍旣獨立之翌日。（卽六日）其午後一時。乃有魏某者。由港乘樓得之江大小兵艦。自稱某某總司令。急馳至粵。至則遊弋江上。與王廣齡譚學夔等。聯名要龍委徐勤以護國軍總司令。委王廣齡爲民政長。委譚學夔爲海軍總司令。而已則爲某某總司令。如所自稱。更索軍餉四十萬焉。龍交譚學夔予以四萬。魏索無厭。乃退艦白鵝潭以待欸。其實魏之至也。巡按使張鳴岐實先一夕電告以龍已獨立。且召之入省。龍王惡其強要利祿。擬薄懲之。至是乃使龍驤兵艦追擊之。魏遂遁去。匿三水。嗣往肇慶。依李耀漢。當夫彼魏姓者之載大號。揭巨幟。自居討龍之大助。豈不以爲豐功偉烈。奕奕照寰宇。而粵人亦咋舌動色。歌頌勿衰。垂至今猶蒙豐贖而不發也。疇能憶其距獨立後一日。始自香港至耶。疇能知其質奉巡按使一紙電信之召。以來圖富貴耶。又疇能知其以某某總司令四十萬軍餉之要求。而見遂于其自稱受攻被討之龍王。乃戢尾垂翅而遁耶。而粵人懵懵垂至今猶咋舌動色。歌頌勿衰也。噫。

海珠會議時之態度

龍濟光以魏之貪天功求無厭而逐之去。而王廣齡之流。獨冥然罔覺。覬覦權利如故。益惡之。遂假招待黨人爲誘。引徐勤等入粵。徐則大率其徒而至。乃與王廣齡譚學夔湯覺頓等。（適由梁文妖派至粵）會議

于海珠島上。詎逢兵圍而殲之。徐僅以身免。夫均是貧天功爭利祿也。王濬之徒。乃以是而殺其身。而魏則以逐而免。殆亦不幸中之幸也。當其曳兵逃遁。徘徊胥江。未嘗不頓足切齒。自恨不得則于功利之列。迨事變既起。反以苟存。則幡然自慶。幸龍王之見驅矣。是役也。譚學鑾以會議先一日。電香港。延葉氏赴會。共商大計。葉氏惡其爲保皇黨之投機事業也。峻拒之。遂不及難。然是夕仍密返粵垣。至則開海珠之事。同行者咸力止勿登岸。葉氏曰。吾既至此。何能駭而却走。將以何面見同志耶。因留河南。隨赴沙面。召各軍官開會議。謀討僞獨立。段爾源者。龍王之第二混成旅長也。時兼爲第一軍長。欲從葉氏。往返商權間。詎爲龍偵得。知其舉動。則遣日領事亦塚下令日人松岡氏。逐葉氏。伏偵騎門外。將伺其出而捕之。松岡不受令。迨夜半。乃設法以日人羣行。雜葉氏羣中。走出。登舟之港。龍無如何也。當譚學鑾電招時。使葉氏食部如其儔。竟賈貿然至。則幾何而勿爲肉糜。躡湯王于鬼國。益以知魏某之微倖。實龍王之厚恩。厥後龍常語人云。當時葉氏以革命冒險家。親入虎穴。迫吾獨立。爲力至偉。事成反一無所私企。乃魏黨竟無功而妄肆誅求。則海珠之戮。不亦宜乎。故龍于葉氏卒無惡感云。

捨粵返滬之決心

維時岑春煊方組織都司令部。大張于肇慶。聲勢煊赫。如紙糊之虎。依陸榮廷而袒龍濟光。更曠龍以土匪待民黨而痛剿之。于是江門香山等處。朱執信所部民軍。先後爲所擊敗矣。葉氏肝衡時勢。知兩廣非孫系民黨所能容足也。則謀去之。乃決計棄粵他圖。率先如滬。發通電遍勸同人。加以警告。朱執信鄧

鏗狃于成見。不聽。而仍竭力取增城石龍。邀陳炯明共守之。支持數旬。卒見諫以土匪。爲龍王所擊潰焉。昧于識而又復諫。欲不取。得乎。且以民黨所部之民軍。而被土匪之目。滋可痛也。

第六章 丙辰議員時代

主張孫中山兩次宣言·代表孫中山入京

葉氏抵滬。而孫中山適來自日本。蓋助陳其美運動海軍也。俄而所謀敗。葉氏因造胡漢民而請曰。中山先生此時宜于政治上有所主張。發爲宣言。以告中外。岑氏雖踞有地盤。然豎子無謀。特盜名竊柄耳。不足指導國人。惟中山先生實民國元勳。名正而言順。登高一呼。雖未有實力之可恃。而信望素孚。人咸悅服。聲氣所至。實足左右全國。今而嘿嘿。後將無及。奈何其不言也。胡聞而懼然。力贊之。亟言於孫。孫悅。命胡起草。卽恢復民國約法之宣言是也。於是孫名復振。海內外咸視爲歸依。無何袁氏暴殞。孫復爲主張恢復國會之宣言。亦葉氏贊勳之效也。方袁氏乘黃屋建左纛之際。國人咸瞠目呆口。不知所從。徘徊于歧路。帝制共和之機。垂千鈞于一髮。孫氏爲民國元老。必當以馬首爲邦人鄉導。使無所表示。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中外。若一旦聲威稍墜。民意稍懈。則國事岌危。正不可問。宜夫孫氏之聞斯行之。急起直追矣。迨黎元洪繼任總統。遣代表謁孫。申敬意。葉氏力主應派員答禮。書證甚堅。孫從之。卽委葉氏北上。代表致意。副以鄂人蕭登。亦國會議員也。

運動赦免黨人之成功

廿二

葉氏至京。厲北京飯店。一時冠蓋成陰。流水接軫。與內務總長許世英司法總長兼公府秘書長張國淦甚相契。因請許張提案國務會議。赦免政治犯。(即指黨人之在獄者)張允之。相與商定草令。即日提案。得通過發表。而全國黨人。始相繼出獄。恢復自由矣。葉氏之進行也。國務員多以法律上對於未決囚不能行使特赦。而大赦又不可輕舉。咸有難色。事幾爲梗。葉氏則力爭之。以爲此與赦令無涉。特行政上以合法命令。取消不法拘繫耳。何關赦令也。衆始悟。會議乃得決。故當日之命令。不用赦令形式出之。且聞實葉氏手筆云。而雲雲黨人。遂超脫鐵檻郎當之苦趣已。

反對陸榮廷帶兵入粵

答禮代表之事畢。返滬復命。適國會恢復之命下。葉氏復入都。時粵督軍新任陸榮廷。(山湘調粵)狼子野心。則大遣莫榮新譚浩明各率重兵入粵。粵人之在京者。紛電歡迎。廣東留京公會。且開會歡迎。其帶軍蒞任。葉氏知其將貽毒于無窮也。於會議席間。力唱迎陸則可。帶兵則萬不可。宜勸其勿將所部入粵以禍粵。財政總長陳錦濤上將徐紹楨大韙之。獨所謂肇慶派者。堅否其議。葉力爭之。卒得決議加此意于通電。然起草者即爲肇慶派某。(盧梁文妖系)竟稱遺忘。不允增入。於是陸榮廷乃統其桂軍一師一旅。暨武衛軍二十營。呼嘯東下。而蹂躪糜爛粵省垂四年矣。初朱慶瀾之奉命長粵省也。黎元洪命葉氏訪之。乃會于賢良寺。甫見。即力以勿帶軍赴任爲請。朱爲感動。誓言幕僚而外。不挾一兵偕行。故

雖約黃士龍等同往。而卒勿果。朱以北洋軍人。而允隻身入粵。亦以葉氏所爭堅決。有所顧忌也。迨朱後見迫于桂系。則大恨爲葉氏所誤。悔之已晚云。夫粵中頻年政潮滔天。兵禍汨地。大則俯首奴隸于他族。以聽宰制。細則焚殺淫劫。慘不忍言。迄今被巨毒。抱深痛。腐心切齒。不得謀一日之安。一堵之靖者。則彼歡迎客軍者之賜也。乃犧牲無數生命。無數財產。劇烈戰鬥。以驅逐之於破碎殘敗之餘。而自詡功業。爭諛神武。孰若過禍于機先。以免斯四載之痛苦耶。嗟夫。焦頭爛額。則上座而飲酒肉。曲突徙薪者。則受斥門外。或且詈其爲不祥之聲。而謂將不更火其居者。吾不信也。

制憲壇上之丰采

葉氏於二年選爲衆議員。方注其全力於秘密行動。用不甚顯於議場。及是更列席。則時勢既變。政象都非。乃致志於議壇。尤專力於制憲。且操京語。音調清朗。每發壇。則口若懸河。莊諧雜進。條理明晰。議論新穎。類多未經人道語。前後六閱月。憲法會議凡四十次。而就其二十二大問題。爲大演說。聞者罔不嘆服。雖反對派亦爲心折焉。其間以葉氏之發言。而獲四分之三之通過者。若國民主權之規定。若不信任決議一條之保留。若緊急命令之打消。若兩院制度之維持。歷與議壇健將劉崇佑章國珍林長民等舌戰。卒追奔逐北。雖研究系議員。亦望風披靡。退避三舍也。議壇惡習。發言者最易見斥于同人。或喝簡單發言。或頓足逐下。諠嘩不可忍。往往受攻于衆。噤慄逡巡而遁。其未一嘗此風味者。院中祇葉氏一人。亦猶夫其爲粵法校教員時也。嘗憶其饒有風趣味。足資談柄者。當兩院制度之發言時。葉氏舉一例以明其理。謂兩院制之必要理由。以審查機關主于分。執行機關主于一。如人然。眼耳鼻孔。審

辨官也。故宜于偶。口則執行官也。故宜於奇。不特此也。眼耳鼻孔。同形並立。毋須甚有相殊。斯參衆兩院。亦無庸爲嚴重之區別。全場鼓掌。播爲美談。中外各報。咸贊爲引譬新確。得未曾有。又其時關于定孔子爲國教問題。爭鬥最劇。各趨極端。開會凡十餘次。相持不能下。葉氏初不發一詞。最後乃使劉恩格提案。主張國民有尊崇孔子之道。及信仰宗教之自由。而已則登壇。平氣作忠告。要孔教黨讓步。措語深合舊派心理。一時鼓掌如雷。案遂成立。并且廢除原案第十九條第二項以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一條。迨翌日。而國教維持會孔教會中人。乃漸悟此條文之大不利于該派。蓋由孔教變爲孔子個人。而尊崇之下。復綴以自由云云。則所謂尊崇。已成虛號。又失去十九條二項原案。故痛苦流涕。深恨爲葉氏所愚。而悔已晚矣。然葉氏固非絕端反對孔孟者也。乃以調談小慧而出此。雖欲無罪。得乎。章士釗楊永泰韓玉辰者。政學會之健將也。每有發言。葉氏輒起而折之。糾其愆謬。無不語塞面赤也。章之論調。專挾英人戴雪憲法爲藍本。實同枕中之秘。楊韓之類。則專拾撫其唾餘。相爲標榜。葉氏思有以挫之。則亦就戴雪書演繹爲楯盾。而與章等磨戰。於通信自由兩院制度二條。繁徵博引。直摩其壘。彼政學健將。卒拋戈棄甲。且面縛也。

反對對德宣戰之言論

葉氏於憲法發言而外。嘗率先主張司法獨立。及廢除鎗斃以重人道二案。皆不得過。時民黨議員。競尙彈劾查辦官吏。大招政府忌。葉氏獨以此爲對人之枝葉問題。向不提案。態度較爲和平。然每遇國家大事。則虎虎不少讓也。當對德宣戰問題發生。葉與民友會力反對之。嘗爲草宣言書。痛駁梁啓超。

(參照下卷第四章)以爲段祺瑞受梁忠詐。其所以宜戰。實用以對內。起外債。親日本。而以國家爲孤注之擲耳。故當絕交案提出。卽首行否斥。顧其時民黨中親法派。如汪精衛張繼蔡元培等。則力主其說。緣是而民黨派爭相贊成。議決之日。反對者寥寥數十人而已。無何。俄羅斯革命興。形勢一變。而民黨派如吳景濂褚輔成王正廷。又銜怨段氏不能容納彼輩。以組國防內閣。遂憤然轉念。力拒宜戰。迨斯案提出時。反對漸烈。聲言使非改組段內閣。卽不予通過。段氏既知通過失望。則采靳雲鵬之策。以僞公民包圍國會。脅迫甚力。而吳褚等持之益堅。于是督軍團迫散國會之事起矣。彼督軍團之干涉憲法解散國會也。實藉口憲法會議提出之解散國會權問題。先是關於解散國會權之憲法上規定。議案凡數十。皆遭否決。惟葉氏所提國務員受不信任決議時。大總統非免國務員之職。卽解散衆議院。但解散衆議院。須經衆議院之同意一案。既不若極端派要參議院三分二同意之辭。亦不若政府黨不須同意之濫。頗參酌得中。故餘案皆否決。獨葉氏此案獲得四分三之贊成。湯化龍林長民等。見而大懼。星夜走訴督軍團。且爲草通電。至翌日而示威大運動發表。以釀成數年來之一大變局。則葉氏之案啓之也。

第七章 丁巳護法時代

軍政府內政部次長

國會既遭督軍團脅迫。又爲黎元洪違法解散。於時孫中山方在滬。則與岑春煊唐紹儀伍廷芳程璧光會議南下護法之大計。議未定。而張勳帶兵入都。擁宣統復辟。岑兩端首鼠。宣告中立。不預國事。中山乃

自率林葆懌艦隊海琛先行。欲登靈波岸。取爲根據。隨見拒于童保暄等。遂南抵粵矣。更資給議員。令集會廣州。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選舉爲大元帥。既受職。則實行設立軍府內部。惟國會所舉。陸榮廷唐繼堯爲副元帥外。其各部長。若伍廷芳之外交。唐紹儀之財政。程璧光之海軍。胡漢民之交通。咸不就任。而葉氏方歸粵。息影家園。嗣中山環視左右。臂倚無人。因遣員召葉氏出。即日委以軍政府秘書。逾二日。軍府選士敏土廠。以內政總長孫洪伊駐滬不克蒞事。乃特任居正代之。而署葉氏以次長。葉氏卽視事。開始組織。用人行政。非井有條。故各部以內政之成立爲最先。亦最美備也。葉氏於是力謀發展。以副名實。又每日於報上發表其內政方針。洋洋數十萬言。皆當務之急。可坐言立行者。大行分四大綱。(參照下卷第五章)

甲 內政方針宜以普設全國警察爲第一要務

一、具體的計畫

二、豫期之成績

乙 內政方針宜以修復全國道路爲第二要務

一、國道之具體的計畫

二、省道之具體的計畫

三、國道省道修復後豫期之成績

丙 內政方針宜以疏濬全國河道爲第三要務

一、疏濬黃河計畫

二、疏濬直隸諸河計畫

三、疏濬運河計畫

四、疏濬淮河計畫

五、疏濬粵江計畫

丁 內政方針宜以促行全國徵兵爲第四要務

一、徵兵之計畫

二、徵兵之制度

冒險收回司法之成功

軍政府內政部自六年八月成立。至於十二月。其間葉氏所措辦者。稽勳撫卹先烈也。提倡社會事業也。成績固卓有可觀。(其開設講演所自爲白話講演詞載下卷第五章)而其冒險收回司法。堅決勇敢。指顧成功。尤爲粵人至今稱道弗衰者。當十二月之下旬。忽有廣州地方審判廳長陳其權。以參議員謝持爲介。來訴軍府。自稱不堪高懸桂系之壓逼。願以職歸屬軍府。又審軍府政費支絀。則自請於該廳存款九萬元中。提其七萬以爲報効。謝既爲引謁廖仲凱。廖方長財政。聞則大喜。亟與接洽。嗣陳其權交款四萬元。而要麼給以七萬元之收據。而避居香港。督軍莫榮新立派員向孫中山交涉。謂不應紊亂司法秩序。中山拒之。因而管轄權限。發生爭執。其事遂不屬財部而轉屬內政部。中山則聲稱司法宜隸軍府。應員

應由軍府委任。而諭葉氏。使據理力爭。葉氏則向莫榮新代表單超嬰政。提出要求高等審檢兩廳長秦樹勳張仁普均須由軍府加以委任。餘無他求。莫初許諾。軍府遂發任命狀。而秦張置不理。俄而內部促以呈報就職。則并出惡聲爲報。而莫之態度。亦轉爲很戾。葉氏知其終不就範也。姑虛與委蛇。使無備。將乘間而逐秦張。至某日中夜。訪滇軍師長張開儒。語以故。且借兵。張詢需若干營。雖舉全軍亦當爲助也。葉氏笑謝曰。割鷄焉用牛刀。得數卒聽指揮足矣。乃簡八名以行。而張即求任其秘書趙榮勳爲高審廳長。葉氏不敢專奪。請示于中山。并舉其舊交廣州地方檢察廳長林翔爲高檢長。孫報可。至翌日遲明。葉氏乃遣所借滇軍先往。且授以方畧。己隨隻身入西廳署。至則派二兵守兩轅門。二兵守大門。時鼎沸。謠言四起。咸言莫氏將以大軍臨門。葉氏聞而怒曰。內外交通已斷。此言何由得入。有敢造謠者。軍法從事。且有余在。刀鋸斧鑕。余一身當之。何預若曹事。而爲是擾擾也。衆心乃定。不復驚張。接收竟薄暮始畢。卽挾印件應款。從容返軍府焉。是日也。莫初得報。震怒甚。然以不知虛實。未敢魯莽。繼而大懼。立派重兵數營。保護財政廳。以防葉氏來襲。而軍府中則恐葉氏有失。又爲踟躕不寧。懸望者竟日。比葉氏之返。一府盡驚喜。而廖仲凱則爲咋舌不能語者久之。夫莫氏暴橫。聞者喪胆。故軍府屢受凌迫而未如何。乃葉氏以藐茲一身。出而抗虎狼之敵。聲色不動。視同無物。竟使恐習失措。歛不敢違。得雍容告成功。以張軍府之威信。振國內之觀聽。其果毅之概。雖曹沫何以加茲。葉氏文弱如處女。而平生行事。輒躬先艱險。剛勇無撓。此尤其帶帶者矣。

炮懲之役

內政部既冒險收回司法權。聲威復振。人咸凜然知軍府之尊。不復敢輕視如往時。而莫榮新怨毒益烈。惡感益深。不軌之迹。路人皆見矣。於是孫中山謀討之。日與朱執信密通莫之軍隊。而陳炯明（陳已由莫榮新給廿營）魏邦平李耀漢李福林聯允響應。一致討賊。廣州市河各砲台。則首居發難。而林虎所部駐忠烈祠之砲隊。亦由葉氏派其屬黃某。運動成熟。且出私財數百金資之。謀約已定。舉事有期矣。中山遂于十二月某夜。下發勅令。使葉氏草討陸榮廷檄。并留值宿。夜半。中山將下船。赴中流砥柱砲台。適張繼方聲濤同至。力止不可開發。中山不聽。乃挾方行。留張室中。時左右無一人在。惟葉氏獨立堂下待命。遂命其慰止張勿去。俄而砲台方面。中變不應。中山不得已折還。而詭告張以罷議。翌日。乃稱病謝客。仍極力進行。至七年一月三日。而砲懲之事發矣。初。砲台之議既沮。至是計畫稍變。以軍艦首難。仍堅約陳炯明魏邦平李福林援助如前議。皆以誓諾。迨夜半。中山則親督所募死士如李安邦馬伯麟等。駕同安豫章兩艦。射擊砲座。乃手發最小一砲爲信號。蓋與陳魏李輩相約舉事之嚆矢也。詎砲數發。而兩艦皆寂然。中山大駭。延至曙。乃續發七十餘砲。（砲成實彈之不開花者）應聲復沈匿如故。中山憤曰。豎子輩誤我。大事去矣。遂廢然率將士返軍府。府人皆空。乃屹坐以待變焉。是夜也。聞陳炯明以不忍粵局糜爛。臨時下令。嚴約所部不許輕動。而魏邦平亦如之。李福林賄陳魏之中變也。亦不敢妄發。遂盡舉中山數月辛苦之營謀。誅賊逐桂之碩畫。一敗塗地而不可問。然桂系惡饑。自茲更熾矣。又聞其時某省長某廠總辦先期告密于莫。莫謀於鈕永建。鈕乃說以滅火靜守。以逸待勞。伺其子彈

之弱而逆擊之。而中山已先奔勢以止。故莫之計亦無由施也。使越秀獨樓之砲一發。必非復實彈如軍府所加。彼粵人其能免於池魚之禍哉。葉氏時居城中。以暮歸。不預其事。中夜聞耗。急欲過江詣軍府。顧百計不得一舟。守至黎明。始獲渡。及見中山。方正襟危坐。旁無一人。乃自莫榮新已張貼告示。指爲龍濟光黨羽謀亂。實污大元帥。請有以處之。中山瞿然。決意自承其事。葉氏又主行以他機關名義。因令參軍長黃大偉主名。葉氏起草佈告。畧謂莫於去年大晦日。濫殺平民五十餘人。且蔑視軍府。攙阻護法。罪無可逭。故飽懲之。薄以示罰云云。語極簡賅得體。讀者悚然不敢有異言。莫亦無詞。道人道歉意而已。

整頓司法之政績

自收復司法以後。內政部遂兼理司法行政。部長居正恒奉公留滬。故部務一惟葉氏主持。毅然以改良司法力紓民困爲職志。時躬往監察法庭。檢視監獄。接見獄囚。勤求隱隱。纖細無遺。自七年二月至五月。期且及季。凡黷積污之吏。清久歷之案。定開庭之苛刻。禁非法之傳喚。輕囚犯之痛苦。講監所之衛生。布執行死刑之條例。擴律師職務之範圍。廢不洽與情之寫狀處售物處。設便利執行之核算處拍賣場。發行司法公報。嚴定法官考成。戒飭法官品行諸大端。咸三令五申。諄諄弗倦。一時輿論翕然。頌軍府德政。而民黨之合於法官資格者。亦皆樂予職位。故黨中尤稱葉氏。乃僅歷三月。前軍府改組。所用職員。試辦之期甫屆。不及甄別。遽爾停止。其間一二不自好者。以葉氏既去。無所畏懼。遂乘間舞弊矣。廣東法界素稱泰靡。墮垢含污。賊貪尤盛。從未有振刷一新如葉氏之治者。徵諸往事。灼然可

按也。使勿中道廢輟。將成績之美。爲我國司法史一放異彩。惜夫其不克竟新猷。庶其善政。遂至婪劣之風。扇而益播。粵中人民。何福之薄而苦之深耶。當是時葉氏所任法官。多由同儕推引以進。往往未加深考。遽加委狀。故良莠頗相厠雜。不能甄覈。斯固葉氏過于信人。疏忽難諱。然葉氏嚴以法御。衆咸畏威。良吏奮志。貪人斂手。故一日在位。無敢苟且。致治之美。嚮所未睹。暨去不旋踵。而桂政系之鷹狗。紛紜羈迹。昔日敗類。又以巧佞晉謁。得勿驅逐。臭味既合。各張爪牙。執法索賄。上下狼藉。於是怨雲慘霧。天日無光。前迹後隨。去狼進虎矣。綜葉氏政績。口碑尤傳誦者。則開釋多敗淹押囚人是也。其時看守所押人至九百餘。該所原以舊穀倉改造。湫隘污穢。實止容四百人。濫押既夥。囚居如東濕積薪。苦痛欲絕。死亡枕藉。日輒數人。葉氏得其情而悲之。乃嚴令法官。寧失不經。毋許妄押。未及一月。卽銳減其半。與誦驪騰。稱其深合人道。又改訂執行死刑條例。凡刑人。如監中有獄醫者。須用蒙藥。先使失知覺。無蒙藥。則察其酒量。予以烈釀。使大醉而後雉經。此舉亦當時所頌爲人道政治者。故至今粵人咸謂軍府無他遺愛。惟司法行政。永垂懋績云。則葉氏三月之澤深哉。迨軍政府改組。內政部結束。司法權仍屬粵省長之監督。葉氏爲保存其當時設施。乃函請于省長李耀漢。（參照下卷第五章）李許之。故凡葉氏所爲司法上之措置。迨今雖精神誠有天淵之判。而形式尙略得保存。卽姦惡頑固如徐傳霖。鬻張權賊。移此司法機關入于政學妖窟者。亦未敢遽爲廢棄。蓋葉氏之所建造。基址至堅實。故力加鋤截者。雖歷數年。而舊瓦頽垣。猶屹然于盲風瞎雨中也。

對付楊李

政學系首領岑春煊。自復辟時宣布中立。徘徊瀘濱。狼顧鸚張。惡西南護法之不已利。遂表示反對態度。陰派二代表。赴滇勸唐繼堯。北上聯馮國璋。揭反對主戰希望和議爲號。遊說巨公偉人之間。又有熊希齡梁士詒等。先後代爲活動。而岑三風采。乃聳動全國。于是北方欲助之攫奪西南政權。以包辦和議也。岑又窺唐繼堯頗厭戰爭。乃密遣其走狗楊晉。入滇說唐。更要求馮國璋。保李根源南下廣東。以謀逐孫中山焉。楊旣至滇。則力言廣東滇軍將領張開儒等。助孫中山。擁護軍府。時與英榮新構怨。他日必貽累我公致與桂派失和。此大不利于我公也。宜先謀奪其軍而去之。唐聞其言之切己且甘也。信之。遂以手令畀楊。命赴粵。相機行事。免開儒職而接統其軍。楊大悅。星夜銜命行。是時李根源尙未抵粵。楊怯懦。至則不敢輕發。力圖唐命。留住舊將軍署。待李來。而開儒不知也。葉氏以楊迹可虞。知岑三將不利於軍府。乃力偵之。由楊戚吳某具得其狀。因馳書開儒及其次長崔文藻。謂楊此來實謀易帥。所以遲遲。待李麻子耳。(卽李根源)不先制人。將爲人制。不如誘而殺之。則麻子必不敢來。麻子不來。則岑黨必不能爲粵禍。幸急圖毋失。開儒得書。使崔報書曰。若輩無能爲。開儒力足制之有餘矣。請勿過慮。葉氏得報。大嘆曰。張敗必矣。然吾誼不忍視其爲人魚肉。乃數走書崔氏。相勸開儒而勿應。夫人不殺賊。賊必殺人。其勢則然。不兩存也。使開儒能行葉氏之說。豈特其身可免。雖至今粵人不受岑軍府之毒可也。顧自信過堅。貽痛且無窮。惜哉。無何。李根源至矣。則卑詞厚禮。就中山表示服從。願效奔走。中山以爲誠。而李每宵分則偕楊永泰郭椿森入督署。與莫榮新陰計奪滇軍事。莫昇李以粵贛邊防督辦。遂入韶州。賂通張都旅長李天保。使叛。誘開儒至南雄。又約莫俟開儒行。立下令

奪其南韶連鎮守使及第三師長職。以予李天保。謀既定。天保遂叛。鬪儒得耗。亟馳赴韶。至則二李閉城。力拒之而出。李烈鈞勸其返省。開儒失據。則以專車還。甫抵黃沙站。桂軍伏起。縛而致譖督署。又同時派林虎率桂軍搗毀陸軍部。不留寸物。其次長崔文藻方宴于西濠酒店。林即馳往。就席上捕去。誣以通龍。不加審訊。即日槍斃。乃幽鋼開儒于觀音山振武樓焉。(初欲殺之以畏唐繼堯中悔而止)時軍府已爲國會議決改組。孫中山已通電辭職。將離粵省。於桂系益肆然無復能掣其肘矣。而莫猶必乘勢蹂躪軍府以洩怨。適證其爲桂系之唯恐而已。當林虎搗毀陸軍部。搜得葉氏與張霍往來文札甚夥。皆對付桂派計畫。尤以主張速殺楊晉之言爲最激烈。故中山開耗。立以人促葉氏至。令其暫與己相伴。必勿過河。葉氏卽留軍府。莫不能索。迄孫離粵。始赴香港也。葉氏識力銳而決機敏。逆睹利害。輒如指掌。願往往不足博信于當時。徒載先見之稱于事後。所遇多矣。此亦其一端。是寧葉氏之志哉。而其如命何。

反對改組軍府之劇烈手段

初軍府既成立。陸榮廷不願就副元帥職。而唐繼堯一方。則因國會賫送印信証書者。如趙世鈺等爲岑春煊爪牙。唐雖欲受任。而爲趙等沮止。隱致以觀望。故伍廷芳唐紹儀程璧光胡漢民亦皆力却其部長職。護法大業之軍府。遂若破船斷槳。漂搖于洪濤巨浪之間。垂垂覆矣。俄而吳景濂程璧光伍朝樞之徒。相繼奉陸榮廷召。冠蓋接于粵桂。交誼至渥也。楊永泰鈕永建又來自海上。駐粵運動。國會諸公之憂柔既滿。因而改組軍府之說。漸倡而盛。亦猶其荷囊之口。遂入金而遂張也。先由湘省軍人程潛等倡設護法

各省聯合會議。而吳景濂等既張口如其荷蕢。則力贊同之。嗣褚輔成湯漪羅家衡等。提議併聯合會議與軍府爲一。以謀發展。卽藉以改組軍府。時軍府秘書長徐謙。立贊成之。呂志伊等立和之。葉氏已審其姦。始終持否議。然楊永泰等之金錢。益禁而大出。則改組之聲調。愈唱而愈高。至是公然提出改組案。葉氏與議員謝持焦易堂丁象謙陳壘等。竭力反對。於議場間。奮鬥劇爭。舌焦唇敝。不遺餘力。而以議長吳景濂之爲改組派也。則百端妨碍反對派之主張。付案審查。乃指羅家衡等二十一人爲審查員。顧此二十一人中。羅爲提案人外。若李華林陳光勳梁士模蔣政等。改組派竟占十七人。而反對派僅居正謝持焦易堂及葉氏四人而已。葉氏遂聯函詰吳達背審查規則。吳答書語漫不遜。且喉羅等逐日開會審查。以三日之力。一氣呵成。輿論大譁。然吳等自顧其援之強有大力也。置若弗聞。于是審查報告。竟提出大會矣。是日吳先期請于莫榮新。加派軍隊。監視議員。遂派憲兵一排桂軍一連。繞圍議會。號曰保護。湯漪等又乘三人肩輿。籠幕嚴蔽。各擁以桂軍八名。殺氣騰騰。喝道辟易。蜂擁而至。葉氏睹其狀。知此改組案將以威脅成立。因謀所以應變。欲藉其預調軍隊大題。加之聲討。以搗散此大會。乃急領取旁聽券數十紙。捷馳至某廳。約其督察偵緝隊中民黨同志。及華僑義勇隊同志。五十餘人。入會旁聽。約以軍隊暴動。則各起而保護。且授以計畧。佈署既定。葉氏遂入場。靜坐待變。方謂今日之事。莫余爲毒。一舉可定也。鄒魯忽來曳詣僻處。小語曰。大元帥已預備辭職書在居止手。決意任改組案之通過。不與爭論。君幸勿過激。至生意外。葉氏大愕。顧已無可如何。則嘿然頷之。乃聚九州鐵。竟鑄成大錯矣。既開議。詹調元等力斥湯漪輩。而演議員呂某則起而斥詹。李華林陳光勳羅家衡和之。葉氏

憤甚。則頓足反斥改組派。全場闐然。湯漪捩臂曠目。退倚堂柱。揮手招軍隊入。于是憲兵桂軍盡擁入議場。翼湯而立。刺刀閃閃耀其光。槍機嗚嗚其響。場中非改組派者大擾。至有變色欲遁。竄伏椅下者。葉氏則大呼議長。議場爲神聖之地。何物軍隊。公然闖入。汝議長尙知有法律耶。湯察葉氏絕無懼色。且慷慨責吳。則內怯。因目所翼軍。咸注的向葉氏。而葉氏大呼如故。吳受詰。則悍然曰。本日因聞有公民團將圍迫國會。故吾於昨日請于莫督。命兵來保護耳。葉氏曰。公民團安在。請舉其証。吳語塞。面亦微顫。羅家衡乃起曰。鄙人審查時。卽得匿名揭帖相恐嚇。此卽証也。葉氏曰。此等揭帖。吾亦得之。且羅君旣得帖而戒懼。則昨方開兩院談話會耳。何不提出討論。顧乃不經院議。卽擅調軍隊耶。今應依照院法。携帶武器入場者除名之條文。除議長吳景濂名。語發。凡非吳黨。皆譁贊力和之。呂某賭吳羅大窘。且葉氏虎虎。因與所黨起而大誼。以亂葉氏聲。且喝曰。宜卽進行議事。毋許爭鬥。其黨又和之。吳則乘機耳語其秘書長潘訓初。麾軍隊退出議場。于是不經討論。強付表決。反對派力爭不得。憤而退席者數人。乃以八十二票對七十九票之多數。通過全案。而改組軍政府矣。居正方出大元帥辭職書于懷。而吳遙望見。立搖鈴散會。不令竟提出。而是日爲星期五。翌日星期六例不開會。因此大元帥辭職書。遂閣至下星期一甫達議院焉。旣散會。葉氏怏怏渡江。謁孫中山。報告情形。詎知中山實非極端放棄者。特準備萬一奮鬥失敗。卽提出辭職爲收局耳。乃竟至誤傳孫旨。遂以一言沮止葉氏。而夷滅軍府。以符政桂系之大欲。坐失絕好時機。拱手而任其議案從容通過。使羣小鼓掌得意。更鳴其荷蕢之錢聲。益陷全粵于禍疖之局。歷數年而糜爛至是者。誰之罪也。使如葉氏之策。則是日之會。萬

不能成立。伏甲一鳴。僉于落魄。尙得優遊以違法耶。蓋莫氏之倒行逆施。十倍于靳雲鵬以北京僑公民團包圍國會之舉。一經揭破。則根本推翻。不能再逞其鬼域。而軍府亦巍然可至今而尙存。乃差諸寇釐。謬諸千里。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中山得報。則相與太息。旋召鄒魯魯持居正至。嘆曰。數也。復何言。且余亦從此去矣。抑孫部下誤國至此。而孫乃一無恨詞。惟自怨艾。其宏量亦何可及也。至翌日。而搗毀陸軍部事發。張開儒囚。崔文藻槍斃。至是軍府與華氏。益無容足之餘地。葉氏亦遂不能出席。因隨中山行。事後景濂猶昌言曰。公民團之首領。卽葉夏聲也。噫。

第八章 戊午議員時代

副議長選舉之失敗

葉氏以反對桂系。勸除楊晉。粵當道幾欲噉其肉以洩憤。自審無能容身。乃東渡日本。月餘而西南國會因收得譚日孫中山全力爭回之鹽款。經費充裕。且發月俸。議員諸公。聞風而來。麇聚蟻集。遂開正式國會。其時岑三亦既續其已割之髮。披其已棄之袍。載北方坐探之俸錢。戴西南軍府之假面。踴躍入粵。聲勢煊赫。一如其總督兩廣時矣。粵局已盡入桂政兩系之掌握。無復民黨梗阻其中。任所欲爲。縱橫無碍。大願既遂。喧擾隨寂。因之亦稍稍安謐。葉氏以居東無補。坐失機宜。而議會例有法律保障。不虞危害。遂翩然返充議員焉。國會既開議。則號臨時會。而補選副議長問題發生。粵籍國會議員。相與宣言。此次副議長一席。宜屬粵人。以粵省擔荷既重。又爲地主。其義當也。各省議員多和之。乃公

推葉氏備選。屬望甚摯。唐寶夢者。欲力爭而未得也。詎褚輔成垂涎數尺。圖之亟亟。堅不允讓步。各省議員之交涉者。往返徒勞。褚謀益力。故投票之日。咸憤然缺席。開會兩次。卒不能成。遂閉置閱二星期之久。褚大恐。其黨羽爲晝夜乞哀於莫榮新岑春煊之前。誓言苟事獲當。惟命是使。且一旦葉某登壇。亦非二公之利云。一憾色動。咸許爲助。又遍聯絡民黨中之反側者。許以重報。於是岑莫則隱助褚。抵制葉氏。萬端打擊。然使民黨團體能堅持無變。力佐葉氏。則莫岑亦無所施技。而葉氏勝矣。願是時鄒某田某等。已厭褚甘言。且忌葉氏驍傑。不若褚羸弱可制。則約其儕類。共爲褚袒。更設筵運動同人。聲言褚將來可爲吾黨用。復先會期相率避往漳州。爲釜底抽薪之計。而岑三猶慮葉氏難圖也。更嗾粵聲等機關報。刊布傳單。併力攻擊。并言莫督將拿捕以軍法從事。一時風塵滾滾。鷄犬不寧。合衆偉人之全力。乃以擠此無拳無勇之葉氏。彼輩用心亦太苦矣。葉氏睹斯情狀。知禍機承睫。力爭且無幸。遂登報放棄議長之競爭。謝同人勿以相愛之故。而誤大局。于是投票之日。褚公然得一百七十餘紙。當選副議長。而告成大功。然葉氏雖放棄其事。而拒褚者固自若。故是日仍得八十餘票。餘則廢票耳。褚既大勝。莫岑乃通電爲賀。其黨羽捧電驚喜。感激涕零。語人曰。二公恩我。乃此至乎。當其奔走匍匐。先意承志于向時。乃取大償于今日。固宜其狂喜而口不得驟闔也。世人亦從而震其勢力之偉矣。

反對岑軍府更換省長問題

兼長法校與學生風潮之態度

居無何。岑軍府忽更換廣東省長李耀漢。而以李齊部程汪代理之。葉氏則根據軍政府組織大綱第某條。各省自立政府一仍其舊維持原狀之文。斥岑氏任免違法。岑之秘書廳。乃絞其腦汁。嘔其心血。鉅毫極。

星。紛紜文電。輿相辯詰。卒爲葉氏所敗。乃假旌息鼓。嘿然不敢出半言。翟汪亦含混其詞。以李耀漢皆請爲名。就省長職。實則此中大有政治上隱伏之問題。蓋當時楊永泰欲由其財政廳坐升省長。乃有所顧忌。未敢直行攫取。因先以翟爲過渡。俟其登塲。則排去之。以達其政系完全佔粵之詭謀。故葉氏之反對。一則阻抑楊氏。一則深恨岑奸。藉爲抨擊也。且李耀漢之去留。爲個人問題。而原狀之存否。則法律問題也。李爲人如何。無所愛憎。若法律關係。固不能不力持正誼以行其職。矧尙有禍粵之陰謀。躡縱幕後。又烏容如羣公之拱手箝口。熟視無睹也。所據既正。故詞鋒剛銳無倫。雖彈章士釗金兆鏞之力。舌敵唇枯。亦無能辯勝者。以理有曲直也。然自是以來。忌葉氏者咸攻其袒李翟。謗言四興。資爲口實矣。顧李翟出身綠林。本無政治學識。而亦無政治陰謀。及禍國殃民之辣手。兩者相較。卽少有袒護。亦未爲咎。視彼吮岑三之癩。越莫氏之痔。助惡桀紂。禍毒全粵者。賢不肖猶霄壤也。葉氏既識李翟。袒受職後。則欲援引汪胡朱諸偉人爲顧問例。聘葉氏。葉氏以顧問實無聊之冗職。徒飽乾脣耳。却之。乃更延爲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法界得訊。歡聲雷殷。深慶得人。葉氏遂重入教育界矣。時學生顏昌言救國運動。風鳴濤湧。靡于全國。葉氏既蒞事。則一方整治校務。去腐振新。一方獎勵學生。不加禁制。辦理頗善。成績日著。學生六七百人。咸愛如父兄。誠懷悅服。自授憲法及課外講演。受教者無不稱願而去。又服制服。與學生同運動。與嚮之校長。深居高拱。匪歲不得一面者大異。故學生尤親愛之。自十一月迄翌年六月。爲期僅二百許日。而學生一致推戴。絕無間言。雖素號桀驁者。一經葉校長之訓導。立馴善如小羊。蓋其相感之際。以德化不以術御。以誠接不以詐虞。可謂善教矣。五四運

動之後。高等師範諸校。仰承當道意旨。竭力壓抑學生。各校長復一律聯合。宣言禁制。而葉氏獨不署名。時學生會議。輒隨議指定校地。高等師範學校長金某乃堅閉大門。拒舉會。葉氏則放任之。于是全省學生。均趨就法校。定爲集合地址。莫榮新魏邦平大恨之。力迫省長逐葉氏。而仍以前校長區大原復職焉。學生全體大憤。羣起毆逐區。區則受毆竄出。驗校側廁所牆頭遁去。乃相與激昂奮勉。數列隊請願於軍府省長。堅留葉氏。至比爲北大之蔡元培。然葉氏已早避如上海。脫離學潮矣。當道無奈。始以某教員代理。未幾。復委政系走狗省議員何禮文者長校。何固無惡不爲之小人也。學生更譁憤。乃聚數百人。執何。毆其十大罪而力毆之。頭面皆敗。鮮血淋漓。所御大禮服。碎如蝶舞。向學生揖拜無數。哀乞僥命。既而睹學生勢益凶急。則伏地認罪。并設誓。自矢不敢復入校門。始抱頭鼠竄。既得脫。卽哭訴于莫榮新楊永泰。翌朝。更擁護以武裝警察遊擊隊數十人。急馳入校。死守校長室。槍刀嚴向。如禦巨寇。時學生相約罷課。乃革退其爲首者張啓榮等十人。魏邦平則捕學生多人。送警廳懲戒場。復拘馬某何某雲某三生。遞解回籍。嗣爲輿論攻擊。半途解釋。乃甯敗類學生陳肇榮等以巨金。且委陳爲楊永泰之科員。以要結之。陳既受寵。則出死力爲運動。于是以十三人上課。而皇然定大事矣。厥後又恢復革生數人學籍。以媚其僨。元且且躬詣革生之門。餽禮賀歲。面乞勿復爲難。詞色甚卑。葉也。然學生至今。每稱及葉氏。未嘗不油然興其景慕之思。而切齒何禮文。則葉氏之獲于入者學已。

反對不足法定數之開會

國會正式集會以還。曾根據唐紹儀之議。議決改軍政府爲護法政府。嘗請軍府查照。而岑三以已測

人。誤會此中有陰謀。又恐一經改稱。則其自立之主席總裁。須更改推。如乞丐之失其蛇狗。遂開置不答。更喉湖南程潛油頭方聲濤呂公望韶州李根源等武人。通電反對國會。國會乃大失威信。而無可如何。乃議員諸公。猶竭力拚命以阿附諂事于岑。不敢少懈。于是呂復王卓山之徒。紛紛提案。主張委託岑軍府代行大總統國務院職權。吳景濂復爲開兩院聯合會。議其事。而是時議員。多已抱憤離粵。遠不足法定人數。出席者兩院合二百餘人。葉氏主張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議如許重大問題。顧政桂兩系既情殷勸進。吳景濂褚輔成等又推戴絕力。則大言兩院聯合會毋須法定人數。葉氏及其黨大譁。詰曰。毋須法定數一語。根據何法。吳褚瞪目不能答。政學系賭吳褚敗。羣起狂呼反對者即是判逆。其山西議員宋汝梅。則登壇扭打議員王某。于是墨盒交飛。椅桌橫舞。混戰至數分鐘之久。而議員凌毅則以調停致腦後受傷。血濺溼下。衆皆走散。止留政桂系二十餘人。吳景濂等相謂時不可失。非急起直追不爲功。遂繼續開議。且表決委託岑軍府代行大總統國務院職權。翌日。岑得咨大喜。不復遲回如曩。咨請改護法政府時。立即通電就職。葉氏等數十人。聯電反對。斥其違法。(參然下卷第五章)而林森等竟電稱反對者爲破壞大局。論者迄今猶未省議院諸公之意何居也。殆由徐謙代表孫中山。列席政務會議。乃羣然以曲媚岑三爲得計歟。今夫狗向籃樓而吠。人而知其惡巧也。向糞穢而鳥。人而知其喜食也。無故汪汪以終日。人而知其顛或癡也。至若舍鄰家殘骨。猶猶舊主。且力咬其屍焉。則人而無以知其何爲也矣。彼鄰家之殘骨。其味殆絕美哉。何咬舊主脛之狗之多耶。

反對桂系郭椿森代表廣東

南北和議之起也。以戊午十一月開始。軍政府既任命唐紹儀爲總代表。乃更任命分代表。分代表派遣之標準。以每省一人爲額。且定以本省人代表本省爲原則。于是桂滇黔湘陝閩。均以本省人爲代表。而獨粵省。則由督軍莫榮新派其參謀長桂人郭椿森爲代表。葉氏聞而憤絕。引爲粵省奇辱。然粵全省人士。咸嗾若仗馬寒蟬。無或敢出微聲鳴不平者。葉氏不能忍。時方掌法棧。則委校務于致務長。立馳至滬。謁唐紹儀。求拒郭。又由滬通電粵省。力加反對。詞頗激烈。謂吾粵非桂系之征服地。殖民地。附屬地。安能以桂人代表吾粵。且郭爲莫之參謀長。今議和非督軍團會議。安用督軍參謀爲。又謁孫中山。商拒郭之策。中山主由程璧光遣族控之。葉氏謂事不可能。不如由陳耿夫家屬赴控爲得。（陳耿夫者粵之民主報主筆。以揭發政學系黑幕爲郭擒殺）中山諾。而唐初贊葉氏拒郭議。嗣溫宗堯不允發電。遂止不拒。葉氏於通電後。急返粵。求國會響應。國會不敢開罪莫氏。咸緘口弗應。省會宋以梅等。雖稍有質問。而措詞甚柔巽。卒無效果。葉氏懊喪欲絕。然猶資助陳耿夫之妻赴滬。將扭控郭於公堂。詎陳妻前抵滬。而民黨諸偉人。方曲聯各代表之款。咸力沮陳妻。強其返粵。綜葉氏是役所耗旅費電費。助陳妻及同志黃伯度二人赴滬費。都六百金。虧累私囊。而一無成效。乃引爲大恨。然而政桂系怨仇之毒益深矣。顧葉氏積憤府毒如此其厚且烈也。乃不見困於政桂切齒之日。而竟受困于民黨策勦之時。何也。此中消息。又寧可測哉。又寧可測哉。

李翟之倚信與省議會選舉競爭

翟汪既繼李耀漢。初頗受楊永泰籠絡。爲所利用。因亦微覺其陰謀。疑之。葉氏又力相規。言楊狡

險不可近。翟漸省悟。遂藉省議會之選舉。實與楊競。時楊收買新選議員頗夥。勢將占多數。皆以隸于政學會。翟與李耀漢合力奮爭。故選舉結果。李翟亦漸足與楊黨抗衡。葉氏更竭力助其事。因卒爭得議長一席。楊則嗾各議員搗亂。而翟以全力維持之。至糜巨款而不惜。楊知其計畫之終必敗也。憤然發動莫榮新。指李爲謀亂而通緝之。時李方曲事陸榮廷。陸則謀誘其至肇慶。欲一訖而禽之。幸翟預使人告李。促令返港。遂得免。翌日、翟亦受迫。以印交粵海道張錦芳而遁。其所部肇軍。乃俱解散改編。蕩然盡矣。初李耀漢之聯絡桂系也。葉氏與李綺綬終始反對之。力言而李不能聽。及是被禍。始大悔曰。吾不受良言。乃至于是。吾提何面見人矣。葉氏乃力爲畫策。主率兵討莫。且爲草通電。痛數桂系罪惡。李雖慄不能舉事。然猶發電。莫楊得電。瞿然曰。必葉夏聲手筆也。非此子必不能爲此也。益銜恨刺骨。月餘而奪黃氏稜長矣。初葉氏之與李翟交。民黨中人。大肆呵詆。謂李翟皆通段。失人格。何可與往還。然黨中實又陰利用李翟焉。方陳某之聯段也。管屬朱某爲商諸李。求其轉電段及李厚基。又乞李代籌十萬金。購軍火。李允以財產授陳。俾代典賣。古某之動運省議會議員也。暨金某之藉名運動社會也。皆受李補助。香江晨報更月受其津貼數百元。(後受某方金轉而攻李李始停付然已獲得數千金矣)李戚脫手無難色。葉氏嘗慷慨語人曰。李翟縱有可議。然彼固吾省人也。吾方力合粵人。以攻桂政兩惡。而可先自內鬩以成涣散之局耶。且粵中一旦有事。彼二人皆決爲吾用。必非褚輔成一派。何黨見之褊隘至此哉。迨李翟以省議員選舉事。與莫楊決裂。李則飛檄討政桂兩系大罪。今年春。又出巨資助孫中山運動江防兵艦。比者粵軍討賊。李翟復併力攻虎門。克復肇慶。孫桂軍歸其巢穴。所以爲民黨。亦

已至矣。微葉氏平日周旋其間。則二人皆隱伏。且樹民黨敵耳。又安得毀家紓難。與民黨一致行動如是者哉。奈何驚鷲者猶不息喙也。

第九章 已未離粵時代

挾策北上 合併國會計畫之大陰謀

葉氏挾策北遊也。實爲一生最大之陰謀。一生最大之事業。亦實爲一生最大之失敗。吾述葉氏。此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時也。然欲詳知其所處之地位。非先明當世之政局。無由鞭辟入裏。故不恤詞費。細疏各方。參合觀察。可明真相。固非止能詳葉氏一人之事迹而已也。先是葉氏于赴滬運動反對鄂樞森。往謁孫中山之際。主張民黨今後宜更改方針。一應以政治手段。求達革命之宗旨。二以個人之奮鬥。求全黨之成功。自願本此二義。竭力進行。臥薪嘗胆。漆身吞炭。入彼地獄。冀申其志。中山殊嘉許之。蓋其時。段祺瑞方以代表來謁中山。葉氏言頗中肯綮也。迨葉氏返粵半年。憶于桂政之迫。於是決意實行夙定方針。乃約國會議員凌毅齋輝錦。偕行北上。過滬。則以此行本意告中山。中山曰。諾。孺子勉之矣。抵都。則王揖唐既被命北方和議總代表。而交通系研究系直隸系方聯合政學會。力反對之。因謁王。質其意見。王曰。恢復舊國會一節。頗可商略。特東海一派爲梗耳。蓋東海與直隸派。均主新舊國會兩消。而合肥則主必須有國會。而不問新舊。吾此行。將於法律問題先求解決。迨國會之問題既定。則和議可成云。翌日。各報記者聞葉氏來。乃羣然相訪。詢其來意。葉氏曰。吾此行本屬個人資

格。并無代表何方之性質。特來觀北方對於國會問題之真意耳。第依余所見。除恢復舊國會而外。別無他法。可促南北之統一也。此語遂遍登北京中央多聞公言諸報。都中各系。頗相詫駭。以葉氏者南方民黨之怪傑。竟公然入都。爲可異也。徐樹錚聞而訪之。抵掌暢談國事。復論將來建設之計畫。尤詳邊務。罔不指陳明確。學畫精密。小徐大傾倒。因訂知交。且欲相延爲顧問。則婉謝之。自是小徐每語人曰。孰謂民黨中無奇才。若葉某者。真健將哉。吾蓄服未見此少年也。乃時與函札往返。論商當世之務。至相得焉。蓋小徐在段派中。亦鬱鬱不得申其意。段雖奇其才。而靳雲鵬輩間之方。屢以細故獲咎。見疎于段。往往數月而不得一與段面。特其人特立有奇氣。能孤行其志。不少餒耳。葉氏之于民黨。身世遭遇。絕與小徐肖。宜其同病相憐。一見如故也。龔心湛素與葉氏有賓主舊誼。既聞其至。亟相過訪。葉氏力言岑系劣跡。龔大悟。然不一月。而龔爲靳雲鵬排去。取其總理而代之。靳雖號爲段氏左臂。然早已變節叛段。因結納直隸派之吳佩孚等。奉承直派意旨。毋敢少違。復與北方之交通系梁葉周等。研究系之熊梁張等。南方之岑陸等。深相締結。互爲援助。以謀北倒段而南倒孫。故議和方針。專注重實力派。而不注重法律解決。其擠王揖唐者。亦正爲此。所謂救國連動。攻鑿賣國云云。皆夢囈借題耳。蓋自洪憲帝國老元勳之徐世昌爲總統以來。南北遂分爲二大派。一曰戴徐派。一曰反徐派。戴徐派。視此老妖直同不負責任之君主。以爲天皇聖明。即使極惡窮凶。亦惟罪在萬方。斷不能任其過。故復辟之罪。賣國之罪。(借濟順高徐路款以爲選徐總統之費係徐主動而使其大門生曹汝霖執行)成曲加庇護。謂此皆君綱羣小所爲。而不致責徐一語。甚且深表同情于此老妖。謂其立於可憐之地位。而老

妖遂時時掩唇抹袖。擬蹙捧心。故爲憔悴之態。力示人以可憐。其實則晝夜與陰謀派秘議詭計。凶狠無匹。務求肆其專政之野心。復其國務卿時代之政局。而其黨羽則深體斯意。狼狽行奸。此派之主要者。如吳箕孫張志潭梁士詒熊希齡張一麟靳雲鵬張國淦周自齊葉恭綽潘復曹錕李純陳光遠張作霖王芝祥丁乃揚王占元趙倜馮耿光蔡廷幹等屬之。對於國事時局。均服膺老妖之主張。無敢少外。排除新舊國會。反對民黨。而專與軍閥官僚相結納。如張勳陸榮廷岑春煊之徒。皆其差池臭味。而膠漆相投者也。吳佩孚初本反對老妖。會通電稱之爲先生。自靳閣成立。則態度忽然大變。且日以率我王帥。掃清君側自任。○(吳通電皆有此二語)已完全成爲一戴徐洞中之小妖。屢掛綠牌。名喚有來有去矣。一曰反徐派。此派中復分爲兩系。一屬于安福部者。一屬于純民黨者。安福部初受梁士詒等之蠱惑。遂一致舉老妖爲總統。詎老妖既登大寶。卽時翻臉變相。大弄陰謀。使段不能組閣。且誣段爲主戰派。又誣爲賣國賊。故年來昔吉林森林借款之成于谷鍾秀張國淦手者。若五國銀團大借款中。由日本墊出之三千萬墊款。係梁啓超經手者。若電信借款二千萬之成於曹汝霖葉恭綽手者。若高徐濟順借款之成於曹汝霖手。係奉老妖命。借填選舉已身爲非法總統之虧空。又以支給陸徵祥王正廷等赴歐旅費者。凡此咸出老妖主意。揮霍以濟其陰謀秘計。乃悉舉而謗諸安福。誣以借充黨費。安福固已痛恨切齒。迨學生五四運動。所被毆者曹章。皆屬老妖心腹。平日拖棒拳拳。跳舞山洞之頭目。非安福分子也。事後極力遏制學生。威喝壓迫者。亦皆老妖毒辣之手段。又一舉而謗諸安福。甚至靳雲鵬赴日締結之軍事協約。親筆簽押者爲靳。靳固非安福部人。且屬反對安福最力者。而其所爲之事。又盡舉而謗諸安福。故凡老妖賣國殃民之術。吸膏吮

血之謀。苟處國人之詰責者。必陰加以巧飾。而卸其罪于安福。幾於天下之惡。皆叢萃焉。然安福自維其能力。則不過僅于國會中占席稍多而已。至閣席中。則朱深之司法。曾毓雋之交通而外。李思浩尙係中立官僚。其勢力本薄弱。何能直接賣國也。乃方今直接賣國如總統總揆者。皆昌言不負責任。而反以賣國會。責政黨。誠所謂竊國則侯。而竊鉤則族。其何能甘。且段氏已覺悔其前非。故使王揖唐和議。又對於民黨表示國會問題之讓步。乃國人眯目甘讒。皂白顛倒。反苛責盡力擁護共和之段氏。而寬諒屢謀復辟蓄志不軌之老妖。又何怪彼安福系之憤憤耶。此派積怨已深。乃合力暗謀倒徐。顧其倒之之方法。則主和緩而不尙猛烈。每欲循政治軌道。迫老妖下台。如當時段之逐黎元洪焉。此派之主要者。如徐樹錚曾毓雋王揖唐李盛鐸龔心湛王印川陳幹朱深姚震光雲錦鄭萬瞻方樞等。與安福中激烈分子屬之。若曹陸輩。初本老妖之親信人。後以不滿老妖所爲。不肯再代人任過。乃變其素志。亦主張推倒此老魔王。而以少壯人物當國。蓋亦識時務之流也。故亦處於此派。至純民黨派。于馮國璋徐世昌相繼獲得總統。王士珍錢滄訓相繼組織內閣。已極厭恨。而此一羣老妖怪。又專與極惡窮凶之政學系桂系。鬼祟私通。狼狽助虐。以排斥正義。則益爲憤懣。且若輩老妖怪之當國。使稍知求真正和平。尊重南方主張。猶庶幾也。乃視其行。察其言。則專以剷除國會。鋤滅民黨。爲第一宗旨。如北京組織經濟調查會。卽徐老妖得意之策也。故遍求北方人物。惟段祺瑞能以真意護衛共和。不失爲俊傑特出之材傑。且年來大有覺悟。每悔前愆。因時就孫中山疏通意思。宣言一切可以讓步。并主張中國宜謀根本改革。贊成中山革命政府之說。至於外交失策所結軍事協約。亦屢經聲明。力任廢除。蓋其人雖蒙詬戾。而於民國實有大

動。固不可一皆掩大德。視馮徐諸妖。不翅如天人之與魔鬼。未可以愛憎而軒輊其間者也。故民黨中人。公認段氏後此必能遷善自振。幡然改計。以與民黨相聯合。統一南北。改造民國。以謀共和真正之幸福。因之對於段氏、力表同情。亦一致主張排斥徐系也。且民黨亦自度己之能力。縱可統合南方各省。而欲統治北方。則非聯絡北人。勢必不可。願北方人物。段氏以外。皆天良久泯。無一能以公誠爲國家者。除却聯段。亦更無他人足以相互提挈。相互扶助者。故咸認此舉爲必要政策焉。民黨中屬於此派者。如居正黃大偉徐紹楨焦易堂謝良牧田桐凌毅蕭輝錦邱子寄陳幹及葉氏等屬之。其不屬於此派之民黨。則又可分爲三系。曰聯直系。曰貴族系。曰暴烈系。聯直系。以孫洪伊爲領袖。而徐謙等附之。其主張以聯絡李純曹錕吳佩孚陳光遠爲第一手段。然實際上直派本不可聯。蓋直系素貪鄙凶殘。常帶有反對民國之色彩。又與民黨大仇之政桂兩系相倚爲命。乃孫徐之流。於此殊無術以處之。則惟日與政桂競作說客于若輩妖怪之前。互逞唇舌。完其天職而已。徐謙者。昏瞶而巽懦。本無主張。持以宗教關係。愛屋及烏。平日視彼反側狡獪沽名釣譽之輩佩孚。如神明。如天父。遂同時視吳之黨系。亦如神明。如天父。總之此系爲一纏預集合而已。貴族系。則尤奇特。惟知主觀而不知客觀。不分皂白。不明是非。不論賢愚。不審善惡。視北方人物。一律齊同。并無可否。惟隨其意與所至。卽信口加以詆譎。雖侵其夙昔崇敬之魁首。如誓一死畜。固無所吝。而反意得。至于方畧政策。均根本否認。盡力攻擊。而腦中更無何等經國濟民之思想。惟逐時世轉移。專趨勢利。日以包圍黨魁。自命元勳爲要務。往往侈陳其歷史。互相標榜。力加點綴。以惑世人。俟黨魁活動。則閤然羣趨。以攫奪優先之權利。如沙漠中羣鷗。爭

搏死駱駝。不遠千里。瞬息鼓翼。蔽天而至矣。當其機會未至。則別無可圖。則模稜爾可。不作一事。足恭令色。以周旋阿順于權要之間。雖民賊國蠹。皆不妨卑屈以與之相親。受其利用。而號于黨曰。此個人高尚之交際也。惟我則可。非他人所得效顰也。民黨中人。見精此術者。富貴利達。時時可保。則皆企慕而無已。故此類于民黨中最占多數。幾成一特殊之社會焉。吾無以名之。證爲民黨之貴族可也。夫此輩貴族。但能安于革命黨之親貴。而勿與罪惡之波瀾。以誤本黨之大業者。猶可恕也。乃又專以把持黨魁。分享黨資。遇事破壞。逢人詆毀。爲唯一之手段。黨魁有所舉動。無論利害。苟不遂其願慾者。皆橫來干涉。強加反對。必敗壞之使無成。而不黨之禍福。非所計也。又能出其詭計。肆其譖詞。務取黨魁而箝制之。播弄之。蠱惑欺蒙之。使必聽命于己。宛轉掌握。任其左右指揮而後已。卽如聯段之舉。若輩則極力撓挫。至于日就報紙。肆口詆訶。攻鑿首領。身無完膚。宜若絳袴鳴其高矣。迨聯段結果。粵軍反兵。則若輩又星夜馳至。包圍黨魁。祿之厚者爭之。勢之偉者捷之。冠服峨峨。劍佩鏘鏘。揚揚然。自矜其大功。自策其殊績矣。其若暴烈系。則專尙意氣。不顧大局。不講事理。一以攻人爲能事。而自詡得意。生平固無所謂政見策略。抑且不知政治爲何物。日惟倚藉一二報紙。任意所之。倒置黑白。用爲發財之秘術。每以此敲詐同黨。敲詐不遂。則詆毀無所不至。雖置之死地。猶以爲不足蔽辜。乃切齒曰。彼敢爲梗。非辣手何足悟之耶。與粵盜之撻勒不遂。而鬻割其人。同一手法也。其非同黨者。初則宣佈其罪狀。以爲索資之符。迨既入金爲壽。則按其報效之豐約。定其毀譽之程度。或既受人賂以譽之。一旦而其人仇。更入倍賤。斯明日報出。必立擠其人。陷于地獄焉。然此類又非能終始獷悍。

也。色厲而內荏。貌凶而志懦。設遇勢力強橫。或其暴烈更劇于己者。則望風靡伏。匍匐足下。而阿之媚之。幾欲爲之效死命。而不敢動厥毫末。竊竊然以得交于某爲大幸。且舉以爲恂恂具也。故此系最爲黨蠹。凡反對民黨者。輒以之藉口。夫民黨內部。既如其複雜且蠢敗也。然其間亦有二三能爲黨魁效忠竭力者。當時如黃大偉等。奔走南邦。聯絡各方。以期解決國事。其勞甚著。其功甚偉。而其志節至忠且純。葉氏亦其一也。方葉氏旅都時。日與反徐派相締交。布誠同功。密商大計。凡可以敗其仇而助其本黨者。力無敢惜。志無敢懈也。己未冬間。議員謝良牧入都。商榷法律問題。意促北方讓步。且謀根本改革政府之策。不得要領。遂訪葉氏。爲籌畫其事。是時驟得一空前絕後之奇計。嗟夫。聚合南北無數偉人黨魁之心血手腕。而不能爲力。犧牲全國千萬之猛將精兵堅械利器。而不能成功。經歷四五載之戰禍政潮。至國困人蹙。而不能達其企想者。乃一朝之間。嗟咄可定。民不疲勞。人無怨讟。不假兵甲之鬥。決于壇席之上。弭爭端而統合南北。蠶積穢而鞏固共和。從此以改革政府。福利民國。當今之至計。孰有奇勳殊烈偉績豐功。能如葉氏此策者乎。願醞釀已熟。成效可睹。而以皖直一戰。遂消滅于無形之中。國事淪胥。振拔何日。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詎國人顛連之塞運。猶且未艾。而不能享受此和平之幸福耶。抑葉氏數奇。不任此絕世之大功也。惜夫惜夫。時會已失。樞機斯毀。雖有聖者。亦無能爲矣。吾徒綴述陳迹。用告當世。則私嘆彼造物之醜毒。而國命之屯蹙。爲歎歎長太息而已耳。葉氏既斗得奇策。則狂喜。立告謝。自言頗得善謀。迹近陰險。須嚴守無洩也。蓋葉氏深察南北政府。均以國會問題。堅持不肯相下。即段氏亦不願犧牲新國會。而僅恢復舊國會。緣新國會中。段派實占絕大

勢力。可操縱時局以爲之用。使一旦消滅。則轉于舊國會無所把握。於已大爲不利。故黃大偉等入都。交涉數次。而均無效果者以此。且段氏贊成根本改造中國。而未得其策。孫中山則日要段共圖革命。段則謂革命爲流血干戈之慘劇。恐民不堪命。欲謀和平之改造。故葉氏乘間而興。出奇制勝。謀徵英蘇英愛先例。合併新舊兩國會開會。蓋當十七世紀初期之英吉利與蘇格蘭。暨十八世紀初期之英吉利與愛爾蘭。其狀況正與我國南北現象相彷彿。皆於同一國家名義之下。成兩政府。開兩國會。後卒由兩國會各舉代表。開統一會議。合併爲一政府。一國會。大刷新其國政。更改國名。(改稱聯合王國)葉氏即援此先例。定其計畫。謀舉南北國會合併爲一。而于將來開統一會議之際。驟動議會既已合併。南北既已統一。則今之總統徐世昌。乃新國會所舉。而非舊國會所舉。徐北方選出。而非南方選出也。自宜即日改選。并以即日投票。持議既正。無敢弗從。而斯時列席人數既夥。法定人數必足。一舉而老妖去。巨害除。大事定。夙願申。誠不世之業也。且倉猝動議。如霹靂迅震。老徐雖狡。亦手不及措。必以此臨時之選舉而推倒。可斷言也。至于此際所選出之大總統。已預定爲孫文。而副總統則預定爲段祺瑞。且使段兼國務總理焉。誠如此。則孫段聯合之希望。已完全達到。而根本改造之計畫。亦得因之實行。老妖既倒。小妖可傳檄而定。則巨子國中夙爲大患之直系。得滅而無遺子。而相與朋比爲奸之政系桂系。更一掃以空。爲計絕酷。而設策絕高。宜乎謝某一聞斯言。再三嘆絕。而懲患不遺餘力也。葉氏乃更言之。曾號馮徐樹錚王印川光雲錦。咸鑿節大贊。交口稱絕世奇謀。且曰。此策於北方不成問題。我輩可保其無異議。第南方民黨及國會議員。未審能否體會斯旨耳。君宜即日挾策南下。迅速進行。吾儕佇聞凱唱。

也。乃丁甯數四。葉氏于是以回粵制憲之時機。襍被出京矣。過滬。以策密商于王揖唐。王尤激賞。贊不容口。謂今當本此爲實行焉。既返粵。擬提案。主張和會既久不能開議。而國會前委軍府議和。軍府又毫無成績。今應做英蘇英愛之例。由國會代表十人。加入議和各省代表中。會同開議云。蓋其計畫。實欲加此十人于代表團中。則既占多數。以此多數而取決。與王揖唐開議。則原有九代表。必不能作梗。即軍府亦不能指揮。十人既議決。則和會斯開。即提議合併國會。當無不成。辯度至精縝也。詎葉氏案未提出。而國會受欺於政學系。蒙其利用。一時在粵制憲之熱狂。幾達沸點。無暇開常會。先是國會提出不信任岑三案。岑軍府無術遏止。乃聚其謀臣。運其圖計。嗾其議員。僞造公民。脅迫國會制憲。且由岑軍府津貼月費二百元。冀藉是以延閣不信任案。而議員諸公。心竅爲此二百金堵塞。口舌爲此二百金封鎖。遂專心致志於制憲一途。墮岑計而甘之。不復他顧矣。葉氏遂亦出席於制憲會議。詎出席甫五日。又適因法校學生毆辱新校長何禮文事。觸督軍莫榮新疑忌。欲加逮捕。同志李茂之勸令行。乃亡之香港。在港聞三水縣盧包地方某鄉。爲桂軍輪姦婦女五十餘口。老幼皆不免。則大悲憤。立通電痛斥桂軍。且謂吾粵亡省而不足。乃復亂其種。而三千萬同胞。又竟無敢一鳴不平者。是吾粵三千萬同胞。咸願爲龜鼈而無迕也。可痛孰甚。電發。益不能留。因赴滬。時王揖唐已著手實行合併國會之策。規模已具。復相與商定措辦方法。遂返京。

國際律師代表之出色

抵京月餘。而日本東京東洋國際律師協會開會。葉氏以廣州律師資格。受代表之委託。遂赴東。同行者

十四人。既抵東。列席各國代表間。言論丰采。極爲國際所禮重。嘗以嫻熟之日語。在其中央大學大講堂演說。諷各國宜廢世界上之領事裁判制度。措語懇摯。而不明指中國。極爲得體。大受各國律師代表及外交家之歡迎。日報交稱之。至推爲第一人。(參照下卷第六章)又于青年會中國留學生全體歡迎會席上。宣布政學系桂系罪狀。激昂慷慨。聞者皆髮指也。凡留十日而返。

直皖戰役中大計畫之失敗 痛斥莫榮新之通電

葉氏歸國。則見浙督盧永祥之通電主張合併國會制憲。知其爲受王揖唐之運動而發者也。己亦立發通電。力贊成之。相應以厚集其力。隨又通電解釋己之主張。時國會已被岑莫追散。紛紛集憲。謀入滇蜀集會。葉氏電規勿往。其第二電且引德國法蘭克科爾德之國會爲戒。然國會卒弗聽。而貿貿然行。今果如法蘭克會之被逐。流離狼狽而返矣。葉氏素具卓識。逆決事機。輒如探策。此亦其一。議員諸公。不信良言。遂流徙道途如乞丐。到處見斥。何昧昧也。(參照下卷第六章)自是而合併國會之陰謀。益著者進行。新舊國會議員羣集于上海者。漸積至數百人。以待時機。而言論界亦不復反對。卽某黨魁與某議長晤談。亦謂此時宜合併國會。始開生路。葉氏則私慰。以爲大功且夕告成。身且不朽。乃益奮進。詎知直隸派倒段之陰謀。亦隨形蹊躑。着着進行。相迫日厲。其步驟。第一由靳雲鵬召吳佩孚。還兵北上。第二放任湖南于湘人。俾驅逐張敬堯。第三占據京漢鐵路。以迫北京。并宣布討段。段氏初頗輕視吳佩孚。以爲不足憂。迨吳兵已迫京畿。乃急謀抵禦。于是直皖戰爭遂起矣。直皖戰爭既起。于是葉氏所規合併國會之陰謀。不得不隨而停止。一聽訴諸武力矣。于是數月經營之蓋世奇謀。遂成泡影矣。于是段

氏大敗。直系益橫。老妖益得志。民黨益周章。而國事至今不可開矣。方戰爭開始以前。段以吳率兵追京師。乃召所部會議。列席者僅其心腹。如曾某等數人。議既決。則向徐世昌交涉。謂吳不過藉口于安福部。曾來李等之爲財交法部長。與徐樹錚之西北邊使耳。今議請總統免此數人職。以塞吳望。然時局阨危。自非請段出山不可。卽請以段組閣。老妖聞之。有難色。然亦未敢拒絕也。詎翌早。卽連下命令。奪小徐職。着陸軍部速收其西北邊防軍。又促國會速通過其所提周樹模組閣之案。于是段氏大怒。立開軍事大會議于閘河。而是日靳忽來謁段。哭拜於地。自稱知悔。段竟爲所愚。盡忘前隙。卽引商決大計。署爲總參議。且重用其黨羽傅良佐。署爲總參謀。而大事去矣。當時段旣赫爾震怒。何難脅徐氏下令。使已組閣。如是。則雖至今如泰山之安磐石之固可也。乃靳等反覆僉壬。詐言獻計。謂合肥此時不宜予東海以難堪。以傷交道。不若以個人討伐吳佩孚。爲大總統振飭綱紀云。萬端發惑。撓阻使誤。而段又竟信之。遂組織定國軍。次日復開會于將軍府。具呈徐老妖。自任討伐曹錕吳佩孚。而于命脈所關之組閣。早屏之九霄之外。蓋靳之蠱惑。如此其靈驗也。時徐樹錚雖侍段側。顧靳方用事。頗不見信。誠知力爭亦無效。又以避嫌。遂默然坐視。然葉氏在外。未之知也。則與國會議員蕭某。聯函致之。以爲段氏如能卽以武力逐老妖。而以臨時政府名義討賊。此策之至上者。否則迫老妖下令。請段組閣兼陸軍部。卽以院令討賊。此策之次者。至若行以定國軍名義。是自甘於私鬥。對內對外。皆不能號令。則策之至下者也。徐手報曰。極佩蕭畫。斷不敢姑息。而言外有不能進言之意。葉氏因知段之危矣。俄而段氏已決意取消定國軍名。而靳雲鵬死力阻止。段芝貴又大言曹吳幹子不足道。願三日內生擒爲獻。段遂

被包圍。一誤再誤。專任宵小播弄。以至不可收拾。大敗塗地。蹶不復振。收局之日逼矣。考段氏之敗也。以不先奪取政權爲最失計。蓋政權既不歸掌握。則第一無以號召各省各路將帥之應援。反是而得租閱。則院令也。誰敢不奉諾惟謹。何至按兵守界而不動耶。第二無以得外交之公認。以外交團止議政府。而不能承認一特起之私軍也。第三無以統一指揮直轄之軍隊。以軍隊亦嘗受相當之教育。果非由政府之命令。則無服從效死之職分也。第四無以得國民之同情。緣國民視此爲皖直兩系之私鬥。則公是非。無由表現。而純任輿論感情之愛憎。以爲判斷。凡此皆危亡之道也。故是役本應以政府討國賊。爲順逆之戰者。而卒變爲地域之私爭焉。此其失敗之總因也。若其分因。則又有三。一明知十五師中有閻長二人。爲馮國璋甥姪。必不可恃。而反驚忠厚之名。使當前敵。致召總退却之大變。二誤用狂妄不知兵之段芝貴。使當西路之勁敵。又不信任徐樹錚。使其以一混成旅之孤軍。當東路一師三旅之奉直軍。致雖獲勝而不能長驅入天津。三守宋襄之仁。有廿一珊之重砲。而不肯發一彈。有毒氣砲飛機隊。而不許出發。遂致高碑店之臨時塞壘。亦不能破。夫以是三因。已萬無勝理。更益以後方糧食接濟之腐敗。則其潰滅也。不亦宜乎。平心論之。段氏之敗敗於其仁。直系之勝勝於其不仁。使當時能行葉氏之策。則何由而至于此極哉。夫亦可以哀已。當戰爭中。葉氏以窘乏無資。遂不能如京華衰頹諸公。避匿津沽。逍遙滬濱。日處外城兵匪雜沓之區。慄慄危懼。幸未遭劫。戰後奉直軍隊。橫行市上。張作霖曹錕吳佩孚之徒。先後奏凱入都。氣餒薰天地。儀從如王者。四出其縱騎。任意逮捕所謂禍首。抄沒家產。蔓連甚盛。時則有交通系某。日來恐嚇。謂葉氏曾于戰前數日。通電袒段派及安福部。(參照下卷第六章)

今曹張欲嚴治其事云。(蓋軍政府四總裁離粵後曾發言莫榮新通電肆口謾罵葉復駿之)葉氏笑應之。殊不爲動。蓋即欲逃。亦無資斧。乃更出爲各首要謀畫其逃藏之法。掉臂自如焉。段氏敗後。葉氏乃上書孫中山。謂合肥雖敗。然其勢力之在各省者。尙有可爲。若陝。若甘。若魯。若皖。若浙。若閩。皆可舉事。而陳某亦與段有淵源。宜即聯合成義軍。由先生統率北上。申討徐張曹吳諸賊。蓋徐張曹輩。皆北方妖孽。止有帝制之嫌疑。毫無共和民治之思想。彼吳佩孚者。特一沽名暨子。躁妄鄙夫耳。觀其一方提倡國民大會。而所陳辦法。不外抄襲洪憲時代之國民大會章程。一方講救國救民。而同時又以率我王師。掃清君側。號召天下。則其蒙昧荒謬。甘心助逆。已可概見。大蠱不除。國胡以立。且此次之戰。實爲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徵。爲世道人心計。亦應弊罪致討。非爲段氏復仇然也。孫得書。頗許爲知言。

與交通系宣戰

時粵紳溫肅。運動在京同鄉。反對省長楊永泰。爲其徒周某謀長粵。適梁士詒等又自粵入都。已與岑陸妥訂條件。包辦和議。將舉廣東界陸。任其自由處分。葉氏聞之。則大驚。立即奔走呼號。遍約京學界及同志。組織粵事維持會。專以反對北庭區分廣東事件。開會之日。葉氏乃登壇演說。沈痛異常。淚遂聲下。至竭無不變色切齒者。故該會即日成立。(參照下卷第六章)梁等乃有所顧忌。不敢公然與粵。無何。桂軍侵閩。粵軍返旆。一戰克汕頭。京中粵事維持會又開會。決議援助陳炯明。贊助粵人治粵。初。梁士詒葉恭等聞葉氏組會。則極力破壞而無效。甚至再三加以恐嚇。亦無效。乃痛恨不止。葉恭綽又宣言

粵事概不過問。乃既聞粵軍捷報。則態度忽大變。聲言陳炯明本爲其門生。當力助其成功。又爲言于徐新。頗以聯陳爲己任。即召集其交系走狗。開粵東公會。通電頌陳。（粵東公會原名君憲研究會乃梁派之籌安會也）又派其爪牙新國會議員盧謬生黃錫銓陳垣陳寶譚瑞霖等。返粵運動陳氏。及資遣鍾鼎基莫擎宇等。組織民軍。副閩李魏獨立。又由交通部造作謠言。謂粵人公舉其徒龍建章爲省長。又刷印鍾莫報告密電。遍示其會衆。又暗囑廣東劣紳奸商。及捏造華僑團體。運動其在滬之若干等惡犬鄭官應等。歡迎龍爲省長。又請徐老妖任命龍爲廣東宣慰使。五花八門。令人眼繯。然不出于禍粵之一端而已。葉氏則聞而大惡之。遂通電歷數交系罪。力斥梁龍等。不留餘地。語且侵徐斬張曹吳諸妖。頗極痛快淋漓之概。（參照下卷第六章）自是交通系始爲世人所注意。而燭其奸謀。而梁等既蒙此迎頭之棒。亦始稍稍斂迹忌憚。龍建章亦大失望。乃函稟孫中山剖白一切。以飾其非焉。然而葉氏之獲罪也益近矣。

第十章 庚申返粵時代

首倡維持軍府 運動滇軍獨立 組織軍政府護法軍

初、某總司令率其所部某軍。攻某隣省。連下十餘城。某省督軍請休戰。某總司令允之。乃雙方解甲息兵。盡溝相守。而南北調人，乃冠蓋絡繹。奔走疏通。該省所駐北軍。原屬段系。故北方調人如屈某。如韓某。均預其事者。又有黃若周洪士俊者。則常駐香港接洽。時某黨朱某。尙贊成聯北。頗主張其間。而暴烈份子夏某者。又隸韓部。受資助。供奔走之役。某黨聯北政策。至是幾成公然之秘密。于是戊午冬間。某總司令遂遣其介弟某及其秘書金某。奉費入都。以屈映光之介紹。晉謁段氏。段詢所求。

金秘書既陳託庇之意。且對曰。乞暫辦賜一地盤足矣。段曰。吾今不居揆席。勢與昔殊。祇能設法爲謀。一護軍使而已。他請緩之。秘書乃更進曰。督辦疑使言乎。使之奉主命來見。專爲翊戴我公。苟託我公威德。藉圖存立。固我主之所願。惟素隸黨籍。或者未蒙相信以誠。則使者敢代表一言。倘吾主荷公特達之知。則雖與本黨某鉅公脫離關係。亦易易耳。維公鑒之。段聞言。默然不答。辭使出。語人曰。彼哉彼哉。其主果脫黨以暱就我。我寧復能羈絆之。使不又去我以他就耶。吾恐非其主之本志也。遂促其出京覆命。而梁士詒聞其事。立召見之。設詞離間。且與密議良久。不知內容云何也。金秘書既返命。無何。某總司令又使其弟北上。已未庚申二歲之間。凡三四往還焉。又皖人李某吳某等三人。亦載密命。爲數數奔走南北。其秘議條件。則仍某地之護軍使或會辦軍務。及軍械若干子彈若干軍餉若干之接濟而已。同時更有某軍長者。亦密使北方要人曾某。爲之輸誠。求段氏爲單獨之援助。且謂某總司令者。素觀望無大志。不如軍長之勇猛而精進也。凡是等行動。葉氏皆知之。然葉氏固表同情。不加反對。蓋若輩雖不爲解決大局而來。亦各爲其主。無足怪也。維時粵桂戰爭未起。伍廷芳尙未離粵。李烈鈞暨陳某均與岑軍府及陸榮廷莫榮新楊永泰感情浹洽如水乳。而汪某胡某適返廣州。莫楊等均爲開會歡迎。胡汪皆卽席演說。陳粵桂敦睦之誼。且汪生平堅持不就官職宗旨。故民黨屢畀以要職而屢却。避之若浼。及是。亦降格與政系走狗之章士釗。同拜奉春煊西南大學籌備委員之命焉。胡汪既爲政桂系引重。故其戚陳某其兄弟胡某其黨古某金某鄒某許某黃某之流。亦引以爲交遊光寵。跬步必相隨。每當春風駘宕。草長鶯飛之際。此輩名流。輒偕桂系師長段均培。政系交通部長趙藩等。日徜徉郊外。飲酒賦

詩○女界風流人物。如吳副副蕭嫻陳蕙蕙之虛。亦相與附庸風雅。競獻所長。伍廷芳固有中英合璧詩之作。盛事可想也。金某者。嘗爲陳炯明秘書。至是亦受省長楊永泰委任。爲其司法科長。相交既歡。一時有粵桂一家各黨融合之概。社會點綴。播爲嘉話。雖粵人中如葉氏等。馳電呼號。屢攻政桂。而時論爭目爲過激。斥爲不祥。庸詎知不及半年。乃竟有粵桂之大血戰。仇不共戴。卽彼輩名流吟唱。亦未嘗夢料此玉帛雍容。乃一旦化而爲兵戎搶攘也。然而政桂兩系。罪惡貫盈。天奪其魄。無何。遂啓滇軍易將之爭。李烈鈞出亡。伍廷芳棄職。陳炯明雖未應援滇軍。而桂系疑之滋甚。更乘四總裁之宣言。山莫榮新通電反駁。痛詆孫中山。乃日謀襲取漳州。逐陳炯明。一時若林葆懌沈鴻英方聲濤呂公望劉志陸之徒。投袂而起。大兵壓逼閩境。于是陳炯明不得不竭力抗禦以圖存。蓋昔之水乳。今乃一變而成水火矣。先是孫中山嘗派其黨人朱執信周之貞徐紹楨鄒魯李綺菴等。會同李耀漢翟汪。在香港運動江防各兵艦響應。且在新興縣舉事。事敗。至是重整旂鼓。積極進行。各縣民軍。景從雲集。葉氏方留都中。屢受粵中同志函電。敦促南旋。遂兼程至港。聞粵軍久戰惠州。而粵垣魏李于獨立後。又按兵徘徊。自號兵諫。莫榮新又百端設備。決意作戰。則謀運動廣州各軍反正。故江防司令葆懌所部劉某數營。以前軍府關係。率先詣葉氏請進止。願舉所部歸葉氏。爲軍府拱衛軍隊。他日任討桂前驅。翌日。而粵中衛戍司令陸某某。亦請如劉。葉氏初無意于組織軍隊。故從未肯與各方將領有所接洽。惟若輩既以軍隊來歸軍府。而軍府適又無人在粵。因以其原任內政次長名義。編收該軍。暫行維持。其時海疆軍（滇軍改編）旅長周興權等。自河源強迫李根源爲總退却。率全軍返省。密遣代表。謁香港民黨機關。願受節

制。以在粵驅逐桂系自效。民黨機關遇之甚落窶。真代表憤退。轉就葉氏。乞爲代陳中山。遂其擁衛軍府之熱誠。貫徹護法之初志。葉氏曰。事急矣。電信滯滯。未可猝達。往復更需時。若曷速歸。即日更稱護法軍。宣言拒絕李根源。驅逐桂賊。另舉總司令。入據岑軍府。剪除政桂諸妖孽。則岑莫可驅也。代表大悅。夤夜返。翌晨遂宣佈獨立。稱護法軍矣。李根源知軍志已變。乃逸去。莫榮新大懼。亦于是日遁。葉氏適自港入省會。會中劉某謀洩。不得改隸。乃編陸榮軍爲第一軍。宣佈與護法滇軍一致行動。葉氏旋就護法軍總指揮職。專電各總裁及國會。歡迎軍府國會回粵。貫徹護法事業。滇軍亦聘其充高等顧問。張開備適出自囚中。滇軍遂公推爲總司令。卽通電就職。于是葉張二氏。乃歷訪督軍及各軍首領。并備文知會各司令部焉。時粵軍迫近石龍。廣州軍隊紛紜無主。多有觀望歧路者。使不加以滙管。而示以方略。則若輩必流爲土寇。且護法大業。諸軍既慕義而成趨隸轍下。又寧忍却之以任其渙散耶。故此等一時權宜之舉。蓋亦有不得不爾者也。嗣聞陳炯明已抵石龍。葉氏遂專電移交軍隊。請陳兼領改編。以一軍權。而是日陳忽下令。勒繳護法滇軍槍械。包圍軍政府。以大砲攻擊數小時。時滇軍以既獨立。且拱衛軍府。而張開備已就總司令職。故無戒備。遂盡被繳械。擊斃滇軍數百名。張隨親造粵軍總司令部詰問。則稱未知張就職事。致生誤會云。陳炯明既入廣州。葉氏立往見之。告以軍隊已一律收束。聽候改編。且已退駐清遠。與敵相近。請相援救。陳頷之。未幾而此軍亦散亡畧盡矣。

內政次長

被捕旋釋輿論界之批評

葉氏自以向者迭電上海。歡迎總裁。而未聞有回粵之期。頗蓄疑惑。且是時粵中半官報。多發揮反對軍

府國會回粵之論調。且登載某要人反對重組軍府之談話。又詆葉氏甚力。某報至肆口攻擊。指爲招搖。甚至誣其冒稱代表。私通桂系等事。尤爲奇冤。于是葉氏則馳至滬。謁孫中山。陳述一切。且訴被誣。中山遂囑其先行返粵待後命。葉氏乃由滬立電其部下。卽日收束其前所暫設以應付統率歸降軍府諸軍隊之內政部辦公處。隨以是月廿一日。返抵廣州。迨廿八日。而孫中山暨唐伍總裁亦南下。重開軍府。葉氏身往車站迎接。且呈報收束部務焉。越數日。某報仍誣其稱開內政部辦公處。日事誣言。然當粵軍未下廣州之先。軍府各部。咸紛紛恢復。如陸軍。如財政。如外交。相繼成立。大畧某部。葉氏之設部內。則僅稱曰辦公處。迨滬上謁中山。中山命轉達各部。均一律暫行停止。俟各總裁赴粵。另籌辦法。故內部之收束。早在各總裁未至之先。而他部則如故。某報不敢他議。惟力攻一已撤消之內部。以洩其舊怨。蓋暴烈系之手段固如是。吾前已言之矣。葉氏初以爲不足計較。則任之。俄而語益橫。謾益醜。不復能忍。乃憤然于十二月四日。上書中山。申辯誣妄。（參照下卷第七章）詎先一日。而省長陳炯明手令警察廳魏邦平。謂葉夏聲假冒官長。遇事招搖。着該廳長飭警扣留。聽候查辦云。遂於五日下午一時。以其警員二人。傳葉氏入廳。卽由偵緝處看管。其民黨同志聞耗。則驚且大憤。相謂葉某固最忠于黨忠于國之中堅人物也。若以罪論。則有罪者正多。誅不勝誅。何由遽及葉某。方今外患孔亟。卽自賊本黨健將。以與內閣。吾輩亦不知死所矣。乃數十人爭謁中山。力爲呼冤。且祈營救。中山亦愕然。且太息曰。獮子鋒稜未斂。乃以賈禍也。立遣使向陳炯明交涉。數數往返。葉氏亦自羈所自具呈于政務會議。申辯一切。（參照下卷第七章）嗣以護救者衆。人多懷怨。又實無由以罪相入。乃于七日中午。由陳令警

廳釋出。而警廳長魏邦平。勸其出殷實商店二爲担保。既具。而魏則故稱赴友人宴。不得發放。是夜葉氏仍弗能出。翌日。又勸令繳保証金五千元。旋減至三千。葉氏故貧。素無百金之儲。歎曰。擄人勒贖。猶能稱其家貧之有無。若此者。其明察尙不如綠林豪客也。延至日昃。已成絕望。自稱不欲出。其同志哀之。爭贖金代納保証。始于人定候。出自警廳。復其自由焉。翌朝。往謝中山。中山懸繯有加。且曰。人以余力救若。乃深怨余矣。世途險巇。若其慎之。方葉氏之見留也。鄒魯黃大偉馮自由梅培蘇無涯。劉玉山鄭振春黃增者等數十人。爲之呼援。奔走實最力。卽朱卓文夏重民輩。微有嫌隙者。至是亦盡捐前嫌。竭力營脫。慨然語曰。吾與葉氏固有私怨。然今日之事。公誼也。葉氏實以忠于黨事而獲咎。非果其罪。且吾儕亦日爲黨宣力。而竟目睹葉氏之冤。冤死者狐悲。吾之救之。亦防弭于漸耳。故是役民黨中人。皆念其平日爲國爲黨之盡瘁。數爲中山效死。又非其罪。因相與力爲拯救。日赴羈所慰問者達數百人。其晝夜留伴所中相守護。自昏迄明。堅坐不捨去者。亦達數十人。則亦葉氏不幸之幸。抑其人其事。從可知矣。嗣聞陳炯明謂其人曰。我與葉氏匪有惡感。特其同人惡之。以聳愚我。我第爲執行而已。然則此中黑幕。正復難宣。有非吾儕局外人所得臆決者也。初。葉氏以各軍隊慕義來歸軍府。紛紛趨已。時省內又無可主受之人。故攝行其事。又以不有名義。何藉編管而號令之。若妄自署官。實所不屑。念已前任內政次長。未經免職。可於此時行其職權。乃暫設內政部辦公處。以爲應付。蓋審慮而後出之。與彼自稱大官。強擁軍隊。以遂其權利之欲者有別。方自以爲宅心至忠。行事合理。可告無罪于當道。建勞績于本黨。而不慮其反以是蒙禍。幾亡其身也。方見拘之夕。某力請於陳。乞陰殺之。以

報宿憾。且自言由職處負責。但得省長一語。立即行事。再三要求。陳曰。中山愛其人。斃之。何以答中山也。不許。乃免。迨省出。而一時輿論界之批評。則謂葉氏之獲咎也。其因有三。而促其入獄者。則又有近因焉。一葉氏改編軍隊。不應稱軍政府護法軍。自位在粵軍上。致陳炯明不能加以粵軍名目。妨礙其軍權之統一。二不應運動滇軍獨立。改編護法軍。致與陳繼誠解散之方畧相左。三軍府國會。如將來不須返粵也。則葉氏之歡迎爲多事。如必致返粵也。則又不應由葉氏率先歡迎。妨碍某要人之行動。綜此三罪。已大中時忌。至若近因。則葉氏雖機警避危。不肯出而活動。然其同志多擬推挽。畀以重權。使就某要職。而某某等廳長。忌其嚴正剛強。慮他日登台。則察察爲明。不利於己。因生仇嫉。力相擠陷。此其最重要之致命創傷也。次則某政系要人某廳長。爲軍府捕囚。其同鄉多爲不平。藉是爲報復之具焉。或者又謂葉氏爲人。勇于任事。果于決斷。又疾惡如仇。無少寬綽。發揮公義。手腕酷辣。其前在軍府時。雖莫榮新之強橫可懼。而彼公然能于暴力之下。恣意行動。剛勁無倫。歷爲軍府發展。節節健進。幾有起死回生之魔力。雖暴戾如莫。亦避三舍。無敢如何。故葉氏之聲烈。人皆熟知。使其復隨中山左右。再握政權。以日爲中山規畫發展之策。勢必不爲某方所利。或將步徐樹錚起府院衝突之後塵。而各方之交誼。恐難保全焉。抑葉氏又俊俊不可控制。不可誘贖。故決意犧牲其人。合力痛擊。殺其羽翮。所以消除後患。用意至善云。此亦有一面之理者。然論者又謂葉氏固國會議員也。有法律爲保障。不得妄加拘囚。故昔年莫榮新痛恨而欲捕之者屢矣。卒以有所顧忌而止。今者即讓步而認葉氏爲有罪。亦何可貿然捉將官裏。審訊不加。罪狀無聞。以留繫數日。其法律之謂何。况又實

無罪也。乃莫榮新猶知其不可。而粵當道獨弁髦法律。一意孤行。何哉。且粵人畏勢懾威。噤同仗馬。或難以責詰。乃國會議員諸公。目睹其事。以切膚之保障。乃凌夷至是。此端一啓。何人而不可見因被殺。卽不爲葉氏計。亦應爲自身防衛計。乃亦一致銜枚結舌。無敢少鳴不平者。又何哉。法律墮地。至是極矣。威力灼天。至是亦極矣。夫蘭蕙當門。則力爲妾去。但使有鋤任握。斯聲光赫然。足以凌厲萬卉。遑知蘭蕙之美耶。葉氏生平雖有小過。而實無罪。以一無罪之國會議員。徒慮其不利己于將來之故。遂不恤蹂躪法律。以踐塌其人之性命名譽財產。而肆其私。又出諸護法旂幟之下。口稱討伐違犯約法者之手。葉氏一身。卽不足爲惜。顧何以自解于平日之嘵嘵也。且彼護惡積汚。死有餘膏之徒。亦已夥矣。乃不特不敢治其罪。反從而高其官。厚其俸。隆其威。盛其權。以鴟張跋扈。恣睢于上。亦既優容宏量其若是矣。而必借一莫須有之名。致私憾于無罪之躬。橫決而無所忌憚。隻手雖巨。寧能盡掩蔽天下之口與目哉。然得免于陰斃。猶萬幸耳。其學生張某。嘗揚言於其同志曰。葉氏以反對桂系最先最烈之人。乃不被害于桂系莫榮新之手。而見辱于討桂戰捷以後。天下不平之事。尙有過于此者哉。或謂葉氏生平。最惡舊交系及保皇黨。如廣東之二梁。無日不指斥痛詆。不遺餘力。其最近通電。尙歷數梁士詒葉恭綽龍建章等之罪惡。輿論稱快。顧或一方面本與士詒有特別關係。絲連藕斷。未能忘情。近來梁之使節。如唐蔭生譚瑞霖等。及由舊交通系之紹介奉斬雲鵬命而來之黃某譚某陳某洪某。又皆交系死黨。浸潤之譖。廣受之訴。欲其不致葉氏于絕地也得乎。

第十一章 總評

吾述葉氏事迹。亦既詳且備矣。誦其書。想見其爲人。讀者但循斯言行。勿徇阿好。勿徧私見。以平允公正之心而一論之。當得葉氏於此社會所居之地位爲如何。品格爲如何。能力爲如何。苟非有所蒙蔽。固可瞭然逆知之。似毋俟吾之曉曉也。古今居高位。掌大權。以臨人者。人鮮有不能判其善惡。如別涇渭。至若無名之小英雄。則祇沒而不彰。是非且隨好惡而顛倒者。何管車載斗量。此有心世道者。所不得不已而有言也。抑皂白之淆。紫色鬪聲久矣。當世之人。專能吠影。遂至曾參殺人。顏回竊飯。衆口之鑠。冤痛何損。葉氏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特滄海之一勺。太倉之一粟耳。願受枉蒙毒之傷。葉氏亦未始不足爲此負屈之流。作一代表。吾卽就斯代表以鳴吾憤而申不平。是述葉氏一人之事迹。卽不翅訴無數受枉蒙毒之事迹于讀者之前也。

讀吾書者。固已知葉氏之爲人。然凡茲所述。皆舉社會所共見聞而綴諸。然此特其表行耳。至其生平。尤孕內美。或有未爲社會耳目所及者。復就蒐訪所得。一二陳詞。貢于讀者。用備評斷之資材。亦吾之責也。不有蘊積。何由發揮。苟善於觀人。但據其著于外顯于時之迹。以索其內。求其隱。蓋可得其七八矣。

博學 葉氏之腦。爲狀橢圓而嶙嶙。故聰穎無倫。理解之強。直令人驚詫。古人所稱過目不忘者。無多讓也。因而瀏覽殊博。積學亦深。雖幼年讀書不多。國學根柢。未能許爲深厚。然所爲文字。流利條暢。尤長攻駁。筆墨敏疾。腕似有神。數萬言之巨製。不食頃而就。文勿加點。琅然可誦。視彼背本忘原之留學生。直有天淵之判。生平無書不窺。於舊學頗諳史事。而熟于實用之輿地學。最精日語。亦峇識

英文。運以明悟之資。佐以強識之力。故于新學。突過當代諸名流多矣。夙研法律政治之學。而憲法國際公法爲專長。他若格致學。農林學。土木學。水利學。地理歷史學。罔不通曉。議論偶及。則洋洋灑灑。敷述詳晰。有同專門。聞者亦不知其何由得此也。用力絕勤。雖居官亡命。未嘗一日不讀書。然讀書時間。從無人知。卽與其親稔之人。亦實未睹葉氏之手一卷。第聞自言。吾昨讀某書而已。故有多人疑其不學。及窺其博奧之不可測。則咸色然大詫矣。出入必以書數巨簾自隨。多新學家未識之秘本。若曩年數次之駁梁啓超。及議壇之駁章士釗劉崇佑。而令彼輩口塞心折者。則數簾中秘帙。與夫巨腦記憶之功也。秘密時代。曾私究兵法。故亦通軍事學。凡軍制軍器。以及一切戰術。往往誦言如流。具有心得焉。觀其軍政府內政方針草案一書。豐蔚精確。寧空言可託者。則其博學強記。可睹一斑。與彼詩酒風流之貴族系。詎得同日而語。卽以學問論。已軼冠羣倫。矧又不僅學問之事耶。又善相人術。談言微中。如占著蔡。如湯化龍者。葉氏早年斲其必橫死。然輒不應人請。故僻知者。抑近來新文化思想。輸入中國。一時社會上所稱志士者。恆以傳播新文化自許。顧此等新文化家。品類亦至不齊。如陳獨秀等。則不過以提倡白話文字。放蕩不羈。驚世駭俗爲能事。不惟今世布力沙域主義。未曾夢見。卽如最淺近之社會主義。亦未能言之成理。惟知利用青年學子羸薄之弱點。對外之熱情。藉毫無關係于新文化之外交問題。煽動風潮。以爲一己製造聲譽。又倡爲討父公妻之說。以迎合浮薄之少年。至其日常所發之言論。則巧滑圓活。不敢抗論時政。其私行則穢亂貪鄙。無異市井小人。內而重婚。外面狎妓。夷然不以爲恥。至如梁啓超張東蓀等。則緣失敗于政治活動。被斥于社會公論。憤而改途。默察世界前途。新

文化將瀰滿全球。而中國首受其影響。斯時當有社會革命之專。而對斯潮流。不妨爲之首倡。冀博未來革命元勳之地位。目前又得以挽回既去之名譽。灑一般無知青年浪許之虛名。故持論務趨新穎。行動務入時目。態度故作消極。于不負責任之程度內。沽名釣譽。矯僞百出。以售其技。外此者。則有民黨。民黨中人。有自命爲思想家言論家者。對此新文化之思潮。寧能失却良機。則亦盛倡其說。日與黨中好名之偉人。互相標榜。專發爲不負責任之空論。冀與梁啓超張東蓀等。不傷宗旨。博其同情。然此輩之新文化。亦第口頭而已。至究其素行。則適與主張背馳。上海某星期報常論之曰。某氏言解放婦女。而家畜美婢。吃花酒。拚和。講人道而坐手車。嘗資本家而衣錦繡。食樂肉。組織市價交易所。此真可爲民黨新文化家寫照者也。于是此等新文化家。以其文化干某軍總司令。某總司令卽自以提倡新文化爲己任。而此輩則于報紙歌頌曰。如某總司令者。蓋以軍閥而兼新文化大家者也。聞者多哂之。葉氏博學強識。于書無所不讀。寧有不識新文化爲何物者。其篋中新書。爲近日布力沙域主義之研究。且數十種。源源本本。富有心得。第葉氏爲實行家。以身作則。不尙空談。觀其從政之際。專以保障人權人道爲務。又疎財仗義。自奉儉薄。交際上無崖岸。無等差。家庭中無穢行。無陋習。基督教中。至目爲教外之信徒。則其于社會主義之素養。可以想見。與彼言行相遠之新文化大家。真有涇渭之別也。

卓識 葉氏有拔萃之資。軼類之材。其爲生平最著者二事。卽卓識及陰謀者是也。世人夥矣。咸矚然青眚。蹣跚冥道。爲狀至可憫。其稱當代偉人。殊才異能之徒。亦兩目如豆。光不及尺。但能賂高官。太權。多金。重兵。則粲然作鸚鵡笑。止矣。他無見矣。葉氏既不能爲當世偉人。又無高官大權多金重兵。

之可睹。用志不紛。心靈內明。故眼光如炬。洞燭萬彙。識踞其巔。見居其極。而尤善燭奸萌害。見義則赴之。見不祥則避之。是以澳門問題之風潮。則防微于他日國際之干涉我革命矣。（參照第二章）關梁叛徒之謬說。則爲余之政見繩以正誼矣。（參照第三章）知袁皇帝與日訂廿一條款。忌黨人掣肘。而以詭計餌黨人。誘之投誠。則直揭其陰謀。決斷袁必簽約。以儆覺迷惘矣。慮黨人之終被誘。則爲革命救亡論。以貫澈宗旨。加之警告矣。海珠會議。逆斷龍濟光之僞意獨立。包藏禍心。則翩然引去。得以免殺身之禍矣。知龍之聯岑陸。粵地終不容黨人。則舍而之滬矣。（均參照第五章）袁皇帝既登大寶。知人心猶豫。非急起直追。將前功盡覆。則主張孫中山兩次宣言。復振聲威。而國人始有所率從矣。北廷對德之宣戰。特爲日本傀儡。不利於我。則反對之矣。（均參照第六章）莫榮新以桂人郭椿森代表粵省和議。蓋視粵爲征服地。則聲言抗斥矣。（參照第八章）莫榮新密謀賣粵。其秘計陰謀。無人知者。則通電痛斥。以寒其胆矣。（參照第九章）桂人既逐。羣帥爲之爭功。則首倡維持軍府。歡迎國會。以貫澈護法之主張矣。（參照第十章）凡斯所舉。咸犖犖大端。按而可睹。舉世無能知。而葉氏則能知之。舉世無能言。而葉氏則能言之。舉世不敢爲。而葉氏則敢爲之。於羣盲晦闇萬口嗜噬狂風撼天暴雨撞地之際。乃獨能耀其長電。震其巨霆。以提撕警覺。發蒙振聵。其知識爲如何哉。然而當世芸芸。雖長電無能明其目。雖巨霆無能達其耳。沈晦酣嬉。轉嘗惡焉。則葉氏之雀雀震震者何爲也。乃不能移此有用之雙眸。闔成一線。以窺彼高官大權多金重兵。則安所用此目也。國人皆醉。乃欲獨醒。遠世不祥。異衆賈禍。拙哉葉氏。愚哉葉氏。

剛膽。夫有學者不必有識。有識者不必有勇。蓋全材之難。而葉氏實能具美兼能者也。葉氏姪哲如女子。少時有壁人之目。舉止蘊藉。力不縛雞。宜若委靡無少氣概矣。及行大專。選大難。處大變。則胆力之巨。可包厥身。意氣之勇。可匹夏育。鎮定堅決。凌厲無前。幾令觀張子房者。三歎其奇偉魁矣。覆轡往行。若謀暗殺袁皇帝之鄰巨禍而不少怯也。若圖德州兵工廠之窺身入虎穴也。若入粵追龍濟光獨立之蒙大禍而無動也。若佐孫中山砲營之役之無稍畏意也。若抗虎狼之莫榮新冒險收回司法權之從容措置也。若厲聲質問吳景濂於桂軍圍繞議場劍戟森然之際也。非有兼人之膽力。絕人之勇概。何以臻此。彼一般之貴族。一般之政客。聞爆竹而魂亡。睹鉛刀而神癡。視諸葉氏。果爲如何。然大官盛名多金重權之四物者。此輩實以膽膽之資格。攫取而長享久安之。今葉氏乃有膽且巨。不稱其貌。宜乎喪之四物。更落拓顛連也。

政術。葉氏于政術。不必跨過當世偉人。然一以真誠處之。正誼居之。故於司法則奮力以圖刷新。於內政則苦心以謀發展。於教育則甘謗以爭整理。在位之日固少。斯行事之績難多。然主持大體。專謀有益多數人民幸福之懷。則未嘗稍懈。一日居職。卽視力所至。盡瘁赴之。不僅爲此一日計。願往往功效未昭。而事權早奪。力不逮志。命也。時也。而遺愛在民。口碑猶載道。則粵人皆能言之矣。當世偉人則異夫是。但諸作官以得錢。時能爲民以治事。然斯所以爲偉人也。取較葉氏。孰爲優劣。孰爲智慮。聽讀者自以識力定之。蓋吾欲勉葉氏做偉人。則見責于吾心。欲勉偉人做葉氏。則斥于世人。吾不能下斷語矣。

陰謀 金錢可以敗德。亦可以行義。鎗力可以爲凶。亦可以殺賊。是在運用之方。判其善惡之道。故陰謀非美名也。能一舉而陷善類。亦能一舉而妄奸宄。視用諸如何以爲斷耳。且方今策士。縱橫掉闖。人咸專載陰謀以相尙。等於水火粟帛之不可須臾離。政黨尤奉爲靈魂。陰謀張則強以橫。陰謀細則辱以覆。其重且要夥且著如是也。吾何爲諱之。葉氏之識力與其陰謀。可爲二難。卓識之事實。亦既如上述矣。至若陰謀。則匪可空言。必證以行迹。願謀而號曰陰。則吾所知之寡。因分應爾。讀者不得責我以爲輻枯瘠也。然葉氏陰謀之能力。詣至何許。吾人誠無由逆測。窅就既往之事一論之。則癸丑歲之謀奪德州兵工廠。則丁巳歲之冒險收回司法及對付楊晉李根源。及反對改組軍府劇烈手段。則戊午歲之李耀漢倚信。及省議會選舉競爭。則己未歲之合併國會大計畫。及直皖戰爭中大計畫失敗。則庚申歲之運動滇軍獨立諸大端。或成或敗。國人多有知聞者。其運思之精縝。措手之堅定。處事之剛勇。直令聞者堵口結舌。爲之心折。固不得藉其成敗。律爲優絀也。且當道偉人之運用陰謀。特以濟其私心。用爲攫官奪權攫財之具耳。葉氏則策之以誅討國賊。以申張公理。以輔植本黨。初未嘗爲一人之私。己身之利。雖名爲陰秘。實則正大磊落。可質百世。而其驚天動地。大動殊績。尤推合併國會謀倒老徐之策。不假武力。不假流血。一舉即足以平南北之劇爭。副本黨之宗旨。震鑠當世。睥睨羣類。不世之功也。惜夫中道爲直皖一戰。遂剷除無復根株。天也。命也。

韜畧 葉氏文人也。未嘗得掌兵。每見長劍繁腰。白纓覆額者。則深羨之。當留學時。數請於公使。改肄士官。公使堅拒不許。且以目力不足。格于體試。乃廢然罷。往往引爲大恨。閒居輒撫髀喟曰。使我而

得爲軍人。則所造詣。且效力黨務者。渾寂寂如許耶。顧雖未繫劍復纓。而平素研習軍學甚力。因饒有
節畧。運機鈴于腹內。載兵甲于胸中。其偉然自命軍人。或且視之有愧色也。觀其序周應時戰時後方勤
務全書。雖同時亦有李烈鈞李根源唐繼堯爲之序。此數人皆號知兵。名藉當代。宜若其言之可貴。然皆
不如葉氏序之翔實。則其素養。從而可見。每蒐求中外兵法。遍加肄讀。案頭篋底。輒有海陸軍學數十
種。多世界名著。寶笈秘冊。常人罕識。又嘗爲孫中山作新革命方略。肌理精密。計畫遠到。卽深于軍
謀學者。猶不克辦。則其詣可賅也。蓋學問之道。奮力不驚名。實之所至。功卽隨之。然卒無人肯以軍
學相許葉氏者。則藐視其文士。顧以文士而微幸爲軍人者。實不乏先例。且匪果能宏積學識勝過葉氏
也。直以幸運。適遭其會。巧捷以居耳。乃傲然自許。睚眦暴橫。縱其力之所至。奪大位。逞私怨。專
制平民。壓迫魁碩。私連敵黨。賊虐柔梓。而無敢誰何。且面諛其功德。此葉氏之所以抱恨而太息也。
豈不悲哉。

雄辯 口如河懸。文如泉湧。沙石夾雜。汪洋浩汗。無積不摧。無堅不破。葉氏雄辯。殆出天授。每于
論辦之間。行文之際。倉卒卽成。一如夙構。信口出話。任筆爲文。神速無方。萬言倚馬。莊諧雜作。妙
理環生。雖間有文詞不甚修飾。而明暢犀利。能持大體。若操太阿。剗割唯意。與之過者。鮮不敗蹟。
雖李國珍劉崇佑林長民輩。以善辯鳴國中。而一與葉氏周旋。則其鋒立挫。噤嚙不復驚然。心悅誠服。
至空糜多金。以餽其跨黨。真榮新楊永泰至讀其代李耀漢數莫等罪惡之電檄。異然以驚。謂非葉氏無
此手筆。卽徐樹錚自負高絕。而一席接談。再三嘆賞。謂眼中僅見。斯葉氏雄辯之材。亦旣可知矣。其

在議院。風采尤爲衆仰。諳制憲建言錄。足想象當時衍衍議壇。萬掌齊鳴之概也。實則晚近偉人。專以電報政策。及新聞政策。爲鼓鑄其偉人資格之一法門。畢生偉業。瘁于紙上。蓋朝發一電。夕登一報。以抒其宏略。展厥大猷。不日而已周圓內外。人之奉電讀報者。則奔走相告曰。某偉人發表如是云云矣。乃從而欽敬之。贊成之。鼓舞鬪鬪。醜態百出。顧于此意見發見而後之行事如何。果曾一如所言否乎。果曾言與行相合否乎。固不敢一察之。亦不必一察之。而彼偉人者。其政策至于發電登報。爲事已畢。但坐待輿論人情之趨變而弋釣之。於是積日以力張其驟。而名譽日以隆。勢力日以聚。風采動全國。隱然足以操縱其間。而偉人之資格成。偉人之實際亦成。蓋天下覬覦名利之妙策。其逸而勿勞。輕而易舉。捷而卽著者。當讓此爲無等等咒也。故當世偉人。咸畢力拚命以赴之。葉氏雖才氣絕人。而拙于爲此。心之所至。則實其力以趨之。知無不爲。力無少怠。苟有利於國家。有裨於黨務。雖毀家舍身無所惜。而至于再三。往行具在。可徵驗也。有時亦馳電揭報。如偉人所爲。願偉人用口。葉氏用力。偉人以電報爲沽名之具。其論調皆巧滑。葉氏以電報爲實行之盾。其立言不惟不足以沽名。每緣是以避怨而賈禍。故葉氏之電。與偉人之電。有不可同日而語者。所異則若是矣。然實行一事。勢難周聞于衆。或且不見知于人。卽艱苦成功。乃泯然不鏽于衆口。曷若力張其詞。聳人耳目。雖效巨而播種速。省艱力而載盛名。兩者相衡。巧拙霄壤。且實行者。天下至勞苦至鈍拙之名詞也。夫以是勞苦鈍拙之故。葉氏乃冒然屢屢爲之。無所遜避。此其所爲不得與于偉人之列。聲光燦然。稿項黃馘。而未獲一知于國人也歟。

私德 葉氏私德頗謹飭。于南北名人中。殆不可多覩。敦行廉介。不取非分財。每出而任事。必在義務時期。及俸薪既定。則常爲利祿之輩。撻奪坐享矣。然葉氏素不以義務而懈其職。且久而益勵。盡瘁而無所營求。當列席衆議院時。袁皇帝使人以數萬金及秘書職相餽。則力斥之去。人或嘗其拙。怨不姑取。金以濟貧。葉氏憮然曰。假吾受金與職。則必忠所主。願吾何人。乃忠袁氏耶。設吾受金而復叛之。如宋鈍初輩。則有所未安。不屑爲也。吾縱貧困。亦男子。寧見金夫。卽進退失據。以至是哉。由是家以益困。輒典貸度日月。賃小屋。挈婦而居。衣食器用。寒素弗及中人之享。婦某氏。娶十餘歲。生子六七矣。明儻有幹才。能共甘苦。輒質釵珥。助葉氏謀大事。又嘗隻身冒險。奔走濟其急難。用是相愛益篤。內行嚴潔。家不置妾婢。嘗曰。天下債事者。無不由于女色。而在有官守有言責者。尤不可不慎。故平生未嘗縱情弊色。讀書而外。生無嗜好。(民黨中Y素喜以圍棋消遣。沉溺成風。每一局恒對奕。竟日眠食俱廢。葉氏常嘆曰。若是者。亡中國必此物乎。黨中傳爲口頭禪。每見葉氏在恒。相顧不自安。)固無博奕狗馬器玩之癖。卽烟酒亦不知何味。每役力所入。則罄以資所謀。或以濟人急。巨金脫手。慷慨無吝意。豪量熱腸。有古俠士風。孳孳以仗義救物爲念。初不自謀一身之享樂。與人相交。必開誠委信。披肝胆以相示。無稍飾詐。雖賦性少急。處事過于敏銳。然生平無疾言遽色。遇所部至有恩。于故吏門生尤篤。溫煦相親。如家人兄弟。休咎相與。患難不渝。故所部每當事變。則踴躍爭爲效死力。而莫有逡巡。平居則相倚依。無所泮渙。是非有謬巧而操控馭之術也。蓋誠誼相孚。信義之入于人心者深且摯焉耳。當葉氏被逮。輿警廳時。當道怒不測。方有性命慮。而爲之呼冤營脫。殷勤慰視者。日凡數百人。至于妻相隨。毗

者○亦盡獨前怨。力爲鳴枉。其入獄同處。日夕相守。不忍舍去者。至數十人。是豈有所利相驅以至者耶。夫亦可覩葉氏接物之懷矣。尤能汲引單寒。倍爲拭拂。己或失意。則營營慮相依者之不得所。爲謀餽口。如求己食。稍得金。輒分資之。必紓其人之急而後安。故素族之士。尤感戴之。復能虛心受盡言。其有不如己而偶有微技者。必從而訪之。故所學以日積。人或有所諍。雖面折亦順受。以改過而無忤。至若相語以匪義。則勃然如避蛇蝎。深惡以痛絕之矣。其尤不可及者。則度量寬宏。能忘仇怨。不以陰計尋仇報復。而一生大節。則忠事黨魁。勤勞黨務。艱危險阻。百挫不變。有疾風勁草之概焉。總之。當斯五毒百怪駢羅錯雜之世。但無大過巨謬。已足稱賢者。而葉氏私行。乃若是其完美。則風毛景星之選也。舉其纖瑣。累牘難竟。茲惟列尤著者數端云爾。夫今之偉人志士。震盪宇內。鏡仰于萬流矣。其異乎葉氏者。則窳密百金。先謀易婦。粉黛充于下列。綺羅酬于女閭。甚或姦合淫戮。穢德滋彰。如藉學姦佔女子職業。學生陳桂英等二人爲妾之黃某。及藉其兄勢力。霸姦民妾黃十六家之陳某。皆此類也。一也。吸萬姓之膏血。充一己之嗜慾。貨利聲色。肆意爲樂。其或附會風雅。冒充名士者流。則盈殿器玩于筓。積僞書畫于案。悍然自喜。笑柄百作。二也。自奉如侯王。視人如草芥。刻薄寡恩。狙詐萬態。反覆譁張。苟大利而可圖。雖黨魁無妨賣。三也。皆偉人志士之德也。而葉氏一反其德而行之。嗟夫。此偉人志士之爲偉人志士也。此葉氏之爲葉氏也。

招尤 葉氏之見惡被毒于同黨也。亦已甚矣。而其招尤也。其大幸也。蓋彼輩恥獨爲小人。因尤葉氏。葉氏復致行守道。力趣君子之途。遂無由得免。然葉氏恂恂藹善。初不與人相隕。特每臨公事。剛正無

所忌諱。○勇抗無所遜讓。以故賈怨日深耳。○葉氏亦自言。生平未得罪于人物。而彼輩乃痛恨切齒。且屢欲拚我入于死地者。○不知咎何從也。要之。葉氏正色從公。不畏強禦。直言無隱。手腕復堅勁敏銳。荷操政權。勢于彼輩大不利。而尤忌其處某偉人幕中。○以是必合力嚴斥之。○踟躕揉挫。使無生氣。以終身不振。○則彼等乃可包圍黨魁。植營黨私矣。○結其原因。頗見複雜。而不外此端。亦既於被逮一節。評論其故。而推厥遠因。則于星坡嘉發刊革命救亡論。揭袁皇帝賣國簽約之謀。○而明其詐。○識力高出於人。不幸而言中。人深惡其踰已。○是以得聞則匯衆因而一洩其憤焉。且葉氏耳目絕廣。記憶絕強。諸偉人一生黑幕。○無論巨細。咸能詳察靡遺。所知既夥。在在足以洩彼秘密。故銜之益切。○雖葉氏故未嘗一揭其穢史。○亦未嘗用爲把持。○願夜行者自信不爲盜。而不能止犬無吠。故平日已欲一逞怨恨。○特以窺伺無間。末由下石。至是則加以莫須有而成其罪。○聚羣力以狙擊焉。○幾索葉氏之生命。○怨毒亦已酷哉。○然葉氏平昔。○攻其敵黨爲最力。○而彈議同黨不肯者則極恕。○乃見逮之故。○不出于狠毒之政系。○不出于野蠻之桂系。○不出于險詐強暴之交系直系。○蓋彼黨亦知其無辜。○難以羅織。○且畏公議也。○乃一旦竟橫捕以置之獄。○誣以游移之罪狀。○足斲其元而有餘者。○即起于生死患難相扶相持之肘腋。○外侮勿禦。○專事鬪牆。○寧非可異哉。○夫賈生洛陽少年。○陳政事之疏。○致忠愛之惻。○而灌絳之徒害之。○果賈生有罪耶。○伊古瑰意琦行。○擲齒佩芷。○而必賦伏軾轢。○蕭艾披猖。○有同慨矣夫。○抑定例也。

第十二章 與南北人物之比較

吾述葉氏亦已備矣。○凡著于外。○蘊于內。○行事立言。○是非功過。○世人知或不知。○毋論纒鉅。○既網羅列

舉。以告讀者。用力亦勤已。吾于葉氏。初無恩怨。于南北人物。亦無愛憎。第公理所在。據實直書。不爲魏收之以知遇而作佳傳。不爲魏泰之以私恨而著穢詞。天理難誣。人心未死。爲是爲白。爲賢爲不肖。固未能以一己曲徇之筆。盡蔽天下人目也。故欲罪葉氏者。吾書可徵而定也。欲頌葉氏者。吾書亦可徵而據也。見仁見智。是在讀者。而葉氏於國中政潮。雖所占地位。未臻重要。願其行事與南北諸偉人有關連者。至密切且夥。若網之綱。若裘之領。故推爲吾叢書之楔子。以順次序。以竟委源。俾異日讀吾書者。得迎刃以解。匪有他故也。夫葉氏言行。旣備述如許。當可循是以想象其爲人。亦不得不推爲當代有數人物之一。願較諸方今萬流景企羣意震動之南北偉人。其優劣。其賢否。其才不才。相去相似者。果若何。是誠疑義。且亦讀者所亟願瞭然而明之者。今復勿辭瑣瑣。畧掇取南北有名人物。爲國內所稱道者若而人。一一相較。俾讀者得比量而定葉氏之品格。各從所見。下其評議。湍舉大端。弗及微末。

與徐樹錚之比較。徐武人而通文學。葉氏文人而諳軍事。徐能孤行己志。葉氏能一意力趨所事。無復意縮。徐高掌遠蹠。知大局之趨變。葉氏識力宏遠。洞囑國家轉移之形勢。徐頗能爲國幹事。如設正志學校。開張庫馬路。收復外蒙諸端。葉氏亦殫摠忠誠。拱衛政府。力謀發展。歷著成績。徐信以見疑。常不得于段合肥。葉氏忠而蒙諸端。受疏間于孫中山。徐以手段酷辣而招尤。葉氏以行事剛猛而叢詬。徐實未嘗有賣國之跡。其西北軍確無一日入廁其中。又實未嘗簽署軍事協約。願深被不韙之目。爲全國唾罵。葉氏實未嘗叛黨。未嘗叛法。勁志亮節。始終不墜。而竟蒙降北之冤。爲同黨藉詞而攻擊。斯二人

蓋至相肖也。故能一見如故。又至相得。夫天下英雄。惟操與使君。苟非氣質之相孚。曷能互相期許之深且切也。

與朱執信之比較。葉氏聰穎與朱類。而文學則不及。然充朱器量之所至。不過幕府幹才已耳。不足成偉器也。而葉氏則鵬鳥搏霄。奮翅圖南。不復能以道里相限。其若私德之醇。膽力之巨。韜畧之富。行事之勇。或足相似。至于識力之博。政術之優。辯論之雄。陰謀之偉。器量之宏。接物之恕。要非朱所能幾及也。蓋葉氏之才橫。朱之才縱。葉氏之才規。朱氏之才矩。

與孫洪伊之比較。孫爲純粹之政客。專以政治捭闔爲思想。葉氏雖亦政客。然高揭革黨徽幟以行事。其不同者一。孫主聯直。葉氏主聯段。其不同者二。孫尙空談。張皇爲計。葉氏尙實行。不求聞達。其不同者三。孫大蓄野心。窺伺時機。葉氏惟忠黨事。不懷別志。其不同者四。孫短於實學。葉氏博學而能精。指陳咸當。其不同者五。孫運佳故得志。葉氏命蹇故失意。其不同者六。若夫孫之計畫偉碩。多政治主張。氣度雍容。辨詞俊妙。輕財赴義。延攬人才。則又與葉氏相同者。

與胡漢民之比較。胡之慧業學術。皆高于葉氏。而其膽識謀畧。與夫實行。又實遜之。至若專尙空談。乏責任心。則更相懸絕也。雖胡之私德尙佳。無敗檢墮行。然刻薄寡恩。偏僻固執。且行事偏于感情。論人惟以愛憎爲斷。不惟胡一已然。其徒黨亦相率效尤。此尤異乎葉氏者。

與陳炯明之比較。陳炯明者。吾素昧其人。難遽爲斷語。然聞諸識者之言曰。陳以粵法校速成生。充諮議局議員。辛亥之役。爲民軍統領。因緣時會。驟膺都督。而論其才畧。本無特長。惟野心霸氣自用。

三者。足爲其一生之定評。第其人爲實行家。此差可與葉氏相較。而謂之同。然葉氏則遠不及陳之幸運。一以騰蹕霄漢。一以困躓泥途。〔陳當丁巳之秋嘗受粵省長朱慶瀾委爲衛隊長嗣爲陳炳焜褫職解散所部且誣以在惠州謀叛胡漢民汪精衛輩力爲綏頰迨莫榮新就職胡汪復爲運動卒委以粵軍司令率兵廿營援閩〕且陳嘗以堂堂都督。民國偉人。一旦紆尊降爲朱慶瀾之衛隊長。能與時屈申。以卒權勢。有古國士胯下之風。緇志辱身。以期一逞。此尤葉氏之強倔性成。徑徑自好者。所不敢企望青項也矣。或謂陳一生爲人。酷肖靳雲鵬。惟然。則靳雲鵬勢力之下。庸有小徐立足地乎。

與徐謙之比較。徐實一官僚而兼牧師之資材而已。雖幸被司法家之目。而名之不副實遠甚也。條理清亂。宗巨顛倒。既無政府。益乏膽畧。觀其前歲任司法部長時。無事不仰承岑莫。瑟縮畏惠。毫無建樹。以視葉氏當時冒險奪司法權于莫氏之手。生氣虎虎。爲何如者。又嘗爲大元帥府秘書長。當聞孫中山將有愾懲之舉。則駭而垂逃。匿上海者可二次。較諸葉氏。寧有是怯懦萎靡哉。二人者。殆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至其去春主益世報筆政時。擁護周自齊靳雲鵬。以宗教關係。迷信吳佩孚。此次重赴粵護法。而猶逼發傳單。歌頌莫氏。無所弗至。此則尤足徵其宗旨之乖謬。見識之卑下矣。

與谷鍾秀張耀曾之比較。谷張于民國元二年間。以政壇善辯之健者。噪譽一時。葉氏亦于議院中以飛將見推。然谷張之制勝。徒以其發言能模稜。得折衷妙用之特色。而葉氏則必以實學卓見。折服其曹焉。

與吳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輔成之比較。吳之爲人。剛愎自用。愚而詐僞。林王褚則一邱之貉。互相模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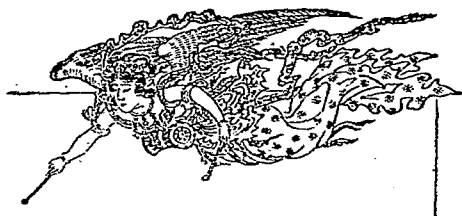
務爲鄉愿之狀。若其無學無識。譎而寡斷。則一也。三人者。王昉狡。林楮則詭效之。遂成一氣。葉氏實無一事可與此四人相較。顧所成不及若輩之故則有三。一四人皆專學模稜。表面無所可否。頗爲騎牆派所處望。因得鞏固其地位。二四人者皆矯爲老成。以欺同儕。受愚者不乏其人。三四人者皆最善趨吉避凶。巧于迎承。不走極端。永不敢問罪于當世要人。而地位得以保。凡此三端。葉氏皆反之。故若輩勢利。而葉氏失敗。

結論

讀右所述。當知葉氏與南北偉人之比較。如觀嶽廟壁畫。高下自定。要而言之。葉氏蓋能長諸人之所長。短諸人之所短。而尤與徐樹錚爲酷肖。材畧。手腕。行事。際遇。無不相同。而構譏蒙謗。益有同病。宜其傾蓋論交。把臂相友。志同道合。投分逾恆。一南一北。雖分途揚轡。譬之江河並行。或顯或伏。或萬里九曲。或廣輿直貫。所以朝宗于海。爲狀則符。伯仲之際。吾何間然。天地有才。必產其偶。至斯二人者。殆當世之瑜亮。爲皖系民黨之異材怪傑耶。何相類之若是也。方今小徐葉氏。并以遭人播擿。鑿斷離伏。葉氏且息影家術。閉戶食貧。雖蛟龍終非池中之物。然以現勢言。小徐名位權勢。遠出葉氏上。他日雄飛復振。翱翔南北者。或可先于葉氏。以搏扶搖而絕雲霓。然吾人逆測葉氏異時奮迅之象。決不謫於小徐。使小徐而可得志。則葉氏將來詎竟一蹶而不復振。蓋葉氏之於民黨。直小徐之於段系耳。且平昔之服務於黨於國也。行事勇銳。手術敏捷。知無弗趨。趨無少滯。視彼深居高拱。厚自奉養。身膺家國大計。則徘徊觀望。貽誤大局。卒乃藉口于臨事戒慎。自文其蔥縮之劣性之

流。固不得同日而語。蓋葉氏膽力既偉。眼光更卓絕。復佐以剛勁之意氣。駕以沈鷲之陰謀。運以酷烈之手段。于是每當一事。舉一策。輒如十萬橫劍。絕地而礮。銳勢無可相抗。以故黨中猛勇精進之儔。○(非暴烈系)驟然推之。受其號令。成績既偉壯。而羣意胥屬。則許爲急進派之首領。誰曰不宜。蓋偉人諸公。近日壘壘豐腴。風塵厭倦。豪氣盡銷。雄心都泯。養尊處優。侈驕盈泰矣。誦龔定菴烈士暮年宜學道。才人老去例逃禪之句。正足爲諸公寫照也。故投袂而興。當仁不讓。雖欲不推葉氏。更無從覓得其人而歸屬之耳。且葉氏不僅策其馬首于急進派也。觀其生平。抒其卓識。運其辣手。策其陰謀。逞其剛膽。列其偉績。若謀刺彈變袁皇帝。暗殺徐老虎。歷次運動粵滇黔桂諸軍討袁。脅迫龍濟光獨立。揭破袁皇帝賣國誘黨陰謀。主張孫中山兩次宣言。戰勝譚境諸健將。反對對德宣戰。冒險收回司法。整理內政。參與砲懲之役。反對改組軍府案。對付楊李。反對岑軍府。合併國會計畫。謀倒徐老妖。與交通系宣戰。運動海軍遂莫榮新。組織護法軍。凡斯轟烈舉動。功力殊絕。○豈非掀風翻浪之奇才。寧非生龍活虎之豪傑。南北偉人。能與比類者。果得幾何。民黨偉人。能與比類者。更果得幾何。讀者但縱觀以逼求之。比較之。自能徵證事實而得焉。何俟吾之贊嘆稱頌也。嗚呼。民黨之漂搖摧敗。亦已劇矣。家有千里驥。棄而不珍。且蹄之踢之。必使不能騰蹕。長城自壞。修戈自折。毀黃鐘而鳴瓦缶。含寶尊而負康瓠。欲求力之不日屏。勢之不日蹙。詎可得哉。夫吾撫綴數萬言以述葉氏。斯旣畢其詞已。乃括綜其要。爲之斷評。以三語定葉氏曰。葉氏者。民黨之徐樹錚也。急進派之領袖也。卓絕當世之怪傑也。

上卷終



佚事拾遺

葉氏家素貧。父歿之日。所遺僅舊書若干巨簾。尋常八石打本若干束。故迄今猶無片瓦寸椽之產。所至惟賃小屋數楹。購家具數事。稍足棲止而已。其家庭組織。務趨簡質。儉約自奉。向不甚信仰宗教。願考其內行。卽篤守宗教者。亦未多及。生平絕惡多妻。朋輩有重婚者。交誼雖摯。亦漸疏遠之。卽在執長。亦無忽詞。且弗善納妾。民國元年。聞胡瑛在京一日而娶雙妻。袁世凱爲之主婚。卽憤然通電痛責之。胡固民黨領袖。黨人多怨葉氏。以爲過。葉氏曰。人于夫婦間。猶能妄分其愛情以他屬。則澆薄可賂。而謂其于國家社會。有不昧厥良心者耶。而胡他日卒爲帝制禍首。則葉氏之衍衍。不爲無因矣。然葉氏固非如道學家之拘墟迂腐也。對于男女之情欲。亦殊達觀。嘗曰。男女之界限愈嚴。則色慾之亢奮益烈。而結果反足以敗法亂紀。毀身體而弱種族。蓋天下事理。闕之愈固。斯慕之愈甘且切。而無所不可爲。反之。則人皆習爲故常。司空見慣。而傾向之念以殺。卽蕩檢臨闕者鮮矣。此固必然之勢也。故宜就其可開放者而公諸社會。以示人此中實不過爾爾。并無至甘且切之可慕。且男女生理上之差異及其關係。本由天賦。似皆無秘密之必要。若古老相承男女之大防。以當今新時代之觀察。而加之批評。于生理上有可認爲正當之理由而外。其餘皆秘密主義之結習耳。故于迺者男女同校之現象。亦嘗爲公平之論調。觀其致某君書之言曰。「夫在十三歲以下之幼年男女。及在大學以上年齡之男女。皆可以同校。此東西諸文明國行之數十年而無弊者。至若中等學校之男女生。年在十四以上二十五以下之階級者。萬不能同校。蓋非特理性之不可。實由于生理之不可也。以此期內之男女。基于其生理上之春機發動。

血氣未定。其間實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苟一放任諸自然。則身體之戕伐過早。勢必窒毀其成長發育之生力。而體格必趨於孱弱。不及十年。國人將成矮種。不觀于日本民族體格之短小乎。固由人種之關係。然媾合太早。斷喪太速。蓋一絕大之原因也。且雖妓多未及年而應客。故其身體。皆絕纖弱。發育不能完全。亦一例證。至於淫亂之結果。而病毒之流傳。將不止于娼妓。轉而熾于莘莘青年之間。其禍害尤不可勝道。故主張中學男女同校者。其罪不止于傷化敗俗。而必馴至亡國滅種。矧語國教育界。顧慮至今而不敢決然行之。乃我則橫悍以肆而絕無所忌。學界前途。可爲痛哭。」洵爲至言。又嘗語人云。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吾固不爲魯男子一流。然輒以節制爲意。蓋情欲之爲物。縱則益恣。恣則益無以滿足其所望。而流蕩亡返。勢無不至。豈惟喪德。更以喪身。吾故以克己二字制吾心。以寡欲二字養吾躬也。聞者亦許其能實踐。不若僞道學家之詞嚴而行僻也。

葉氏世爲長者。秉賦仁厚之遺性。大異夫刑名法家之裔。故宅心極恕。遇事極慈。其從政也。仁人愛德之道。靡弗懇肫相尙。尤念故舊而親其同志。嘗任軍政府內政次長時。有大元帥府參軍陸軍少將席正銘者。以僞造大元帥委任狀招軍欵財之嫌疑被逮。同時更有府副官彭某內政部長徐某等。亦以賤售府公債券案。發覺就囚。孫中山于是令以軍法審判。初委葉氏爲審判長。嗣以參軍二人。嗣某參軍欲營救席彭徐等。而慮葉氏執法不阿。以爲席輩且無幸。因譖于中山。謀易之。詎中山反委朱執信代之。而仍以葉氏及其秘書爲之副。某參軍之聞任朱執信也。大驚曰。吾殺席輩矣。葉某雖不徇私。難以干請。猶可冀其素行之仁恕。而屬望于得免。今朱某夙多殺人。號爲辣手。一旦治獄。何有徼幸。何有徼幸。吾殺席

蓋矣。席彭徐等得訊。則慄慄亡魂魄。相顧痛哭曰。必死矣。于是朱則中夜坐堂皇。盛儀衛。嚴考諸犯。百端威喝。列陳刑具。重加錐鑄。鍛鍊羅織。期必成獄。席等不復能堪。慘然曰。吾儕乃失生道以趣死途。今日固宜若是。某參軍實殺我。服矣。座上命我如何款詞者。咸承任無復他言矣。乃署名。印掌模。具獄。葉氏旁坐。掩面不忍視。于是朱則援筆判。不分首從輕重。皆死無赦。葉氏竭力奮爭。必不可。乃押候請令宣判。行刑有日矣。會朱以事奉中山命東渡日本。瀕行。堅以執行事屬葉氏。母稍移成案。語至再三。葉氏則漫應之。俟其既行。因從容言于中山曰。席等數人。固當其罪。然若輩皆黨人也。輒于九死一生之餘。得苟存其性命。今乃不死于敵。而反死於本黨之刑。心實哀之。且敵方百計以間我。寧同根相煎。自削黨力而快敵意耶。且此數輩者。咸奉職軍府。一旦昭其罪狀。卽不爲黨計。毋亦貽府譽以羞也。中山省然曰。諾哉。葉氏則急袖出所豫擬免罪判書。請世諾。卽日釋盡席彭徐囚。席等泣曰。我公生死人肉白骨。微公恩德。則今日之事。刑尸已寒。且吾儕滋悔不早得就公對簿。乃幾爲枉死之鬼。且蒙嚮夜之苦也。迨朱返。聞囚竟釋。則盛怒。厲聲訶詰葉氏曰。若得毋賄縱耶。我昔日之戒云何也。葉氏則出大元帥署狀示之。笑而不較。朱憤絕。

葉氏爲人。匪阿好而譽之。而其才實可貴。抑立身行事。尤有足以感人者在焉。清末。浙耆紳湯壽潛爲爭浙路事。力抗袁世凱及汪大燮輩。風采勁當世。負海內外重望。嗣爲謀造粵杭鐵路。之粵。求粵諮議局贊助。因得遇葉氏。時年甫弱冠。則與湯抵掌論築路計畫。湯大驚。奇詫以爲天才。所至必招以偕行。屬爲草東南鐵路大計畫書。暨別。贈詩數十韻爲紀念。有「邂逅有葉子。人海眼忽青。孤露能自立。

志節何經經」之句○（詩見湯氏遺集中）民國二年。葉氏當選國會議員。北上之際○其學生千餘人。于廣州之東園○開送別會。多貽以詩文。至盈一巨篋焉○此者被逮既釋。其友某君。亦贈長歌○叙次頗足括舉葉氏之生平。及其近狀。而成信史。是則斯人之丰采。宜悠然可景念也。某君之詩。載諸報章。寫之如次。〔矯矯孤生松○荒荒獨秀菊。一朝風雨摧。憔悴在山谷。憶君當妙齡。英爽邁流俗。遠遊涉三島。書律兩研讀。時方朝政墜。大厦危一木。旣懼清中原。著鞭紛逐鹿。投身籍釣黨。門戶洛與蜀。入幽各主奴。伐異奮筆扑。禹鼎羣姦鑄。蟠犀百怪燭。筆舌鋒飛鉞。當者立挫衄。豈惟仇奪魄。所交亦墮目。叢怨之所積。隱禍此焉伏。口舌古招尤。我懷蘇玉局。片語忤權貴。烏臺便成獄。蘭以芳自煎。此語宜三復。世途况險巇。躁進每摧殺。外仇舉無笑。前士呼甚稠。懷寶輕一投。終悔屢朋足。內憂非樹拔。倖位亦傾覆。越沙工射影。蠶蠶暗整毒。跣步危機隨。人百慮冥贖。抽身幸及早。毋爲羸羊觸。閨戶堪著書。市塵不厭濁。心清境自幽。豈必宅林麓。且復理舊業。筆耕事案牘。排難作魯連。人語或我述。乾儼期無愆。紛爭息鷄鴛。卽此亦生涯。何事走華屋。隱居得遲夷。城市自濠濮。君抱松菊姿。秋冬紫黃綠。凌寒有傲骨。肯門百卉覆。三徑雖荒蕪。聊以寄遐躅。屈轅終須伸。失馬非不福。世無真是非。那能較榮辱。〕其詞良能得葉氏真際。非時俗酬酢溢美之爲也。

跋尾

吾既聯綴事迹。盡所知聞。經緯排比。而成此十二章之書。其于葉氏之身世。之出處。之際遇。之成敗。與已往之事迹。未來之地位。物論之月旦。暨夫當世名人之比較。亦既洪纖畢具。羅網靡遺矣。而吾書于去歲之杪。始付校印。時月不居。忽已春暮。其間葉氏自出粵警謁所。復其自由以來。沈痼不復有所傳聞於外。寧一蹶以不復自振。如昔者洪更生先生之晚節歟。抑遵時韜光。伏影養晦。將留有用之身。期報効國黨于他日。不復踐危機而近凶鋒也。邦無道。危行以遜言。亦君子痛心疾首之秋也。故葉氏之隱匿而無聞。實于吾書無言之可述。然而葉氏固振奇瑰偉鼻傑之士也。治世則能爲良臣。亂世亦足爲奸雄。充其材力。衡于世變。固能造廟禍而有餘。特視諸外境之環象。以斷其趨途之方針耳。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斯人果出。亦如蒼生何。當今軍府重開。元首選舉。南分北裂之世。政象之良窳。政潮之洶伏。身雖在野。詎得無關。况南方時局之醞釀。寧出于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也。甚遠而漸。固無不在。而弗與葉氏之出處有所關聯。吾實愛好而不能裁割。用是綜合摭拾彼南政府數月以還之顯象。著于篇。以當吾書之結束。儻亦不繆于編纂之本旨。且或爲讀者諸君子所未厭聞云爾。

粵省自孫中山偕伍廷芳唐紹儀等回歸。而重建軍府。當其抵廣州之初。以有人主張廢去國會。于是牽連軍府本身存亡之問題。久久未決。中山乃倡爲革命行動不再護法之說。伍唐不甚贊之。而某當道又主粵人治粵爲模範省說。隱然將以廣東爲其獨舞臺。而企與湘贛各方。聯省自治。一時發言盈庭。紛紜聒午。卒乃決議先行維持軍府現狀。再規改組。則更發布宣言。以告國人。其宣言專注重于建設方面。而

得不提及國會一詞。蓋斯時國會之存或廢。誠無人能測及當局者之意思云何也。旋發布自去年三月二十九日以後至十二月一日以前之軍政府命令及其行動全然無效之命令。以推翻岑陸時代一切之措施。所以利便于今後之行政計畫。而截絕其膠葛。此粵當局者之用心。是亦一道也。雖然。此項推翻岑陸軍府之明令。其時期計算。乃以三月二十九日伍廷芳之去粵爲始。說者謂此實近于對人問題。似竟以當日之軍府。屬于伍者。且似以伍一身之去就。斷爲順逆之辨別者。夫軍府。固無以人存人亡爲政舉政息之標準之理。矧果以人爲準。則中山嚮者之辭總裁。撤代表。拒連署。固均在伍之去粵。約先年載。何以不以當時爲否認之始期耶。寧認中山當時之行動。爲毫無意識毫無價值者耶。夫中山之辭職撤代表拒連署。固均先諸伍之去也。彼軍府之行動。久已以六總裁爲足法定數。而不復補選。苟就嚴格法律而論。果以伍之去日。爲否認之起點。則今日之軍政府。雖巍然重建。似與中山絕無關繫。是則因日期計算之標準。而致中山總裁之地位。發生問題。誠不難竟陷中山于假稱官長之名義。此民黨識者及國會諸公。所負爲隱憂。而鯁鯁過慮者。幸而社會嚴格法治之觀念。尙不甚發達。故卒亦安然渡過。然其勢亦危矣。準此而論。是則中山往者之主張不再護法而實行革命。良非無故也。

軍府已重建。則部長部員諸職。紛紜任命。踰踰濟濟。冠蓋相慶。當是之時。胡漢民實最喜任事。日以個人資格。列席政務會議。抗言炎炎。多所主張。于是因其推薦。則任命馬君武爲秘書廳長。徐謙爲司法部長。呂志伊爲司法次長。程潛爲陸軍次長。廖仲凱則以廣東財政廳長兼軍政府財政次長。（以地方下級官而兼中央上級官亦他日官制史中之奇談怪劇也）夾袋人材。悉登九席。號華要。居權貴。羣然稱

盛觀焉。或有語吾曰。之數公者。若馬君武則桂系之健將也。若呂志伊則李根源之爪牙也。若徐謙則曲事岑春煊之總裁代表也。若程潛則通電大罵孫大元帥之領銜人也。胡寧不省其成績。而皆舉任重職。畀復掌樞要。何爲也。則將應之曰。唯唯。否否。惟然。肯所以表示民黨用人之不分畛域。雖政桂毒孽。猶多方難致。咸俾依肘腋。居肺腑。此豈吾儕小人。所得妄測高深于萬一者哉。子毋喋喋取憎也。又同時以胡之主張。而直隸人孫洪伊張繼。乃聯翩入粵。此二人者。一則久居滬上。爲李純吳佩孚作參謀。大逞唇舌。痛詈段黨者。一則自命日本通。而屢爲岑三製造日本輿論。又最崇拜吳佩孚者。而皆爲直隸派老將。極與連年孫中山聯段之主張。根本相刺謬。抑與粵局今日之因聯段所得。而粵軍乃獲返粵之成績。亦毫無關涉。顧其所以奔走于廣州。大肆其活動之故。則徒以與胡有臭味相投之雅。聞胡得志。始投袂南征。以規一日之利焉。聞孫張之既至粵也。咸向中山宣誓。印指模。表示服從命令。不敢有貳之誠。而復大倡吳佩孚將加入西南護法之說。則政客之活動法門。實如大秦幻民之跳丸。變化千萬影而無窮盡。至令人眼生擱。嘆觀止矣。凡爲政客。胥若是。且日出而益工。匪特孫張二人爾也。

徐紹楨者。年來爲聯段事。奔走于海上。去年春。又躬詣香港。謀起兵倒桂。適者中山返粵。徐意相隨南下。乃以困于旅費。不果。徘徊滬濱。且二月。卒由粵富商陳劉數人。各助百金。始克成行。既歸。則阻不見重于當道。且多以微詞相加。因鬱鬱不得志。或曰。徐實粵軍官之最資深者。而爲物望所歸。屬。輒推擬之爲未來之省長焉。然則其遭人白眼。而加之微詞也。固宜。

聞某要人既返粵數日。卽派其親信數人。鄧某赴滬。聯絡陳光遠。致詞其舉。且認宗親。陳亦遣其秘書

長夏某。入粵答禮。互約各守疆圉。毋相侵凌。且爲迭電徐世昌靳雲鵬。疏通意思。又要求粵邊向隸李烈鈞之贛軍。宜易其統帥。藉安邊境而明信約。且微示鄧某即可勝任意。于是立以鄧爲贛軍總指揮。以示踐諾。李之部將。多不服。顧乃無如何。蓋李方遠格于湘西。鞭長莫及。故呼籲亦無門也。聞斯奪帥之策。亦安定某君主之最力云。初。某要人者。自民國以來。以際會之幸運。忽掌大權。領重兵。其時頗黨黨人。元二之交。國民黨極力擴充黨務。而某要人嚴約所部。皆不許隸民黨籍。民黨部亦不敢相招徠。迨癸丑之失敗。亡命之南洋。維時中山于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主急進討袁。而某要人則力主緩進。且于南洋組織團體。名曰水利公司。又加入歐事研究會以抵抗之。嗣中日交涉興。則與林虎等謀返國。投誠中央。停止革命。一致對外。中山數遣使與爭辨甚劇。若許崇智及葉氏等。皆中山所命赴南洋。宣傳黨義者。因屢勸其入黨。而某要人乃斥拒益烈。會汪精衛由法至南洋。將以調人自任。而某要人則格止之。不令赴東。更與黃伯羣黃三德鄒某輩。連名宣言。以致公堂名義。力反對中山也。厥後袁帝告殞。則束裝入都。將有所規。而是時華僑在京選舉參議員。民黨指定馮自由黃伯耀候補。于是某要人則利用加拿大政公堂。攻中山。而使徐傳霖爲之運動競爭。冀得一席以自娛。卒不敵馮黃。鞅缺出閩門。南粵返。而有所企圖于陳炳琨。事又不諧。無聊而至滬。始向中山獻以粵省爲護法根據之策。由是乃稍與中山接近。然卒未入黨也。此次粵軍之得返粵。所獲于中山之援助者絕重大。而中山亦極意網羅其人。藉壯聲威。遂力勸其入黨。某要人既弗獲已而無以爲却。乃甫加盟。然黨例。凡加盟。必鈐一指模。嚴守無變。而某要獨不願。中山卒爲例外之通融而聽免之。此爲從來所未睹。蓋亦待遇驕子之異數也。

既入黨○中山卽日委以黨中之某長而寵之○

旅粵滇軍既被圍追繳械而解散○唐繼堯知其事○輒爲不擇○頗以中山爲不肯維持○故對於軍府之復興○往往不表露其意思○顧粵當局者○則以爲唐卽不加入○實無足爲重輕○因決意置諸度外○俄而唐見迫于顧品珍○反赴粵就總裁職○故亦不成問題○然顧之任滇軍總司令○亦不甚擁護軍府○大倡閉關自治主義○聞滇系軍人○亦多以旅粵滇軍橫遭擊散爲口實○離間于顧之左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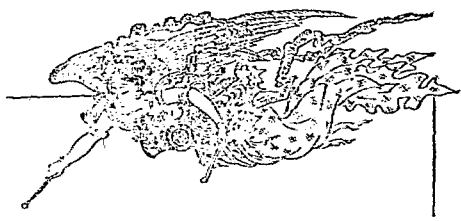
軍府已再組○于是似不可無國會○遂電召國會南下○褚輔成率先偕議員赴粵○既至○中山主開國會非常會議○而褚主仍舊開正式國會之兩院聯合會○蓋中山欲達其以非常國會舉出大總統之夙定方針○褚則欲維持國會從來之系統也○然卒爲褚說占勝○乃先開兩院聯合會○首提議審查附逆議員問題○終以附逆者之數過夥○且頗有不能公允○蓋有附逆著名之徒○而于當局反占重要優越地位者○遂瞻徇而不敢果議○而國會中乃意見橫生矣○實則審查附逆之舉○特恐有奸謀混迹○而爲選舉總統之梗耳○亦既擇尤去之○毋亦可止則止○無取乎察察也○同時國民黨提出總統問題○屢開密議○連署贊成者○凡餘二百人○選舉有日矣○而某有力者忽出而反對○謂爲時機未至○毋庸躁妄○于是軍界則牽然和之○以相響應○而國會議員○既迭受恐嚇○飽蒙威脅○遂相與竄伏○不敢出席以取禍○乃不果選舉○嗣中山又與某有力者約○猶豫兩月○因開淺不復言○當事亟時○謠詠繁興○人情惶凌○而報章又連載北方徐老妖深慮南方有總統出現○亟召梁士詒而謀之○梁力任制止○于是信使乃絡繹相望○謠言益熾○一月百端○而卒幸得無他故○亦大局之洪福耳○

光陰駒隙。倏已二月。則選舉總統之聲浪又大起。此際某有力者亦無能復主展期。遂于四月七日。由兩院聯合會變爲國會非常會議。卽省岑審查。以立刻三讀程序。通過政府組織大綱。卽日以記名投票。于是孫文以二百十八票。對四票之大多數。當選爲大總統。當時雖有一部分之議員。反對選舉。而卒無能少變多數議員之意向焉。誠以中山于此際爲物望所趨。固有非此莫屬之勢矣。葉氏之于總統選舉也。持極端贊成主義。嘗以爲有二理由。一對國際間。苟無正式政府。則不能責請各國之援助北方僞政府。二正式政府。苟不成立。則傾向之各省。（如長江某某等省）無所依附。勢必聯省自治。而成第三之政府。且數年來之護法政府。實爲反抗否認北方僞政府而建設。彼旣爲僞。我則正矣。使非若岑陸之希望降服北方者。又何所顧畏而不敢自組正式政府哉。故認此舉爲護法大業必要之根據云。今南方之大總統。固已產出于粵省矣。然則粵省前途之發展。果如何耶。自中山之入粵以來。內以組織政府。外以與師援桂。爲兩大政策。適者。政府旣如其大願以償。斯援桂之舉。必不越朝夕。而觀其大纛所指。此可斷爲必成事實者也。若夫其他政務。以言責任。以言權勢。則中山所負者少。而某氏所負者大。嘗默稽某氏及其左右。施政之方針。雖未得逆測其前途之有何振作。然若輩似頗以目前種種政象。爲深合于其所豫期之理想。而洋洋若有得色。則將來之有何進步。亦可以窺見一斑。而推斷其勢之所趨焉。卽爲一以言治軍。若輩理想中。固以爲今日之程度。卽足以稱勁旅。橫馳而無敵于當世。曾不思此名劇惡子。悍如野獸。賤等乞丐之傭兵。縱可與其同類之軍隊。決一日之勝負。要不過過渡時代之現象耳。何足恃爲腹心。倚爲干城也。不于此時效法英美之制。速改行徵兵。而乃自安于固陋。故步自封。其能長享勢

力耶。二以言民政。則警察爲百政之首。民治之源。乃始終不脫專制時代之思想。專以武夫爲能承任愉快。故粵警察之最優成績。至于負長銃。整步伐。止矣。天職云何。所未嘗夢見。卽居其上而蒞其事者。且猶未能夢見也。而當局者則躊躇志滿。以爲能若是已。深合乎其理想矣。三以言司法。此實爲人民身命財產名譽死生成毀之絕重至要之樞機。主其事者。自應如何持平。如何仁恕。如何矜慎。以副其責任。乃或者竟反其道而行之。專以殺人不見血之手段。黨同伐異。假公濟私。對弱者則以藉司法獨立爲護符。對強者則以先意承志爲迎合。使人民負冤抱枉。破家亡身。而無由呼籲。至于監羈之黑暗慘酷。苛虐萬方。死亡枕籍。尤所不忍言。願當局者則以爲此乃其理想的法治。而亦無所憾焉。四以言教育。光關于國民道德風化學問智識之要政也。而乃競尙浮薄。力習矜誇。浪蕩少年。儼然高踞師表之席。鼓吹其隔靴搔癢之新文化。大倡惡孝善淫反趨獸性之新學說。于是狂妄之學子。羣然以不規則的自由爲自然。以縱慾敗度爲天籟。以慕勢希榮媚權阿貴爲正鵠。舉國若狂。不復能知養德修業敦行勤學爲何物。更有踞要津。居高位。而淫蕩充隱。罔惡不爲之小人。以爲彼之矩範之誘掖焉。則粵中教育之前途。從可慮推之矣。

上所綏述。南方政府最近之現象也。讀者諸君子靈心內朗。炬目外燭。參離綜合。加之觀察。自無弗洞然于時局之實際。政潮之趨勢。與夫華氏之所爲關聯者。固毋俟吾爲之斷語而後瞭然。若吾必斤斤陳其詞。是將不以識力許人。實爲薄待讀者諸君子。尤吾所勿敢也。且吾神已憊。腕已疲。毫已枯。而多口之大罪已深矣。

編者跋于觀奕樓



下卷

第一章 前清時代之言論

革命軍與戰時國防法

(見民報八號)

今之空談革命者知革命之意義而不知其性質。知革命之理論而未識其實行。夫僅知其意義與理論。則其言無根據。故志雖堅而易變。語雖當而難行。此反對黨所由爲危詞以惑世。而世所由誤革命以色變也。反對黨之言曰。夫革命之性質急激。而其實行方法慘酷也。故革命而實行。則列國將起而干涉。是則亡中國者非革命耶。其言似足動聽矣。雖然爲斯言者是亦未知乎革命之性質與其實行者也。且不知革命之事其於國際法上處何地位者也。故就國際法而欲破之。此本論所由作也。然於本論之先首宜研究者。則革命與列國干涉之問題。是明此庶可依次而與言革命軍於戰時國防法之地位矣。

關於本問題。前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吾友精衛子已詞而辨之。而新民叢報第十號乃復鼓其如簧之舌。閃爍之詞。以作狡辯。雖然不足道也。其所言無根據而所根據者盡謬也。余今依次而申駁之。統觀其全文首即以暴動的三字加於吾輩所主張革命之二字上。似欲爲聲罪致討者。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祇足以顯其狹隘。而無駁詰之價值耳。然彼遂本此暴動的三字而分爲一對外之亂暴。二內部之衝突。以立論。其論對外之暴動曰。「夫以該報記者之言。革命不含有排外的性質。吾亦能信之。雖然論諸吾國歷史凡一革命之起稍占勢力。則必有多數之革命軍與之響應。而諸革命軍必不能爲一致之行

動。」梁氏蓋已承認青島革命爲非自然暴動矣。然援引他方響應之革命軍以証此革命之必爲自然暴動。此則論理上可云錯誤。蓋凡爲駁論。必就其主張之範圍而申辨。未有突出其範圍以外者也。卽依論旨所主張矣。然試問青島何以有秩序。而他方何以無秩序耶。梁氏曰。此歷史上章章而不可掩者。噫是可謂誤認革命爲英雄革命。而不知有國民革命者也。蓋吾國革命之歷史無一而非出於一二英雄揚竿嘯聚。故其革命之首領之心理。是卽其全部之心理也。響應之英雄復有其目的。則其部下亦同其稟賦也。是則其行動之所以異也。反之余輩主張之革命。則非欲爲英雄之革命。而務欲鼓吹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以喚醒國民。使同此心理而行革命。國民而盡稟此心理也。則一二英雄縱有他志。曷從而嘯聚焉。是則革命若實行。斷無有若古之革命者。而梁氏（又曰論者謂就自然的暴動而加以改良之進化。此事抑談何容易耶。洗滌國民之心理而喚醒國民之責任。必非口舌煽動筆墨鼓吹所能爲力。而必賴秩序之教育。而秩序完備之教育普及非政治革命實行以後不可。而革命煽動家無術以致此。則其所謂喚醒國民之責任者僅在感情。而責任觀念決非簡單煽動所能喚醒者云）誠如所言。則余亦以爲彼所主張之政治革命。雖海枯石爛而無自發生。何也。政治革命謂要求政府監督政府也。其責任不重歟。而梁氏亦以口舌煽動之。則其無自發生明矣。然此口角刻薄非吾人所應道者。惟彼謂責任觀念非口舌所能喚醒。可謂誤事實矣。徵之近事排美之運動。非一二團體所鼓吹者乎。若如論者所料。是不過使國民對美感情之惡劣。而豈料其能秩序一致以實行者。此實行也。謂非國民之責任觀念乎。其責任觀念果廢廷設立之教育機關所陶養者乎。其法治國民之能力果何來乎。卽此一例。而足以證其說之謬誤。至謂（無暴動事業無論在何國無論在何

時必出於嘯聚。必爲無樣的羣衆。以十八省之大。苟並時雲擾。合此大羣而進行。則其混亂狀態不能臆測。故謂以一二人之力而左右此大衆使一絲毫不文章爲規律的行動。是書生之見云。蓋梁氏究不知革命非爲英雄之事業。而國民全體之事業故有此憂也。各地而皆起革命。則衆民公意之所依賴。必有能統率之者。其統率之者。自國民之委任。必無敢出英雄之手段。是可必也。然則十八省革命軍而非一二人之所能統率者又可必也。彼以吾曹主張直欲一二人統制之。是誠可謂不善觀人者矣。梁氏乎其盡細察吾黨之意見然後詰難乎。不然則雖吾敵唇焦無從息辨也。如上所言。則其所謂秩序革命之結果與暴動無異者。是無價值之論。

至梁氏謂綠內部之衝突而起干涉。乃主張破壞之後必不能建設。而不能建設者以革命黨所倡爲共和政體。余以爲其根據必或從國民心理及夙習以研究。乃統觀全節亦復可笑者。其言曰（我國而於革命後貿貿然建設此政體。則由攫奪政權所生慘劇。必不可思議。相爭之際。糾紛錯雜。隨時可生問題。而未慣法治之國民當之。則相爭之結果必訴於武力以求解決。大統領爲一國最高政權所在。苟四年改選。則四年當起一次之革命。苟以三年或五年改選者則三年當起一次大革命。而幅員遼闊之一省總督。其民選者亦遂以啓爭。其他一事件之細。皆可以促政權之更迭。釀全國之騷擾。此言建設之後者。若當中央新政府既立。而新共和政府未能成立。或暫成立而旋起衝突。於是自然暴動陸續以起。秩序一破不可回復。而外國干涉以起云。其所據者。惟選舉上之爭鬪耳。然選舉之爭鬪非特共和政府嘗有之。卽立憲政府亦曷嘗不然。去歲日本國會之騷擾。梁氏想亦知之。雖非爲選舉而同是立憲國民之舉動也。彼立憲幾二十

年而猶當起衝突。則共和政府之衝突。安得謂無。然而謂有衝突則可也。謂由選舉上之衝突以破壞共和政府則不通之論也。夫選舉之有衝突必有選舉之際。弊害叢生斯可耳。然有弊害之選舉。必其選舉法之不完全者也。國法學者於此尙有討究選舉制之利害而生種種之區別焉。（單記投票連記投票等）故革命之後建設共和政府之時。其採何種之選舉法。則政府之方針矣。其利害非可理想而研究也。然則革命後新政府所採選舉制得其道焉。而何有三年一大革命之患哉。（東京留學界向所定選舉制不完全。故時起衝突。幾至用武。去年經有志者之改訂。各省後開選舉會。即公正無私。是可證也。）若選舉法而不當也。則廢廷立憲命各省選舉國會議員。其衝突亦無有底止。而何有立憲共和之分耶。至於論舊政府破新政府未立之際。而暴動屢起。此事實可云必無者。新政府之方破也。革命軍必為戰時之組織。俟政府成立後而後變為平時之組織。此無待言。而何有秩序不復。外國干涉之禍患耶。

如上所辯者梁氏所謂召干涉之原因也。今請辨其所謂外國干涉之手段。於此問題。梁氏不敢根據法理以立言。而專就事實以推測。余作駁論。則欲據法理而明其事實之錯誤。可分二段以言。（1）其推測事實之謬誤。（2）其根據事實之謬誤也。今先言其第一之誤點。

甲 其駁本報前號之論自衛權非干涉也。曰「國際上常有利用法理。曲解法理。以為護符者。當革命之起也。主動者雖自宣言能守戰時法規慣例。不至危及外人之生命財產。外人未能遽信也。而竟藉口於國際上正當之防衛。各調兵於自己之勢力範圍內。而革命軍不得以責之。以其有法理為之楯也。而當此舊政府既破新政府未設時。彼方藉口於地方狀態之混雜而設軍政焉。布民政焉。其後新政府要求各國之撤

兵。則彼始終得藉國際自衛權爲詞。而永植其勢力。由是遂不能不從事於戰爭。而聯軍之戰事又起」其言娓娓。足以動人。雖然。抑何可笑也。夫各國而苟欲侵略吾土地者。則直如取如携耳。而何必強解法理。而又何必強解自衛權。若曰各國藉自衛權。是不識國際法之言也。夫國際自衛權者何耶。自其性質而論。德儒李斯德 *Lieser* 等以爲自衛權者。緊急行爲也 *Nothwehr*。德國刑法謂於有緊急狀態 *Nothstand* 可執緊急行爲 *Nothstandhandlung* 於個人生命財產有危害而無避之之途。法律上許此行爲與個人。而國際法亦許此行爲與國家。此自衛權之所由生也。自衛權既即緊急行爲矣。則其行爲當限於緊急狀態之時始可行之。然則謂革命之起。而外國藉自衛權以來也。革命軍果對於外國而加危害使生緊急之狀態。則外國直不必有所藉而調兵。若不加危害於外國。而可以自衛權調兵耶。即使其認爲有此狀態。調兵而入吾國以守護其勢力之範圍矣。然亦惟有保護之權利。而無布軍政布民政之權利也。且自事實上則尤不容其有此。何也。方事之既起也。革命軍所既占領其地者。則革命軍自布設其軍政與民政。而未占領者。則方與政府爲干戈相見之時。政府當自布其戒嚴令。而外國無從布設之。若其於割讓租借之地而布軍政。此則前平時已然。况於戰時。且即如此亦彼之自衛權而非有他也。而梁氏必曰。『革命軍雖不自以爲有加危害於外國。然外國可認其已加危害於後也。則其藉自衛權以調兵。又將何以禦之。於是乎援引義和團之亂。上海公堂之騷擾。以證革命之影響。必及於全球。而外國遂奮起以助其一而斃其一』梁氏至此遂轉於干涉問題。而不言保護置兵之問題。雖然梁氏亦知干涉之必基於自衛權而有其作用者乎。干涉之性質。論者固多。然謂其理由須自國家自衛權則一。故干涉者自衛權之作用也。不基於自衛權則其干涉

不當也。國際法學者遂從而論曰。夫邦國各有其獨立權。故能自處理其政務而不受他國之干涉。故妄干與其內政則不可。雖然邦國固尊重他國之獨立權。然爲自國之安全。則有重於他國之安全者。故他國而對己國苟有擾亂己國之秩序妨害己國之主權者。則爲防禦己國之危難而干涉之當也。如其言。則革命軍起。有危害於其上列之種種者。其干涉安得而免。梁氏必曰。余以爲當有此結果也。雖然。吾聞之德國學者最新之評判曰。夫危難與危險者。可直接而不可間接者也。可現在而不可將來者也。固因於他人之交戰而已國交池上間接受不利益不能認爲危險而干涉之也。謂某國之施設於己國之將來有危險而爲干涉亦無理由也。余於是敢下其斷語曰。革命軍而依法則以行動。則戰爭雖及於數十年。而各國當無可如何者也。誠如梁啓超所證義和團之役。美國棉花工廠四十餘家。倒閉者八家。上海開辦罷市數日。橫濱金融生大恐慌。是皆國際法上所謂間接之危害。而非直接之危害也。然則革命之起。而商况衰頹者亦間接之危害而已。日俄戰役。商况不甚衰頹乎。航海非甚恐慌乎。各國何以不敢起而干涉之。以其非直接危害於各國也。而義和團之役。各國起而干涉者。其受直接之危害也。梁氏謂吾革命軍直接有危害於各國乎。敢謂革命之舉動如義和團乎。若主張其直接有危險於他國。則革命軍果必有擾亂他國之秩序乎。果妨害他國之主權乎。梁而能證革命之必有此結果然後可。否則毋器焉矣。綜是以言。則外國既不能因革命影響可使其商務之頹敗而干涉。且不能藉口於新政府立。而列國傀儡之政府失。此後權利。遂不可得。以將干涉。何則。危害可計現象而不可計將來也。况也革命以後而其條約舊許之權利不失者乎。（下文詳言）然則正當以行革命各國必無干涉矣。惟國際法上既有干涉一名詞。果何所據而後可行。則不

可不使國人以共曉者。國際上基於自衛權。而干涉他國。惟限於二個之理由。一在他國中對於自國加危險之陰謀。他國不制壓之。或不能制壓之時。二他國教唆革命等之危險於己國之事也。第一之事項。如義和團之事件是。而第二之事項。不能曰指革命運動。乃指對於他國而教唆其人民之叛亂之事耳。故國際法家對於此段無不加其案語曰。反之他國之政體。(共和政體)又思想。(革命思想)不便於己國者。則不得干涉之。是故法蘭西之革命也。(一七九三年)當時國會有助各國民黨而滅王室廢貴族之宣言。各國以其煽動他國之革命而妨害其治安也。故羣起而攻之。然其行為若不蔓延於各國。而僅一種政體所生之間接結果。或與隣國君主所唱導者反對時。則隣國不得而干涉之。何則。蓋政體雖如何改革。主義雖如何唱道。是不外邦國自主之權利。且不傳播於他國。則他國雖被其影響。人心爲之動搖。而其國不負責也。然則神聖同盟之組織。而一意以鎮壓歐洲之革命爲能事者。以其革命之傳播於全世界耳。於此有宜知者。近世各國其爲立憲政體皆鞏固。故古有干涉他人之革命。而今也已無其例。然則吾國以得共和政治之目的而起義。誰復能藉此以號召各國者。威斯特歷 Westale 曰。國際法非國家政體相互之保險法。而國際團體非現在政府相互之保險會社。其言蓋深恨乎神聖同盟之當時也。抑猶有可證者。佛德諸國之干涉西班牙也。英相甘寧谷力言曰。西國之叛亂始終於其一國內。吾英國苦於發見其干涉之口實與理由。吾國(英國)之所以反對佛國革命者。以拿翁欲以劍戟擴張版圖耳。此言非無勢力。今日之所奉行。而國際法學者之所贊譽者。由是觀之干涉吾國革命。自國際法上言。國際先例言。可決其必無也。若謂理論所無而事勢使然者。卽梁氏所證板垣氏之說也。俄固欲示恩而助中國以平亂矣。俄國豈不知革

命軍非如拳匪之可驟平者乎。藉曰能之。而強隣環伺亦不能長驅以南下也。則其勢必以一軍鎮京畿。而日本方經營滿洲也。其入京則不能假於日本。是則其欲市恩虜廷。而先遭勝國之忌。俄亦未必能得志也。俄既處不敢先發之勢。則愛平和如英日者。必旁觀而不敢動也。且也革命之起。必遍於全國。全部既起。斯其干涉不能不及於全國。勢必至糜爛其民而戰之。英日方懼革命之騷擾。而害及其商業。破壞其平和。寧肯自舉戈戟而戕其數十載所經營之事業乎。苟其不干涉。而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則革命軍依於戰時法規而行動。其經濟上僅被間接之影響。而不蒙直接之禍患。不然者。以國民憤激之結果。必至玉石而俱焚。各國寧不思及此耶。若如論者所言。以一重軍扼北京。以一軍扼武漢。則革命軍雖如何衝突。而亦爲壘中之鼈。摧破革命軍之武力而事畢矣。彼爲此言欲示其軍畧也。抑不知革命之起。雖貴有攻取之軍。而亦有其守禦之軍焉。彼守禦之軍者何。是卽國民自治團體之所組織者也。彼雖有軍以扼武漢。然武漢之民。遂不能自立耶。武漢以上黃河南北之民。遂不能獨立耶。故徒有外攻之軍。而無內應者之軍。不足以成事也。論者爲此語得毋夢想吾曹爲粵人。則革命軍必起吾粵。而驅以北上者乎。不然。何至有僅守武漢之言也。論者休矣。彼猶始終誤會吾之主張爲英雄革命也。其謂政府圖救亡而不恤各國之交責也。則必至求援。虜有此謀是或有之。而列國以國交友誼上。亦容有助平內亂者。然而未必也。夫以虜廷外交之反覆。久已著聞。今日媚俄。明日媚日。誠如德國某報所言。其外交如蕩婦者。試問列國中何者其交誼最篤者乎。交誼既疏。利害關係。自無甚密。是則各國中而有肯助滿政府者。吾不信也。俄羅斯之應奧國之求援而代平內亂也。以當時神聖同盟方固。而俄奧之情好方殷耳。反

之一八二二年葡萄牙英國之干涉其內亂。英相答其文書曰。夫反對自國之革命黨而欲保持其政體之葡萄牙。英國不能承諾。何則。若應之。是英國干涉葡萄牙之內政而蹂躪其人民之自由意思也。使其果得援助矣。然一二邦國無敢先發。非出於協商不可。而協商必不能同意也。以各國對支那之方針不同。（保全瓜分）且更視乎雙方兵力與民意之強弱。試觀洪楊之役。方洪勢大。則英助洪楊。而洪楊不諳外交拒之。坐是自敗。及其衰微。而英遂反戈而助虜矣。然則各國之援助。非特視與國之勢。亦視乎兩黨之勢也。而論勢力。則竊以爲再有革命。其勢必大於洪楊。以奮起與脅從之異也。如上所述革命自取干涉之說。與虜廷誘彼干涉之二說已解決。則其推測事實之謬誤一節亦畢。

乙 梁氏對於俄藉自衛以調兵之說。引證最近之一事實曰。俄當拳匪以後。駐兵滿洲。此非論者所認爲國際法上正當之防衛耶。而何以撤兵之期遷延復遷延矣。以滿州爲彼領土。必待日俄大戰爭告終以後。而此問題乃解決也。嗚呼誤矣。論者亦知俄不撤兵之原因乎。其不撤兵。是滿洲之與有約也。清俄之密約。首以不撤兵而占領爲第一前提。論者亦忘之耶。其第二次之密約暴露也。亦不過爲虛僞之宣言耳。及王文韶之入相。名爲修正。而實欲掩天下之耳目焉。俄果何所藉於自衛權哉。藉清俄之密約而後敢爲也。若曰自衛權。則其對日屢次之宣言。何以不及自衛之一語。乃伴爲撤兵之宣言也。余輩以其爲自衛權者。以聯軍之役。其協商之第一條。有吾等以護保同胞之生命財產爲目的。取平和的防禦二語耳。故各國事後而撤兵。是自衛的正當之方策也。若俄之舉動而認其爲自衛的。世無如是不通者。故論者可謂欲坐人以罪而已。乃陷於其阱也。論者而不服乎。則請舉其最大之誤點以質之世人。其嘗本報前號論

者之引證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二語曰『日英同盟新條約其對於中國而協定者凡三大綱。曰保全領土。曰門戶開放。曰機會均等。論者屢引保全開放二語。指爲各國對清之根本政策。而忘却機會均等一語。則又未足爲善規鄰也。』(若非忘卻。則必欲抹煞此語以自欺而欺諸者矣。)夫所謂機會者。其言甚概括不知何所指。但既有保全領土一說。則其機會之性質。必不屬於領土之攫取。是亦吾所能信者。然此外之機會萬端。則非所敢知矣。而所謂機會者。雖有時可以彼我兩利。然大率利彼而損我者爲多。又至易見也。夫如是則安得以有保全領土開放門戶之宣言而遂安也。吾意以爲中國秩序破壞之日。卽列強對清政策生一大變化之時。倭略派死灰必復燃。而保全派之機會亦隨至。』論者於此聚精凝神。以爲唯一之論據。乃考條約之原文則論者又誤矣。噫。目眩耶不識字耶。不然。何竟妄至此也。吾姑列其條文。以供述文法者之一覽。

日英新條約第二款關於條約之目的者原文

(口) 清帝國之獨立及七領土保全並清國二於各列國ノ商業二對不几機會均等主義ヲ確實ニシテ
清國ニ於各列國ノ共通利益ヲ維持スルニ

(b)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on rests of all powers in China by i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Chinese Empir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第二款之日英兩國文既如右所列。其中之並清國二於各列國ノ商業二對不几機會均等主義ヲ確實ニ

W之文字。漢譯之爲並確實其對於清國之列國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也。而英文則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機會均等主義也) for the commerce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對於共同的商工業於列國之在支那者) 合而直譯之則云又此機會均等主義對於共同的商工業於列國之在支那者。由是可知所謂機會均等主義。非有其他之意義。而實對於商工業之機會也。梁氏曰。所謂機會。其言甚概括。不知何所指。夫明指商工業之機會均等。則爲商工業之機會已耳。何得謂爲概括。謂非所敢知云云。嗚呼。彼雖不識英文。留東數載。而日文乃不識耶。是誠余所不解者矣。然而其解文字否。抑倉促攖得無暇細閱否。吾亦不答之。而此後梁之剿集也。寧可不慎乎。其於此節所論之事。謬字既誤。其他議論可謂全無價值。余不暇再加駁詰。而當從事於余之革命軍與戰時法矣。(下略)

領土租借與取得論 (見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及廣東法政叢誌第九號)

按此篇爲葉氏生平學理上之傑作全篇文凡十餘萬言就羅馬法民法國際法及通商條約之法理反覆研究其博大淵微歷來國際法學者所未有也宜乎葉氏提出日本各大學研究會各博士學者爲之交口稱歎認爲確有心得也以過于浩瀚始從割愛學者或外交家倘願得而研究焉廣東法政專門學校尙存該雜誌甚夥也

編者識

澳界問題演說詞及答諾夫明公兩記者書(見廣東七十二行商報)

按此稿爲葉君濂生之作。本擬在勘界維持會演說。以破一般社會之惑。乃適避寒疾。不能赴會。

故將演稿寄本報刊登。本報對於此等收回議論。向不贊同。今又得葉君此稿。辨而闢之。結論更提出問題。促我粵人爲正當之注意。此皆最近勘界問題不刊之論也。熱心界務諸君。幸毋忽諸。

七十二行商報附誌

本會今日之開會。據傳單所載。則因研究乘葡內亂取回澳地之問題。此蓋本會熱心諸公以社會上箴言此問題。遂信以爲至當而開會研究者也。聞之社會上一般之說。其論據分爲二。一自國際法上論葡國內亂澳門之可收回。一自事實上論澳門有可取之道。爲此說者。固屬熱心。鄙人亦本會一份子。亦曾盡力于界務。此說本應附和。然鄙意與一般之說。微有不同。茲特爲諸公一述卑見。諸公勿譁。鄙人固本會一份子。鄙人不爲本會主張利益。恐更無爲本會主張利益者。今日卑見所以不同。良由一般之說。未盡合於法理。誠恐發爲政見。必至貽笑他人耳。謂余不信。請先言一般之說之缺點。然後述鄙人維持界務之意見。諸公聽者。鄙人茲先述由國際法立論之缺點也。案由國際法上論葡國內亂澳門之可收回者。曰葡國革命。由君主立憲政體。變爲共和政體。此於國際法上所謂新國。既爲新國。則吾國可不承認之。從前之條約。悉與新國無與。故舊時與葡主所立之約。皆可消滅。而澳門應歸我有。又曰我國之讓與澳門。乃讓與葡之君主耳。今葡內亂。驅逐其君。非我友邦。按照條約。斷不能承認其亂黨有繼續享受澳門和約之權利。又曰澳門官吏。從同亂黨。改豎國旗。不聞仗義而清君側。非復吾立約之友邦。我可以無約之國視之。恐爲無約之國。則兵力可肆其攻取。豈容其占有舊地。諸君試思此種理論。果爲正當之理論乎。果無悖於國際法乎。諸君或以爲正當無悖法理也。而據鄙人所見。則大覺其不然。按國際上。凡對

於現在王室之變更。或貴族政治變爲君主政治。或君主政治變爲共和政治。專制政治變爲立憲政治。只認爲國家內部之改革。乃一國政治上及國法上之問題。國際法上無毫釐之關係。以外交之權利義務。無絲毫之變更。故從來與外國所結條約。不失其効力。此言諸君或以爲僞。鄙人請舉一證據言之。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之倫敦會議之議定書中。曾宣言其原則曰。國家內部。雖如何變更。條約不失其効力。歷史上足以證明此原則之實例亦不鮮。一六四九年英國第一革命之時。及一六八八年第二革命之時。格林威爾繼續查爾斯第一時所締結之條約。及士儉華所締之條約。一六六六年查爾斯二世復位。復繼續格林威爾所締結之條約。法國革命之時。幾成無政府之狀態。然一七九零年之國民會議。且繼承路易十六世及其前王所締結之條約。自是而後。凡一國革命成功。無有不繼續前政府所結之條約者。論其理由。則學說甚多。不遑枚舉。舉其最淺而易明者言之。羅馬之法律家有言。一大隊之軍。縱易其將卒。仍不失爲一大隊。一船縱易其甲板。仍不失爲一船。一人縱有老少之筋骨變化。仍不失爲一人。從學理言。國王或他之主權者所締結之條約。不問關於其一身抑關於其一國。皆由該國家締結拘束國民全體者。故締結者之人獨立。而締結之條約。可拘束其後繼者。固當然也。諸君。國際法爲鄙人研究數載。講授數年之學科。鄙人斷不敢自欺欺人也。然則觀於以上所論。而知今日一般之說誤矣。彼持不承認葡國新政府之說者。誤以葡爲新國。遂混入新舊國承認之問題。不知國際法上所謂新國。原指叛離母國。獨立於以外之領土者言。同一國中。僅變更其政體。無新舊之可言也。其新也。政體也。非新國家也。新國家始發生承認之問題。舊國固無庸他國之承認也。故日前某志士上粵督書。所云列國未見有承認之明文一語。

誠以其毋庸他國承認。而他國亦不必承認之也。蓋政體之變更。屬一國內政之問題。固無有不承認之者。若凡政體變更。皆須承認。則法蘭西屢變君主政爲共和政。復變共和政爲君主政。何以不聞他國承認之。意大利變政。普魯士變政。西班牙變政。日本變政。何以不聞他國承認之。我國將來或者有變更政體國體之事。如論者之說。豈非我國又須受他國之承認乎。至謂不承認。則從前之條約皆與新國無與。故舊時與葡主所立之約。皆可消滅。而澳門應歸我有。此說尤爲誤會。蓋苟爲新國。則不問他國承認與否。無有承繼條約之事。今葡既非新國。則條約固當然承繼矣。又何待他國之承認乎。如謂我國之讓與澳門。乃讓與葡國之君主耳。今葡內亂逐其君。非我友邦。斷不能承認其亂黨有繼續享受澳門和約之權利。此則非惟不合乎法理。且并法理上之觀念而不知之矣。大凡國際上立約。雖以元首爲代表。然法理上則固以國家之資格而締結。以國家之資格而享受。除君主間私人之契約外。從未有以君主之資格而享受者。葡國之與我國約。乃國家與國家之約也。非君主與君主之約也。苟誤會其理。而謂僅與葡主立約。惟葡主可以享受。則試問吾國租借澳門於葡者何人。豈非前明萬曆皇帝所租借者乎。明亡則明之君主失其資格矣。斯時也。何以我國不收回澳門乎。且既讓與葡主矣。然則其享受爲世襲的乎。爲限一代的乎。如限於世襲的。則我國與葡所結條約。未聞有世襲代替字樣。何以不援條約取回乎。如爲一代的。則葡之君主。讓易人矣。此在逃之君主。亦前歲所立者也。何以以前歲不收回澳門乎。推此說。則政體一變。斯條約消滅。吾國方今負國債也。築業。易不假立憲政體而主張條約之消滅也。至謂澳門官吏。從同亂黨。不仗義而請君側。非復吾立約之邦。我可以無約之國視之。此說

尤爲鄙人未聞之奇談。夫謂中葡條約。爲君主之立約。猶可想也。今竟以中葡條約。認爲葡官與中國所立之約矣。夫葡官特葡國之一行政機關耳。彼之從亂與否。乃其個人之自由。且爲道德之問題。今強以其從亂黨爲非我友邦。豈葡官有代表一國之資格耶。今假使葡國并未變政。而葡督被擄於盜。不肯守節。而反降於盜。若如論者所云。將以其屈志降賊。而不認其爲友邦矣。有是理乎。且其清君側與否。屬於內政。尤非我所得而過問也。春秋之世。詎若今之時世耶。至謂不仗義清君側。吾可以無約之國視之。無約之國。則可肆其攻取。是又誤解法理矣。凡無約之國者。謂通商修好上與之無甚關係而不締約也。以中國通商修好之關係而論。無約之國甚多。如南美之亞爾然丁。委內瑞拉等國。非洲之摩洛哥。亞洲之阿拉伯。俾路芝。歐洲之羅馬尼亞。們的內哥等國。皆無約之國也。無約之國。遂可肆其攻取。試問我國可以攻取以上諸國乎。抑何立論之不思也。要之。論者所持之論據。其根本上之大謬誤。爲誤認葡國今日爲新國。而平日購得坊間一二割裂不完之國際法書一觀。見乎新國須他國承認。新國不承認舊國條約之說。遂執以爲根據。致釀成莫大之笑柄。蓋亦妄談法理之弊也。此其第一之大誤點也。其自事實上論澳門有可取之道者。曰論大義。當爲陳恆之計。論事理。澳門固吾領土。論兵力。葡弱於我。論敵情。他國不肯干涉。論機會。千載一時。論國勢。中國可一耀兵威。凡此皆事實問題也。對於此問題。吾姑不論其他。先就澳門與列國之關係而論。葡萄牙之治澳門也。雖其政治腐敗。財政困難。岌岌不可終日。然屬葡管轄。與屬我國管轄。其於列國之關係如何。不待智者而知者也。以英而論。香港由何而發達。以至於今日乎。則澳門之腐敗爲之也。澳門苟整頓興隆。則香港之發達。斷不如今日也。今

設由腐敗之葡官之手。移諸我國之手。我國國勢。方興未艾。能保澳門不興隆於前。以奪香港之商務乎。葡萄牙澳門。距國遠遼。雖大發達無能爲也。中國之商業。於港於澳等耳。設歸吾國。中國商業不將集中於澳耶。是英之大患也。且吾國會籌畫黃埔之開港矣。英國首假從中以阻撓也。香潮卑之開港。英國亦不願其成功者也。夫距港較遠者猶如此。庸謂一輩可航之澳門。願吾之收回乎。至於法國。則久視廣東爲其疆土內。而又恐英之分羹於其間者也。葡之腐敗。彼將利其坐困而重賞以購之。或分其一部。詎能以歸之中國爲利乎。其必多方阻撓。又可知也。德國將與英謀分割葡屬地者。其目的雖不在澳門。然我國苟收回澳門。彼必謂此固葡屬地不容我國之收回也。誠爲此一舉而惹起三國之干涉。試問我國能抗其干涉乎。如論者所云。各國屢及謀自保。非侵犯其國至不得已。不輕易動兵。不知我國收回澳門。於英有密切之關係。於法失其素來之希望。於德滅其瓜分之目的物。皆不能不起而干涉者。其干涉豈藉兵力。但爲一嚴厲之通告。已足攝吾國之魄矣。俄法德之干涉日本遼東割讓。詎曾以兵力耶。綜此以言。則雖兵力強於葡。義理勝於葡。機會千載一時。國勢由此一振之理想。俱書生之談也。此事實上之誤點也。夫自法理上論。一般之說則如此。自事實上論之。又如彼。其萬無可行固矣。然則此問題。詎歸於絕滅乎。曰不然。葡國今日。國是已定。各國外交。已復原狀。聞英德因其負債過重。擬瓜分其屬地以償。其果能行與否未可知。然鄙人則視此問題爲我國人所必爭者。何則。葡萄牙之屬地。雖遍於南亞非利加。然澳門則葡舊日亦自認其爲屬地者。革德兩國果實行瓜分。必不視澳門爲甌脫。誠如此。則前十年來中國未解之宿題。一旦爲英德以強力解之。在葡則均是屬地。固不吝其爲瓜分。而在我們則是我國領

土。驟奪諸他人之手。一若旅順大連之由俄轉入日本者然。其損失甯有甚於此者。故此問題。鄙人視爲根本上最重要之題目。然其解決此題之法。當若之何。鄙人以爲必當從法理上解決之。按吾國之於澳門。向來并無割讓與彼之事實。惟以租借之名義與之耳。其爲租借。固稽之歷史。証諸文牘。皆斑斑可考者也。苟固視此爲其屬土矣。然試反質葡既爲屬土。何又納租耶。何又有勘界之問題發生耶。則彼亦當嗟然。故爲今之計。速宜堅持澳爲租借地。不能認爲屬地。俾英德不能驟爲瓜分。蓋租借地與屬地。法理上迥然不同。鄙人曾著一領土租借與取得論一篇。刊諸七十二行商報。想諸公當能憶及。該論文都凡八萬餘言。皆言租借與屬地不同者也。故今日之開會。首宜決議者。爲應電外務部。求其通告英德二國謂澳門爲非葡屬地。不能瓜分。并告葡政府。不得任意讓與英德。此可按中葡條約所云未勘界以前彼此不得有變更之語爲理由。彼必不能屈。俟屬地問題既定。而後特派使節。赴葡賀其新政府之成立。與之修好。請其和衷勘定澳界。葡新建政府。又屬共和政體。凡事不主侵畧。或可畧爲通融。且葡之經營澳門。每歲支出國庫之經費不鮮。徒糜國帑。無裨實際。乃共和政府所至不喜者。於此兩點觀之。葡人於澳門以外。當不肆其侵佔也。德意志之國會中。民主黨且極反對經營膠州灣矣。豈非一至好之例証耶。

答諾夫明公兩記者書

明公諾夫兩君足下。僕以星期一登載演稿於七十二行商報。以篇幅過長。計是日所登者。未及四分之一。乃足下不俟刊完。遽下駁論。何不諳立論之體例。一至於此乎。夫駁論之道。必先通觀他人立

論之全體。以求其至要之缺點。而後返而述自己之立脚點。斯壁壘森嚴而無矛盾。此不惟行文如是。口頭辯論。其揆亦同。議事之場。審判之所。他人發言畢而後駁。歷觀古今哲人所爲駁議。亦未有乍觀其一節而遽肆口謾罵者。誠以立論體例。固當如是。否則與貧婦詬誶。惡犬狂吠。實無異也。且僕之所懷。足下非所夙知。結論云何。尙未確定。足下縱不爲自己立脚計。詎不思僕言之結論與足下迥同乎。此可知足下年少氣浮。毫無涵養矣。雖然。猶幸僕言與足下不能強同也。則足下此舉。猶屬不幸之幸。今始勿論此。試就於足下所爲文。略事批評。而批評之先。不能不以一言爲足下告。

近年我國民愛國思想。日漸發達。痛外侮之日迫。謀所以興復挽回。其志甚誠。其心可嘉。然智識雖開。而實學未足。故發爲言論。徒尙感情。今日一般所謂乘衛國內亂取回澳門者。卽感情論也。夫情之感人。實爲至易。果使純屬感情。其結果亦不過無中事理耳。於國民顏面。夫復何傷。卽僕亦天復何言。然今乃強以感情附會法理。法理之不便於感情者。則割裂而使其便。熱度過高者。齊聲附和。遂成輿論。其在內國固亦無傷。一旦爲外交所聞。遂罔傳爲笑柄。謂吾國士夫誤解法理。羣然爲亂暴之談。則其輕視吾國民。將更甚於前日。何則。前此感情論之盛。其極亦不過謂余爲無學已耳。今自命通曉法理。而誤會若此。彼不將謂吾民雖學而仍無濟乎。此僕所由引爲大辱而不能不犯衆怒以謀救正之法也。夫足下固日以感情誘社會以攻擊僕矣。然足下亦知僕盡力於社會者幾何時。信僕爲忠信不欺者幾何人。二三污鱗毀謗之言。果能中傷僕否。卽以維持會而論。前此僕固曾爲其起草意見書矣。演說於其會議者屢矣。斯時足下尙未出世。詎能知僕於社會之信用如何乎。卽使足下力能煽動社會。羣

起以攻。而僕所信者惟法理。所堅持者惟法理。所食古不化不能與世推移者惟法理。所與之俱死與之俱生者亦惟此法理。苟自信法理之無誤。則感情之如何。豈僕所恤。路德倡新教而人獄。盧梭抱著述而流徙。古先聖賢。可爲模範。僕亦何幸而與比儕。足下休矣。足下果能虛誠。相與討論法理。否則設爲質問。以相責難。猶法學同人職務所應爲。若純以意氣用事。動以詔媚外人。迹鄰賣國等語。肆爲笞鼓。竊爲足下不取也。(下畧) (原文尙有數萬言皆從畧)

第二章 民國辛壬時代之言論

余之政見(見民誼雜誌)

自余之濫竽吾黨政事主任也。凡黨內黨外諸人。皆質余以吾黨當執何政見。以副舉世之期望。余維吾黨之政見。固有吾黨政綱表彰之。非吾黨者。但觀吾政綱足知之矣。若爲吾黨。則自受盟以來。凡吾精神所在。靡不夙知。而政治方針之若何。自當順從本部之指導。總理之訓示。余何人斯。敢代表吾黨以發表其政見耶。顧竊嘗自思。余既忝膺主任之重。則於不悖吾黨本旨之範圍內。未始無一己抱持之政見。然則應於同志之質問。而貢其管蠡之愚。殆亦吾黨所許者也。爰謬稱其名曰余之政見。

抑政見而謬稱曰余者何也。以言論之責。當有攸歸也。自頃某黨標其立國大方針商確書。欲以惑世而便其私。一時海內皆從甚衆。余爲其微吾黨政見。及爲國家前途計。久思爲文以正其謬。而又恐非吾黨之本旨。故特乘茲篇之發表。而詳述余之所懷。余固微人。橫逆之來。無虞影響。彼中賢者。儻樂與爲討論研究乎。余固信真理當以論難而益明也。

第一章 余之根本的政見

處今日而論吾國之政治。及求其進步發達之方。是宜知政治本有三數根本上問題。繫吾國前途之生死關鍵。而此三數問題。異黨之人。方強爲解決以濟其私。吾黨則漠然莫爲置一詞。夫至於國家前途之根本的生死問題。而吾黨乃不先爲解決。則亦無怪異黨之高談雄辯。旁若無人矣。嗚呼。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乎。爰亟提出爲吾黨內黨外一言。

問題維何。其一曰。吾國今日何以仍維持官僚政治乎。何故不行平民政治乎。其二曰。吾國何以須守干涉主義乎。何故不行放任主義乎。其三曰。吾國何以必採中央集權主義乎。何故不採地方分權主義乎。分而說明之。(下畧)

(上畧)且主張強有力之政府。猶不止政治方針。陷於謬誤已也。推其流極。實不啻反對共和。論者之言曰。吾國今日甯構成強有力之政府。而不可有強有力之國會。此言也。由其輕輕道出。似無關宏旨之言。顧由余之觀察。則論者苟非不知民主共和爲何物。卽有意反對民主共和之政體。今試問論者果知君主國與民主國之區別耶。夫君主國者。謂當國家機關之地位者。爲君主一人。而國家最高之意思。由其一人所決定之國家也。凡君主國無論爲專制政治。抑立憲政治。雖其權力之活動。或有制限。要不外由君主一人總攬最高之權力。其所謂立憲君主國者。第於君主之外。有由國民公選爲代表之國會。以制限君主權力之行使耳。而任命內閣閣員以下之官吏。召集國會等。凡屬於國家最高之意思。而爲國家活動最

高之源者。悉操諸君主一人者也。是故立憲君主國。雖有國會。而論其組織。則國會之地位。實立於制限機關之地位。而不能爲其主動機關。且尤不能爲其最高機關。反之。民主國則爲多人相集爲合議體。以其合議之結果。爲國家一切活動之原動力之國家。其間雖有直接民主。代議民主。及有直接組織之代議民主之不同。願僅從代議民主之方面言。則與立憲君主國之組織。已不能同日而語。代議民主國雖有大總統。大總統之地位。雖有類於君主之地位。然而大總統斷不能如君主之君主。爲國家最高之機關。大總統特由國民選舉。而就其地位。依於國民委任而行其權力而已。而其權力之源。則不在大總統本身。而在國民者也。且也。由大總統與國會之關係而言。國會不待大總統之召集。而自有集會之權。無論其制定法律。改正憲法。大總統不認可時。則僅有付再議之權。而若國會仍堅持議決。則不待大總統之同意。而可以制定法律變更憲法。用是君主國之君主。與民主國之大總統。其地位迥不相侔。君主國之君主。爲國家最高機關。主動機關。而民主國之總統。則雖爲主動機關。而非最高機關。君主國之國會。爲國家制限機關。且爲被動機關。民主國之國會。則爲主動機關。而兼爲最高機關。而所以定其是否最高機關之標準。則法理上當視其有無變更憲法之權。此乃憲法學之問題。於此不欲詳述。夫君主國與民主國。如其殊異也。然則論民主國之政治者。可不知所區別乎。今夫最高機關者。謂國家權力之源泉。所自出者也。源泉所自出者。指其權力集中之機關也。國法學上因其權力集中之如何。而據以爲政體國體之分類。其權力集中於君主者。則曰君主國。其權力集中於人民者。則曰民主國。德意學者稱此權力集中者爲統治權之總攬者。故君主國統治權之總攬者爲君主。而民主國統治權之總攬者爲人民。質

而言之。則前者最高機關爲君主。後者最高機關爲人民也。雖然廣土衆民之國。人民不能直接爲最高機關。而表示其最高之意思。故代議民主之制生焉。而國會遂代表人民之最高意思。而爲最高機關焉。國會既爲最高機關。故國家機關之中。以國會權力爲特厚。用是民主共和之國。凡國家立法行政之事。皆由國會總攬其成。總統違法之際。則國會并握其司法之權。此稽之美法等國之憲法。皆彰明可考者。今試就民主國會與君主國會而比較之。君主國之國會。無直接羈束人民之權。雖在立法悉由君主之裁可公布。而民主國之國會。則有直接羈束人民之權。苟法律而不爲總統所認可。則國會可得堅持前議。而令其法律爲有効。君主國之國會。不自行召集。而民主國之國會。可以自行召集。君主國之國會。無彈劾元首之權。而民主國之國會。有彈劾總統之權。君主國之國會。無裁判元首之權。而民主國之國會。有裁判總統之權。君主國之國會。無組織內閣（英國非純然君主乃君民共治不在此例）之權。而民主國之國會。有組織內閣之權。君主國之國會。無變更憲法之權。而民主國之國會。有變更憲法之權。凡此種種。不勝枚舉。要之皆足以證明國會爲國家最高之機關。而表彰其有強大之權力而已。

民主國之國會。既有如是強大之權力矣。然則強有力之議會。非即民主國之特徵乎。而強有力之政府。豈非君主國之特徵乎。夫兩者既如是不同。則論民主政治者。可以君主之特徵而強以爲民主政治之特徵哉。果如論者所云。寧有強力之政府。不可有強有力之議會。則我中華民國果如何而後可。將悉舉其權讓諸大總統耶。若然。則試問論者所以區別君主民主之標準。果何在也。其將另有區別之標準耶。抑無區別之標準耶。君主即民主耶。民主即君主耶。民主國之最高機關。可以爲大總統耶。民主國之最高機關不

可以爲國會耶。論者其何以荅我也。然而吾以爲論者必有詞也。必曰中國之情勢。與其他民主國不同。其他民主國可以國會爲最高機關。而中國不可以國會爲最高機關。蓋由中國欲求競勝於外者。故貴事權之專於一人也。且中國人民程度不及他國。則斷不能以最高權力授人民之代表也。嗟夫。如爲此說。則論者之心遂瞭如指掌矣。姑無論求競勝於外。與國內之組織絕無關係。縱有關係。而試問美法等國既改民主以後。遂不能與外競乎。若曰美法外競之道。不若昔時。則論者曾不知民主之國貴乎自固。而維持世界之平和。夫但求自固。則不若中古及近世初期飛蝶南路第十四拿破崙第一之窮兵黷武也。必矣。如謂美法等國近來亦率趨於帝國主義。構成強有力之政府。抑知美法近時。基於均勢之結果。不得不求伸張其國力。故勤修軍備。銳意外交。容或有之。曷嘗蔑視國會而斤斤於構成強有力之政府耶。且試問憲法之下。國民全體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果能以政府之力變更憲法之規定。總攬權力於政府。而滅殺國會之勢耶。然則論者之說。奚啻夢囈也。若夫謂人民程度不及。斯則前文已詞而辨之。已無存立之餘地矣。要之論者之爲是言。心之所懷。固已昭然若揭。其所以委曲婉轉。茹而不吐者。特無如是之膽畧而已。嗚呼。鼠輩。何必作此兒女態。曷不曰吾實反對民主政治。仍欲復於君主立憲開明專制乎。

著者曰。余之政見上卷告終矣。余本欲於上卷中更有所述。願以主任之促迫。而余將有遠行。不獲畢吾說。無已。其未畢者俟諸下卷乎。雖然。儻吾摯愛之黨友。不嫌其陋。而肯翻閱一過。則吾黨之主張。所以博國人之同情者。亦可概見矣。

若夫前節所論制限之中央集權。廣義之地方分權。應如何制限及如何廣義。其詳俟諸下卷。

再者去歲粵支部同盟會雜誌發刊時。余曾作共和建設討論會立國大方針商榷書。駁議未畢。而該雜誌改爲民誼雜誌。余不復續稿。海內外同志多函詢其故。惟余初作彼文時。頗嫌草率。續成適以彰吾陋。故以其資料悉置余之政見篇中。閱者如欲知彼文之內容。則余之政見足爲代表矣。著者謹白。

反對公布之省制通電（見各報）

頃閱一月九日午刻北京來電。袁大總統公布省道縣地方官廳組織令。竟不經參議院議決。擅行以命令代法律。違背約法。蹂躪共和。莫此爲甚。查約法第三十三條。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議決。按此條規定之本意。其不以全權委之大總統者。以大總統本無立法之權也。今總統乃不經參議院之議決。擅行以己之名義。行立法之權。其違法一也。制定官制官規。法理上既爲立法行爲。則官制官規。須名爲組織法。而不能以爲命令者也。今總統乃以組織令之名義行之。強法律以爲命令。以命令而代法律。其違法二也。君主國憲法如日本。如澳地利。君主于必要之際。有發緊急命令之權。民主國則絕對不承認之。所以符主權在民之義也。約法第四章第三十一條。亦不認大總統有此權者也。今總統乃藉口于現行機關。宜有暫時畫一之辦法。又曰一面爲整齊現制之圖。一面爲施行新制之備。而政府另有提案。俟參議院決議。再行公布。細釋詞意。直以爲現在官制未定之際。宜有暫時辦法。以應其需要。故不妨以命令而代法律。中間隱存以爲緊急命令之意。抑知緊急命令。約法固無許總統以此權。縱令許焉。當參議院尚在開院之時。正式國會不成立之際。亦不容以此爲藉口。而總統乃于約法所不許者。驟然行之。復藉口於暫時辦法。而以總統之地位。行君主國君主之權。帝制自爲。蔑規民國。其爲違法

三也。以上三事。論其舉動。則爲違憲。審其本心。實同叛逆。竊查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一項。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爲有謀叛行爲時。得以總員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議員四分三以上之可決彈劾之。第四十一條。臨時大總統。受參議院彈劾後。由最高法院全院審判官。互選九人。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應請全國同胞。提議表決。按照約法第七條。請願於參議院。迅即提起彈劾案。交大理院組織特別法庭。秉公審斷。以維約法。固國本。而警專橫。民國前途。不勝厚幸。當選衆議院議員葉夏聲叩。

第三章 亡命時代之言論

革命救亡論（見南洋美洲各埠日本香港各報）

自中日交涉事件發生。內外國人。恍于亡國之慘。而憤日人侮我之深。因有救亡之議。或謂日人欺我政府。衰弱。敢于侮我。故當以國人爲政府之後盾。使政府倚國民爲後援。俾其專致力於對外。用是救亡團體之設。遍于四方。條陳請願。函電紛馳。熱度之高。令人回憶晚清請開國會時保皇先生之態度。竊以爲今茲此舉。何其酷肖昔時。而政府之對各救亡團。其態度則尤酷肖曩日者也。夫國家顛危。疇不願救。救亡心切。莫如吾黨。當夫韃虜未造。以不其可昔之中原。作寧贈友邦之餽敬。斯時苟非吾革命黨光復舊物。還我山河。則今日我圓顛方趾之國人。與夫奴顏婢膝之皇黨。已隨非我族類之政府。轉隸碧眼紅鬚之治下。二重奴隸。是其榮銜。永遠順民。既登版籍矣。然則其幸而不亡者。固革命之賜也。使徒乞政府以救亡。則決不可得也。其所以不得者。則政府實無救亡之誠意。抑無救亡之資格也。民國成立。立憲。列強相警。以中國之覺醒。久戢其侵畧之非望。誠以革命黨既能倒二百六十餘年根深蒂固之滿政

府。取而還之其國民。則中國固大有不屈不撓愛國志士之存在。而謂中國實不易亡。使民國付託得人。長保列強敬畏吾民之初心。則乘時自修。列強斷不輕于問鼎之輕重。惜哉官獄擅政。奮貫一仍。賣國阿瞞。和親老槍。前日見唾于國民者。今反執耳於壇坫。五國借款。已不惜授列國監督其財權。中俄密商。實譔然斷送外蒙之全部。賄賂議會軍隊。則啓其輕視吾民之心。實行專制復古。斯授以無意自強之據。故自袁氏專恣。中國早已陷于危亡。初不待日本要求。始感其燃眉之急。吾人觀于兩年來國民之癡醉離魂。列強之冷眼匿笑。已深痛禍患之靡涯。久已不與凡俗同夢。非袁莫屬之外交矣。迨夫歐戰既啓。袁氏告貧。深懼吾黨乘時起兵。則謀先殺革命之勢。日本大隈重信與袁氏有妾媵之交。有賀長雄與袁氏有蜂蝶之誼。乃求日本放逐黨人。願遠中立。許其入寇。斯時大隈政權未固。不敢造次施行。第暗加妨礙。使不能自由行動。一面揚言此後交還青島。以報其通融之惠。袁氏喜出望外。亦曾跨示于國人。(見其北京日報而異常得意)陸使(駐日本公使陸宗輿)自鳴有功。因獲嘉禾之厚賜。不韋惟是。據日報當日噴傳。已謂中日秘密協商。其條件實等日俄戰時日韓之協約。第爲密約。故不能宣示于國民。而其躊躇滿志之狀。則既數見于言外矣。吾國人而苟留心時事者。當知斯時日本政府固曾力禁其國報界之宣傳也。既而青島降伏。國人均促政府之索還。袁氏照會日使。提出要求。日人乃大嘗其冒昧。蓋日人實未肯與袁氏定有交還青島之明文。而口頭之惠。殊不能援以爲實據也。夫袁氏以畏怖黨人之故。乃不惜自遠中立。賄諂列強。又復互定秘密約文。幾自僭于高麗。而自欺欺人。則尤莫如交還青島一事也。今者中日事件之起。或謂其即實踐去秋之協商。而據吾人之所聞。則知袁氏此次實爲交涉之禍首。又不啻

作蠶爾以自縛。蓋袁氏帝制之野心。實肇自癸丑以前。當山座公使就職之時。袁氏已得數國之同意。惟力求日本之允諾。山座日本民黨之俠士也。則首拒其要求。袁氏勢不得逞。則力謀去山座而後已。會山座無疾而暴卒。袁氏遂得大肆其所圖。大隈內閣之成立。袁氏實陰助其成功。有賀長雄之數返。悉爲斡旋此問題。此次歐亂未已。日本獨霸于亞東。袁氏乘時逞其野心。實收功倍之效果。去歲日置公使之東返。袁氏託以三件之要求。一曰保障袁氏之稱帝。二曰代平中國之內亂。三曰放逐留東之黨人。大隈伯本贊成中國之帝制。惟對于袁氏。實不敢深信其爲人。故詮議數次。卒決定非使袁氏等于高麗之前時。則不能允其要求之三事。故報載二十一款。其要點如日人代練軍隊監督外交助理行政教授日語購買日本軍器數大端。悉與日韓協約之內容無異。袁氏格于多數之反對。不肯應其全部之要求。而日人亦格于國人之輿論。不能皆如其所願。然日人雖不能悉允袁氏之所請。惟反迫袁氏盡應其要求。反賓爲主。使袁氏竟窮于應付。邇來迭次磋商之後。袁氏已決意通融。然而國人熱狂頗高。亦有所忌憚而不敢。于是又期望日本之出兵。俾辱國喪權。不致歸咎于一己。此次日本之陸軍增派。實絕無與中國開戰之心。而袁氏亦絕不爲開戰之準備。所謂相顧而笑。莫逆于心。此中玄妙。惟中日二老心心相印而已。嗟乎。此皆中俄各報紙所微示而可複按者也。倘猶疑吾言乎。則請更舉其最著明之事實。夫日本公使不向我外交部交涉。而專向袁氏一人者。此證其事之關係。于其個人之身分也。袁氏不許國務員參與。而拒見湯化龍者。證其事之不可告人也。不許國人之橫議。禁止政談之集會者。證其不欲強硬對付日本也。金邦平赴日。而日本卽出兵者。證其有特別手段於其間也。重賄收買革命黨人者。以內亂不起。則雖有條約。

而不至發生平亂事實。以慰其爪牙之反對也。而日本半官報醜詆吾黨。其政府壓鑿吾黨。則證其擁護袁氏爲後日摧殘吾黨之口實也。凡此諸端。均中日交涉事件發生以來。國人滿腹葫蘆。而百思莫得其解者也。然而吾人就以上所言之諸端。聯想而成爲一系統。則知此種悶葫蘆。實絕無狐疑不釋之餘地者也。故質而言之。則此次之中日交涉。皆袁氏一人譁張爲幻之所致。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不然者。強隣雖暴。安有可乘之隙耶。

嗟乎。神竊蠱政。自召滅亡。國步艱危。于斯爲極。吾人處此時局。將如之何。其將一任袁氏之簽約而悉許日本之要索乎。則中華民國將刻日易名帝國。繼則步日韓合邦之後塵。而有中日合邦之事矣。爲問稍知國家爲何物者。能忍隱而不悲憤。以坐待亡國大夫列于日本之貴族乎。如其否也。則祇有如今之所謂救亡團者。開會演說。捐款打電報派代表。呼號駭汗。以隨政府之後。期赤手與倭人肉薄而已。然而試問今之政府。根本上果有開戰之觀念否耶。國民惟恐不能竭犬馬之誠。以求政府之一盼。而政府果會視之如犬馬否耶。天威神武。自有權衡。高深莫測。草芥小民。果容一張其口吻否耶。誠如是。則一般熱心國事之流。其又奈此疲聾昏聩之政府何哉。嗚呼。吾知之矣。今之所謂救亡者。殆以爲政府而能戰也。則企予望之。若其不然。則亦惟有聽之而已。信如此也。則一般之救亡者。始聊足以自解耳。不然。則今日之政府。實斷無開戰之觀念。吾不知主戰者。其又何以對待此萬惡之政府也。嗚呼。吾人盡不觀諸近日之電報。非已允日本之要求。而承認東三省日本之警察權乎。一般熱心救亡者。其將何以處之。吾知其惟有仰天長嘆。徒呼荷荷。一籌莫展而已。嗚呼。我同胞諸君。當知此時此際。惟我革命黨

始能達吾救國之目的。亦惟我革命黨始有救亡之方法。吾前節不云乎。惟吾革命黨始急於救亡。滿清末造。幾陷於亡。全賴我黨奮臂一呼。光復舊物。聲震寰宇。各國駭驚。不幸袁氏專制。復其舊觀。我黨賢豪。呼號警告於宇內。以爲廢舊官僚。必亡我國。力有未逮。未能卽排而去之。故注視監察其所爲。曾不少懈。歷年喪地失權。不遑枚舉。國人旣惘然罔覺。吾黨亦知非徒口舌可以挽回。故決從根本上着手。以爲惟革命可以救國。非革命則絕不足以救亡。惟革命黨始有救國之真誠。非革命黨皆不足與言救國。何則。救國之事。非徒快一時之口舌。號叫喧跳。畢其能事而止。必須有犧牲身體生命之精神。不畏流血苦痛諸辛楚。習於貧苦饑寒勞動奔波諸境况。然後能抱持所守之主義。終始永久而不渝。進而探湯蹈火。以實行其志。此惟我革命黨而後能之。非革命黨則決不能。歷審二十餘年死於刀斧犴狴之下者。除作奸犯科。誤羅大辟者以外。其能轟轟烈烈。視死如歸者。非革命黨。曾不一遘。其間口談國事。自命志士仁人者。車載而斗量。曰保皇黨。曰立憲黨。曰宗社黨。曰官僚黨。曰進步黨。曰超然黨。曰新黨。曰舊黨。觀其表面。熱心宏願。初不異吾輩革命黨人。願一旦患難之來。飲刃喋血。未嘗有一人肯爲吾黨泉卞之伴侶。反各謀富貴利祿以睥睨吾輩。嗟乎。人而無恥。亦曰救亡。不自汗顏。實貽笑柄。頃者。日本留學諸生。紛議返國救亡。使館以革去官費爲詞。諸生卽鼠伏無動。官費之大。重逾國家。性命室家。何以割愛。留學生程度高人一等。猶如此矣。餘子祿祿。尙何待言。可知救國救亡。非革命黨莫能擔任。事實具在。吾人未嘗敢爲誇誕之詞。居恒吾黨同志互相觀摩。亦未嘗妄自菲薄。而對於非革命不足以救國。則尤堅持此旨。確固不搖。蓋以理而論。惡劣之政府。不能更望其良。自非推而倒之。不能實行吾人救國之政策。而證之事實。時無今古。國無西東。未有不以革命救亡。未有以不革命而不亡。摩洛哥波斯土耳其巴西古巴普法戰後之法蘭西。與辛亥之吾國。以革命救亡者也。

印度安南高麗。以不革命而亡者也。波蘭則革命舉事過遲而亡者也。世人每抱杞人之憂。謂當國家傾于至危。則萬不能從事革命。宜爲闔牆御侮之計。捐棄平日之惡感。以爲現政府之後援。不知此均不識大勢之言。尤未嘗一讀歷史。試問各國之革命黨。幾曾以國危而不革命。一千九百零九年摩洛哥之革命。以其君主亞謝士 ANZ 借法西等國之力代平內亂。故革黨首領武來哈佛 MURAI HAFID 憤而舉義。以討惡政府。斯時法西固未嘗不援約出兵。然革黨奮力從事。法西反大表同情。而摩洛哥卒以自救。同時波斯君主漢罕默德。MIRHAMED 假英俄之力。以壓革黨之起兵。革黨首領亞薩。ASAD 率其勁旅。直搗波京。而布勃政。英俄二國。亦不敢如何。而波斯遂以自救。其他各國。不遑枚舉。特如摩波二國。則其君自召干涉。而不敵革黨之勢。革命亦不爲是而中止其所圖。卒達救亡之志願。此猶曰。其君之暴。非迫於強鄰之侮辱也。使強鄰侮辱。則革命黨宜與政府敵愾同仇。不容舉事。其說似矣。然亦知普法戰爭之際。拿破崙第三。見虜於德。敵軍直迫巴黎。使非其大志士甘必大借國民恢復共和以謀自救。漫然與拿破崙同盡於沙場。則法國早爲德之併吞。而今日真正之共和。何由再見。凡此先例。均爲吾國今日之好榜樣。亦吾革黨之大模型。今者袁氏若竟假日本以平亂。則袁氏者。直摩波之國王。其行爲等於賣國。於是吾革黨人惟有奮不顧身。亟謀討賊。以圖自救。若袁氏竟効拿破崙第三之贗武。則吾人常有甘必大等之覺悟。不俟其敗。而急起自謀。庶中華民國不隨袁賊之敗而滅亡。共和乃由此役而恢復。此則吾革命黨人之決心也。嗚呼。吾海內外之同志乎。吾其爲摩波之革命黨歟。抑作法蘭西之革命黨歟。惟視中日問題之若何解決而已。吾革命黨畢生之事業。何一而非救亡。又何日而不救亡者。不自尊重其職責。而第隨波逐流。輿贈爲伍。幾何不見笑於天下萬國之革命黨哉。

代滇黔桂粵軍警同盟會上粵督龍濟光書（見廣東各報）

溯自帝制未發生以前。標下等荷蒙上將軍養之深恩。追隨鞭撻。竭忠盡職。無或貳心者兩年餘。其間亂黨屢以利害功名。肆爲搖惑者。不止一次。中間激烈之徒。或攘臂附和。棄順効逆者。又不乏人。第以標下等頗明大義。以維持大局爲重。且不忍辜負我上將軍之恩。不特不敢旨從該黨。自召刑誅。并且防勦加嚴。無微不至。是以兩年以還。所破亂黨機關。拘捕黨徒。無慮千百。足徵我標下軍警同人。所以報効上將軍者。亦足以告無罪。乃自去秋籌安會起。帝制問題發生。物議沸騰。甲論乙駁。我軍警同人。一則以國體屬于政治。揆諸軍人不預國事之例。無敢容喙。二則以爲國體變更。本屬真正民意。詢謀僉同。國是自定。孰料天下事有非常人所見。而禍患恒伏於無形。平昔以爲真正民意所在者。一自滇黔獨立。天下從風。維護共和。維持民國。萬口同聲。不謀而合。雖平日拱衛中央之輩。非袁莫屬之儔。文如熊希齡梁啟超湯化龍之流。武若段祺瑞馮國璋之屬。亦莫不翻然變志。痛悔前非。嗣餘商工各界。亦若深痛當局之所爲。大懼禍至之無日。標下等始恍然知民意本野心家所構造。遠念家國有淪胥之憂。近察民心有瓦解之勢。設將順民意。則有附亂之嫌。若力抗潮流。益滋構怨之道。用是日夜思維。進退失據。相顧惶惑。無所適從。初謂我上將軍受粵省三十萬人附託之重。自宜維持粵省之治安。倘能率師討亂。奠定西南。則粵民固可免油魚之慮。若其不能。則當視民意之所指。步武桂省。宣布獨立。撫輯亂黨。維持和平。孰料彌月以來。我上將軍徘徊觀望。態度遲疑。既無以安標下等之心。又無以慰粵民之望。甚或疑及平日親信之部下。迭試繳砲易槍之所爲。用是標下人等。益復旁皇。慄慄危懼。迫不獲已。各舉代表。前赴某地組織會所。秘密參商。僉謂吾人既爲粵人負擔保衛之責。自當以粵人之好

惡爲好惡。粵人所好者和平。故吾人當爲粵人謀和平。前此兩年間。孫文其黨羽鄧鏗朱卓文葉夏聲朱執信等。潛謀暴動。標下等以爲欲破壞粵省之和平。故誓不爲彼等所煽惑。雖同袍手足。或以受其運動。爲上將軍察悉。炮烙折割。備受五刑。亦以顧念和平。無遑憐恤同類。今者黔桂獨立。時局已非。粵省與情。大異曠昔。粵人目覩黔桂獨立。商民安謐。異乎平時。不獨立則閩閩風鶴。市井恐慌。故其希望獨立之殷。不啻大旱之望霖雨。吾人既依民意以爲向背。自不能不視人心以爲轉移。既視人心爲轉移。則對於我上將軍。又恐不能如平時之盡職。是以一再思維。不得不甘犯斧鉞。披瀝上陳。倘上將軍能鑒標下之愚誠。而俯順軍民之公意。則上下收一德一心之效。而大局賴以保全。若謂公意不足輕重。和平不須保持。恃其壓甲利兵。金城湯池。以爲得計。則須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始皇有長城之固。猶亡於涉廣之揭竿。上將軍縱恃擁兵自衛。其奈人心既去。固不難倒戈相向乎。此標下等所爲上將軍不取者也。伏維上將軍通權達變。自昔已然。數十年清室之恩眷可忘。則袁氏倚來之名器奚不可以敝屣。若虛民黨挾宿怨以圖報。則李準之先例可援。民黨非仇上將軍。不外仇視民國之公敵。上將軍果能宣佈獨立。開誠佈公。一視同仁。民黨將歌功頌德之不暇。又何計睚眦之小怨哉。反是不思。堅持已見。則標下等亦自知不能更獲上將軍之信任。當思所以自全。維上將軍諒其公爾忘私之情。勿謂標下等辜恩負德而已。是否有當。務乞於二十四小時內。決定大計。表示態度。若逾期不報。則此後惟有自由行動。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滇黔桂粵軍警同盟會公叩。

第四章 丙辰議員時代之言論

代民友會關於對德宣戰問題宣言書（見北京各報）

對德問題發生。我民友會卽首倡反對之議。利害得失。國人論之甚詳。本無俟本會之申述。願挽近設辭異說。頗出而惑世。而世之驚其辨者。或疑緘默者爲諱於理而短於詞也。用是披露肝膽。而爲最懇切之宣言。

今政府所爲必要宣戰之說。與附和其說者。其所持之論據。與對德斷交以前之論據。無甚不同。爲人道爲公法者。此其表面之理由。亦贊成派所認者也。其實人道公法。直不成爲理由。而出自吾國之主張。則尤不覺其必要。何則。兵凶戰危。本非人道。殺敵致果。玉石俱焚。學有固然。何足爲異。今此曰彼斷吾糧道爲不仁。彼將曰。以聯合艦隊斷吾糧道。垂三載者。仁乎。此曰潛水艇肆擊輪船爲不仁。彼將曰。三載以來。東西洋上。德與輪船。靡有孑遺者。仁乎。夫標榜仁義。揭舉忠信。山泊草寇。猶所優爲。何況於國。今若曰。違反公法。則宣告封鎖。通牒各邦。巴黎會議。定有明文。德之所爲。並無違法。砲擊輪船。英國公法。苟認己方艦艇。無力生捕。則砲擊沉沒。視爲當然。中日之役。高陞擊沉。英人喋口無術。此次德國。恃棄其大陸主義。而採英國主義。在英爲自繩自縛。在德爲以盾禦矛。吾人實無能爲左右袒。且人道公法。列強互相引重之具耳。貧弱黃色之吾國。幾有受其保障者。使人道公法而可適用於我也。則千六百零二年小呂宋二萬五千之同胞。千八百四十年巴達威二萬之同胞。庚子之役黑龍江三千之同胞。當不至遭人種之憎惡而被虐殺。奈何自不主張。而爲人攘臂爭之乎。若曰。此次宣戰。亦緣吾國同胞被難於德之潛水艇也。則亦忠中立國首不宜供給勞力於戰國。國法又不容人口之販

賣。今遭難之同胞。皆奸商串合協約國而誘拐以去者。吾不知政府何以不爲人道公法而先杜絕之也。在主張者力言得之不勝。潛水艇戰之無効。以爲德無足懼而不妨官戰也。顧其所觀察曰。德自週年以來。陸戰上已不能復有所發展。而海戰則大艦隊又不能出北海。故不得已而出于潛艇封鎖。潛艇封鎖利于速戰促和。而彼自施潛艇政策以來。無甚可觀之成績。段總理爲吾人力言。德自行潛艇封鎖以後。擊滅輪船。尙不如其封鎖以前。湯化龍于外交後援會演說。謂德人自言其潛艇月可擊沈百萬噸。然自實行以來。今已三月。所擊沈者不過四十萬噸。其不能收美滿効果可知。梁啓超最近方針實言。謂三年來。英船燬于德艇者二百九十萬噸。而英一年之造船力可達三百萬噸。且引法國海軍總長之言。不武裝商船之毀于潛艇者什而八九。武裝以後十毀一耳。嗚呼。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初不料吾當道。自謂國中優秀名流。而淺見薄識。一至於此。姑無論此次歐洲大戰。其最後勝利。歸于何國。或竟如協約國所望。威廉第二卒爲法之拿破崙。然由過去戰況觀之。則德之陸戰。西取比利時。深入法境。東滅塞們羅馬尼亞三國。統一巴爾幹半島。北併波蘭全土。幾迫俄京。兵無日而不取攻勢。糧無復有匱乏之虞。而協約國者。三載以還。祇有招架之功。更無進取之力。舉三國聯合艦隊。欲取君士坦丁而有所。遂不可能。而陸戰未嘗得寸土也。所足以自豪者。則聯合艦隊封鎖北海。使德艦卒不能見于海上耳。然協約國方全力封鎖北海之一隅。而德已以大範圍之封鎖政策。自多島海。循地中海。越大西洋。繞北海。迄于荷蘭北岸。而封鎖之。本年二月一日至二月七日。凡一週間。被擊沉者已五十餘艘。其後以音問梗塞。協約國方面之來電。類多諱言。於是我當局與名流。又爲商船武裝以後。十毀一耳之說。聲

明潛水艇之未必有效。詎知天下之耳目。從未可以盡掩。本月五日。日本新聞載倫敦四日特電。英國下院報告最近兩星期內。被擊沉之英船一百六艘。議員聽者肅然。而一般惹起不安之念。海軍部對於潛水艇戰之問題。依然自抱確信。四日金山來電。美國國務卿蘭孫以公報布告德國潛艇之危險。益益重大。同日華盛頓來電。美內務總長連氏。於國防會議語各省長曰。依政府之所聞。前週羅德潛艇之毒牙者。船舶總噸數達於四十萬噸。同日金山來電亦同。又同日紐約來電美船洛欽嶺又被擊沉。夫兩星期內擊沉百零六艘。一星期內擊沉四十萬噸。而為時不過距今一星期以前。嗚呼武裝商船之効力安在耶。湯化龍所謂三個月內擊沉四十萬噸之說。何說耶。梁啓超所謂三年以來不過二百九十萬噸。武裝以後。十燬一耳之說。何據耶。其不知耶。則是贖贖也。其知而故為者耶。則是欺世也。以贖贖而謝名流。以欺世者而預國事。又幾何其不殆也。

或曰。美以強大之海軍。豐富之財貨。與德為敵。德其不敵乎。曰。其然豈其然。前此意大利之宣戰。協約國固嘗言其必勝德矣。究之益以二百萬之陸軍。地中海之大艦隊。其効果若何。况夫美之宣戰。非為對德。特假是以改革陸軍。擴張其艦艇。以為他日對日之備。此項莊舜劍。意在沛公。司馬之心。路人皆見者。不然。何以宣戰以後。其艦隊竟未嘗出動也。

夫吾人非懾於德之必勝。不敢言戰也。今茲所論。特緣政府往往侈言協約國之勝。與德之必敗。而立論乃不根於事實。又往往目欺而欺人。故吾人不得不為事實上之指證。究之。德之勝敗。與吾國之宣戰與否。實無直接之關係。使其有關係。亦不關於目前。吾人何所懾而不敢言戰。又何所不懾而言戰。又何

苦心勞日拙以欺人哉。

百二八

主戰者尙有一理由。則謂國無孤立而可以自存者。前此吾國賴列國均勢以圖存。設守中立而不戰。將孤立而失列國之援。遂不能以自保。其說似也。然試問所謂藉均勢以自存之國。果何術而能免于孤立乎。夫處均勢之中。而苟不孤立。則其國何由而自存。其均勢之局又何由而維繫。滕文公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夫滕間於齊楚。而能自存。此均勢之結果也。其苦於所事。則其孤立之微也。然而日懷事楚事齊之心。此所謂處均勢之中。而患孤立。宜乎其卒亡也。日俄戰爭以前。韓賴日俄均勢而自存者也。使其任鷸蚌之相持。而冀倖存。雖今日不亡可也。然韓以事大之天性。而卒乞援於日本。則均勢之局破。而韓遂亡。此所謂處均勢之中而不孤立者也。巴爾幹半島中。希臘與羅馬尼亞。皆處均勢之中。而獲倖存者也。假使其兩不加入。則始終孤立於均勢之下可也。然羅馬尼亞不甘孤立。而加於協約國。希臘寧使其主禪讓。而卒甘孤立。此羅馬所以亡。而希臘所以存也。數年以來。中國講守中立。與同盟協約諸國相周旋。而得相安於無事。雖孤立而不倚。究未嘗以是失好於善鄰。借欸乎。締約乎。禮聘乎。未聞同盟國以我不附彼而怨我者。亦未聞協約國以不附彼而拒我者。其尤著者。則前歲英使勸吾加入協約。袁世凱有意而未決。協約國不爲是而有煩言。同盟國不爲是而有責言。而國家亦毫不爲是感孤立之痛苦。今於歐戰三年以後。政府忽以孤立不可自保。而亟謀加入。冀得協約國之援。又力言不宜戰。卽足以亡國。吾不知其果無病之呻吟耶。抑欲蹈朝鮮之覆轍耶。吾聞今之當局。向恥言親日。然自對德問題發生之前後。忽改故態。而爲中日合辦。經濟同盟之言。又自承與日本密使西原龜藏有秘

密協商之事。嗚呼。當歐戰方殷之際。忽而有親日之舉動。又同時有對德宣戰之決心。吾人誠不能不追念日俄戰爭中之日韓攻守同盟。而慨然於興亡之有故矣。

抑舊均勢已被不能不藉新均勢以圖存。此語尤無當於事實也。今使德敗於協約國。而蹶不復振。英法俄日爭霸於遠東近東。則所謂新均勢者。容或可以實現。顧由今之勢。德雖終敗。亦決不至於不能自振。縱遠東之勢力失墜。而近東(巴爾幹小亞細亞)之勢力必盛于前時。夫列強均勢之局。非中國所構成也。向之所由爲均勢而保全中國領土者。實緣近東問題之終不解決。而互相牽制。以成不敢先舉之勢耳。論外交之大勢者。恒謂遠東之局。繫於近東。近東問題。爲世界動亂之導火線。故假使德終失勢於遠東。然近東勢力一旦不墜。則世界之均勢。終在同盟協約之間。而不專在英俄法日之協約。又况歐戰以後。無論德之勝敗。然其爲遠東發展起見。勢必誘荷蘭合併爲一邦。荷以人種及皇室之關係。必不能拒德國之要挾。荷德既合。則南洋爪哇各屬。均屬德人。斯時也。吾恐遠東均勢之局。匪特永弗破裂。或且以久而愈堅。尙何新均勢之足云。若夫今日之大勢。則所謂舊均勢者。雖似中絕於遠東。然實則今日歐洲列國。以均勢而啓爭。是爲爭均勢。而尙未有所謂新均勢。其於遠東。皆不過維持現狀。以俟近東問題之解決耳。三年以來。彼協約國一切對我關係。皆委託於日本者。職是之由也。且當局所欲得多數援助者。其智亦淺矣。今日協約國之分子。其可終保永固乎。俄自革命以來。政權落於軍人與勞動者之手。其政府由國會所組織。國會爲舊政府所召集。故國會政府雖主戰。而受制於勞動者與軍人。是以俄德縱一旦未可以驟和。然其停戰則已成事實。萬一俄德單獨媾和。則德不難舉俄國多年宿望之黑海封鎖而解。

放之。或舉波蘭還之俄。以結其歡。而假道以謀遠東之發展。如此則俄德相携以向東亞。當是時也。與俄接壤之日本。勢必顧其滿蒙朝鮮之利害。不得不棄無益之日英盟約以聯俄。（其國人現在極厭日英同盟不久携貳）俄日既聯。則協約國惟英法耳。此二國者。距戰遠。其兵力不克爲吾後援。一旦俄德日合以謀我。其又何術以抵拒之耶。或曰。斯時也。我固可以棄英法而親俄日也。殊不知一國無自主獨立之權能。斷不能効舉大國而自由行動。使棄英法而就俄日。則非卑躬屈節。附嚴酷條件不爲功。而爲問卑躬屈節之結果則如何。往者朝鮮棄俄而親日。卒託保護於日本。當時朝鮮政府。詎非視勢力爲轉移。願以弱小之邦。無復有自由行動之力。則勢不得不卑躬屈節以求親善。於是保護條約。遂應運而發生。憶當時日韓締結保護條約之際。親日派一進會宣言於國曰。若吾國峻拒外邦之干涉。完全獨立之實。則當奮然蹶起。宣言其理由於萬國。不能。則當信友邦之指導。以進於文明。而維持獨立。若進無奮起之勇。退不信任友邦。徒懷罷疑之念。惑於羣小之巧言。舞弄計策。適足以傷交誼。而召亡國之禍云云。嗚呼。此真吾國之龜鑑。而主張今日專英法。明日事日俄者之好榜樣矣。

或曰。使俄德單獨媾和。日本亦絕不肯棄英之舊侶。倒戈以昵於宿敵。是日俄德同盟之說爲無足懼。此實未諳將來大勢之過也。夫使日本無敵國外患而能長治久安。則誠未必肯棄其夙敦睦之舊侶。願國際之關係。恒以利害爲前提。將來之日本。必不免於與美戰爭。日美倘有戰爭。則俄於兩國實有舉足輕重之勢。如其與美。則足以牽制日本滿蒙方面。使不得注全力以攻美。則美勝。如其與日。前日無後顧之憂。以致力於太平洋。則日勝。是以今日兩國外交當局。無不千方設法以聯俄。歐戰以來。日本供給軍

械於俄。以聯其嗜好。美惡之而無知之何。自俄革命後。美遂乘機資以二百兆之軍費。日本朝野又妬之。而竭力爲補救之謀。(見大阪每日新聞)即此觀之。則日本於俄。將來確有不得不折節通款者。其聯俄非敦睦也。爲利害也。彼英日同盟之關係。初不過藉英以與歐美列國抗衡耳。今日既足與列國抗衡。所賴於英者寡。所益於英者反多。利益者交疎。又安得而不棄舊侶以昵宿敵耶。

或者又曰。宣戰可以自高於國際團體之地位。而求將來講和談判之發言權也。梁啓超之外交質言。謂吾國自始未嘗欲已國加入國際團體。而此次宣戰。實爲取得國際團體資格最後絕不容遜之好機。又曰。各國將來之運命。強半決於和平議席。而中立之弱國。苟無所援。其危險將不可思議。蓋交戰國之損失。既不能取償於其敵。行且以中立弱國爲其交換之犧牲。則弱者其何能禦。又曰。我國人慎勿以區區和平會議一席位爲無足輕重也。我列席焉。所保全者能幾。誠未敢知。不獲列席。而有人焉。爲我代表多數國家爲處分者。而我爲被處分者。其時四顧無援。噬臍何及云云。此說當對德抗議時。已有言之者。顧其批謬之點。則誤以吾國尙未爲國際團體之一員。而復誤以爲國際團體一員。則地位即高至無幾。甚或可與列強相拮抗。殊不知我國當清末數年。久已列席于國際會議。其最著者。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之第一回萬國平和會議。一千九百零七年之第二回平和會議。我國皆派員與會。而有發言權。願以國勢微弱。文野迥殊。雖獲參與其間。曾無關於輕重。誠以國際團體地位。本非以有形的加入與否爲轉移。視其國實力之強弱。使一國本無與列強拮抗之資格。而不度德量力。欲強儔於大國之林。則徒爲野心者所利用。而卒不免於亡滅。東西歷史。不乏其例。即如巴爾幹半島之布加利亞。當俄土戰爭之際。依

附強鄰。加入會議。以求獨立。顧柏林會議以後。乃爲強俄干涉內政。幾淪於亡。朝鮮當中日戰爭以後。受日本之擺撥。居然自稱爲帝國。乃不旋踵而託日本之保護。可知國際之地位。不能驟席而躍升。即使吾國今次加入於戰團。試問能否即稱一等國。既不能稱一等國。則與德宣戰。實於吾國地位絕無所裨。若曰。求與國之援。而冀講和之際。獲取發言權也。則吾人以爲若是者。必須協約國收終局之勝利。而自德國求和。則中國所得之發言權。或者於講和談判得隨聲爲附和。若協約國不能得終局之勝利。或協約同盟兩方面皆互不能勝。互不能敗。或同盟國獲終局之大勝。則中國參與講和談判。不特無發言之餘地而已。必仍如梁啓超之說。交戰國之損失。不能取償於其敵。行且以中立弱國爲其交換之犧牲。可以斷言。歷考歐洲百年來戰後之講和。其加担小國。未嘗不得列席。顧其結果。必受各強國之任意處分。吞聲飲泣。敢怒而不敢言。維也納會議。撒遜尼亞王國華爾梭公國之代表。曷嘗不與焉。願撤之領土北部。與華之領土西北。卒以列國公議而割讓於普。柏林會議。羅馬尼亞布加利亞之代表。曷嘗不與焉。然羅之北沙拉威之膏腴。以列國公議而讓於俄。布之東羅馬尼亞十萬里。以列國公議而歸於土。夫在當時。彼爲代表者。詎不能仗義執言。爲國抗爭。願以弱小之國。而加入於戰團。則及其講和。自不能以發言權爲抵抗列國處分之武器。嚮使當時此數國者。始終不入於戰爭之渦旋。則雖與列強爲接土連壤之邦。亦不致於受交戰國之處分。卽如此次之戰。希臘始終不肯加入於一方戰團。則他日講和。雙方均不能以希臘供其交換。此非吾人推測之語。誠以列國苟欲以希臘供其他日之犧牲。則列國毋寧犧牲之於今日。爲便於其海陸聯合軍之作戰也。夫希臘如此。則中國宜知所自處矣。今使吾國加入於

戰團。則歐戰結果。舍協約國全勝以外。無能免於撒遜尼亞華爾梭羅馬尼亞布加利亞之聽處分於列強。若推對德絕交而不宣戰。則以接土運壞之希臘。猶不至供交戰國之犧牲。况於風馬牛不相及之中國乎哉。梁啓超曰。我不列席而有人焉爲我代表。多數國家爲處分者。而我爲被處分者。其時四顧無援。噬臍何及。嗚呼。此真喪心病狂之語也。試問東西各國有以交戰國而代表中立國者乎。有以漫無關係之中立國而被處分於交戰國者乎。如其有之。則今世界之中立國皆宜加入戰團。期獲取發言權。免爲交戰國所處分可矣。奈何今日瑞典挪威丹麥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希臘羅克森堡暹羅秘魯巴西墨西哥等國之所見。乃不及一梁啓超耶。

嗚呼。一言而可興邦。一言而可喪邦。苟非有真知灼見。懷抱不易之理。誠未可輕於立言。今觀主戰者所執理由。其最力者。不外爲免孤立與獲得發言權兩層。而根據之薄弱。乃不能當識者之一駁。其他諸說。尙何足論。至於吾人反對宣戰。雖不敢謂有絕對之理由。然吾人以爲中國處今日列國均勢之中。萬不宜取行險徼幸之計。誠能謹守中立之地位。乘時整飭政治。以圖自強。開放門戶。以保均勢。使歐戰以後。形成東亞商業經濟之中心點。列強莫得而劃定其勢力範圍。庶幾進可與列國相抗衡。而退不失爲東亞之瑞士。縱不能一躍而躋於一等國。亦決不至受保護而爲附庸。自處之途無善於此。今不是之務。而欲依託一方。以冀其援繫。猶自喜爲親仁善鄰。謂一舉而獲六七強以爲之友。吾恐親善之甘言。卽爲他日保護之張本。而引虎自衛。猶將喪亡於無日也。

抑以上猶爲專就對外關係言耳。若由國內而論。則宣戰之結果。其將來之現象。猶當有不堪設想者。以

吾親之。則搖動國體政體。影響人民生計。釀成藩屬搆貳。皆爲意中應有之事。蓋國體恢復未久。復辟逆黨。潛伏待發。帝制餘孽。急欲出頭。當局輒予優容。已可慮矣。軍人內閣。又罔識共和。凡百措施。莫循軌道。懷疑國體之輩。陰賊險狠之徒。日伺其傍。相機利用。是以對德問題之起。或藉謀改組國防內閣。宣告軍法戒嚴。期停止約法之羈束。希圖國會之解散。或藉謀迎合日本之意。結寺內正毅之歡。使暗助宗社之活動。爲他日復辟之外援。而當局則以爲孤立不足以固位。排外不足以自存。欲託宣戰問題。爲結好日本之媒介。夫藉宣戰冀推翻國體政體。或以自保其位與權。此中華民國之危機。而國民所宜慮者。吾人不宜徒著眼於對外問題也。影響人民生計一節。當對德問題發生之始。吾人固已屢言。今各省商民紛紛反對。其總因實由於此。蓋歐戰以來。於茲三載。吾國以謹守中立。未嘗運輸糧食物料於他國。卽少有偷漏。爲數無多。物價未嘗因之暴騰。人民生計。未嘗感其苦痛。今若加入戰團。則吾國所以助協約國者。非兵力而爲糧糈。且雖欲不供而不能。如此。則輸出多而物價騰貴。夫物價騰貴。而人民生計程度隨之增長。猶可也。願事業甚不發達之中國。物價雖貴。而一切價值不爲稍增。則所苦者盡勞動艱苦之細民。而傭僱所入遂有不給餽粥者矣。或曰。穀價暴騰。農民所希望也。然獨不思自耕自食者。爲數幾何。其爲殺貴而獲者。寧屬於受傭僱於地主之小農哉。不甯惟是。宣戰以後。猶須供給勞力。勞力輸出。則苦者又爲小民。夫中國生計困難。人滿爲患固矣。顧人滿之患。患於坐食者多。而不生產。今使輸人口於戰地。而不謀其生還。且耕是以減人口之過剩。試問能否即使國民生計。稍覺裕餘。吾知壯者散而之四方。則坐食者益多。而老弱將轉於溝瀆耳。而况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儼

特爲民上者所不應爲。亦人道所不許者乎。

若夫藩屬之携貳。此就新疆甘肅青海伊犁回部而言。亦爲吾人意中所有事。縱目前不生變志。然宣戰以後。難保無德探或土耳其教士從中擺唆。使前此回匪之變復現於今日。斯時三千餘萬之回族。內地數百萬之信徒。試問以吾國之兵力。能否撫循以復歸於我。若其不能。則西北諸省。非吾所有。而五族共和之美事不可復見矣。然而此盡人所能言。非吾人所欲詳也。

制憲壇上之建言（見憲法會議速記錄）

（一）在憲法審議會之發言

- 第一 對於憲法草案第三章第五條至第十一條人民自由權問題反對原案之發言
 - 第二 對於草案第四章第四十三條不信任決議權問題維持原案之發言
 - 第三 對於草案第五章國會議員會問題維持原案之發言
 - 第四 對於草案第六章第六十五條大總統有無緊急命令權問題反對原案之發言
 - 第五 對於憲法應否增加主權所屬一條問題贊成增加之發言
 - 第六 對於草案第七條人民通信之秘密一條問題主張修正爲自由及其秘密之發言
 - 第七 對於憲法上應否增入以孔教爲國教及草案第十九條第二項存廢問題反對之發言
- （二）在憲法大會之發言
- 第一 對於草案第五條第二項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送至法庭審查其理由一條之

問題爲修正之發言

第二 對於草案第七條問題主張人民通信自由及其秘密應分別規定爲修正之發言

第三 對於草案第二十一條兩院制之問題維持原案之發言

第四 對於陳光霽蘇毓芳兩君所提修正第二十二條一案之問題反對之發言

第五 對於草案第四十一條謀叛行爲四字之問題主張徐議員原案界說不清當以呂議員之修正案爲妥

善之發言

第六 對於草案第五章國會議員會所以須保存之理由問題之發言

第七 對於草案第六十五條第一項所規定大總統發緊急命令之特權問題認爲無規定於憲法之必要之

發言

第八 對於第七十五條之規定之問題主張與第四十三條不信任決議之條合併修正之發言

第九 對於草案第八十條國務總理須經衆議院同意反對原案主張全體國務員之任命均須經衆議院之

同意之發言

(一)在憲法審議會之發言

第一 對於憲法草案第三章第五條至第十一條人民自由權問題及對原案之

發言

草案條文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

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第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秘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

第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選擇住居及職業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刑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衆議員葉夏聲 本員係反對原案。以爲人民自由所以規定於憲法中者。無非爲謀保障起見。查關於謀保障人民之自由。在各國法律規定頗不一致。大概可分二種。(一)憲法之保障。(二)法律之保障。何以有憲法之保障。卽以革命之結果。或流血之結果而得此自由。遂要求政府規定憲法。幷要求將此自由權規定於憲法之中。此種保障。卽爲憲法之保障。設非革命之潮流。或非爲民主國。其憲法上保障人民之自由。則多係以法律爲保障。夫以法律保障人民之自由。其人民之自由必不能如英美法等國人民享有自由之愉快。英美法等國憲法上之人民自由。非由君主賦予。係人民自己所固有。所以英美法等國之憲法。其於人民之自由。絕不加以限制。是爲最善之立法例。彼以法律爲保障人民之自由。則其自由或爲君主賦予。或因君主一種恩典而得者。此種規定。卽所謂以法律保障人民自由者是也。故論者以爲憲法保障

與法律保障之效力。因此截然不同。凡屬憲法保障之自由權。非常堅固。而由法律保障者。乃非常危險。此爲法理上應行說明之理由。今照原案第五六兩條。並無問題。而第七條至第十一條。其中頗有尙待討論之點。照原案自第七條以下。凡屬人民之自由權。均依法律受其限制。故均有非依法律不受制限等等之規定。本員以爲照此規定。似乎明明許可。無論如何時期。如何場合。皆可以限制人民之自由。夫人民之自由本非絕對的自由。既非絕對的自由。凡遇緊急時期。如值國家有內亂外患之際。爲求國家利便起見。稍加限制。此固未嘗不可。今閱原案並未規定須于此項場合方可限制。于是人民一方面雖有自由之權。而國家一方面則無論何時對於人民之自由。常有一種法律之限制。如此規定。本員殊不知其用意何在。觀原案第五六兩條。本與約法上之規定用意相若。而第七條至第十一條在約法上本無限制者。今各條中均有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之八字。有此八字。於是臨時約法與憲法草案遂有極大區別。且照天壇草案。凡屬人民之自由權均可以法律爲之制限。今依條文研究。又似以憲法爲自由之保障。然就逐條下半段推闡將來之結果。是吾國人民自由之保障。實爲法律之保障。必非憲法之保障。可以斷言。試問以革命取得之共和國。僅抄襲日本現行憲法。其適合與否。尙何待言。想諸君亦必以爲中華民國當然不可抄襲日本之憲法也。以上皆爲法律之言論。再從事實上觀察。主張原案者尙有一說。即以爲以法律保障人民。確爲非常正當。何以言之。因國會可以制定法律。既以法律保障。即屬非常確定。實則不然。蓋法律之爲物。與憲法之作用不同。憲法屬剛性的。而法律則因大勢之潮流。可以因時制宜。國家倘以法律爲自由保障。則凡屬國會第一屆會期內制定之法律。如規定人民應享某某等項之自由權。洎乎

第二屆第三屆國會開會。又因制定某種法律。將以前制定之法律。認爲無效。于此可見人民之自由。倘非憲法爲之保障。則人民之自由。必將爲消極的。其結果。非積漸將人民之自由。剝削盡淨不止。今值規定憲法之時。不得不預爲提防。現在憲法中。倘不爲之明白規定。請諸君試一思之。其以法律爲自由之保障。是否可能歷久不敝。此由事實上觀察。最易以證明者。再照現在情形而論。如以憲法爲自由之保障。亦最適于時勢之要求。如以前所定之懲治盜匪法。即係認定國內盜匪甚衆。欲加提防。特暫定懲治盜匪法。以爲救濟。此即應乎時勢之要求。而以法律制限人民自由之一例。今憲法亦照約法如此規定。本係當然之事。况法律常有變更。而憲法可一成不變。故以憲法保障。與以法律保障。相去甚遠。所以美國國會雖極有力量。其所制定之法律。頗有萬能之稱。然其國之憲法。如關於信教自由等項。即規定不得以國會另定法律限制之。可見美國人民對於國會。頗有一種不信任之表示。其意以爲人民之自由。不能由國會制定之法律爲之制限。要之美國人民之自由。不肯受法律制限者。特恐國會擅以法律妨害其自由也。美國憲法不許國會制定限制人民自由之法律。亦爲防將來憲法之歸無效耳。尚有一層。自由之說。本無絕對不許以法律制限者。倘有絕對不能以法律制限之自由。是爲惡意之自由。所以自由之爲物。非絕對不可制限。既非絕對不可制限。所以必于特別場合。特別時期。得有法律以爲制限。他不必論。就憲法上規定人民之權利而言。試問言論著作等事。是否爲權利。人民有訴訟之權。是否爲權利。但既有權利。則試問義務。須規定與否。此間甚易答復。蓋義務二字。當然可以不必規定。因權利之對待爲義務。人所共知。何須規定。故凡處惡意之自由。必爲犯罪之行爲。人民既已犯罪。尙何自由之可言。然則更

何必加以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之規定。故人民之自由。凡爲惡意之自由。不得謂之自由。必合法之自由。方爲自由。若係絕對之自由。卽爲惡意之自由。惡意自由。當然處罰。何必再爲揭示。請照本條文之一部分再舉一例。如第十條。『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夫言論著作之自由。乃一極大問題。當南京政府時代。因定一項新聞條例。當時社會上主張以爲民國不應以命令規定新聞條例。因新聞中所登載乃人民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權。卽不應有新聞條例爲之拘束。其時章君行嚴爲反對之最力者。蓋證之美國英國均無此例也。今照本文第十條之規定。又明明許有新開條例之法律矣。如非依法律云云者。是此種條例將來必當發布。不然上半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下半又有非依法律不受制限等字樣。溯研條文。可以推知。故預測將來。必當有此條例之發布。再爲類推。可見此數條之下半段規定。俱爲將來預留地步。思之不寒而慄。本員反對原案之理由如此。本案秦議員廣禮。賀議員贊元。亦反對原案。主張自由權不受制限。駱議員繼漢。韓議員玉辰。易議員宗慶。朱議員兆莘。均贊成原案。主張自由權宜加限制。結果在場人數五百六十五人。贊成維持原案者三百九十八人。過三分二以上可決。

第二 對於草案第四章第四十三條不信任決議權問題維持原案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四十三條 衆議院對於國務員得爲不信任之決議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贊成原案第四十三條。以爲現在對於不信任決議之條文。反對者最有力之理由。卽

係既有彈劾權。卽不應再有不信任決議權是也。但須知縱觀各國政治上之現象。英國憲法法國憲法均有彈劾權之規定。然實際上適用此彈劾權時。幾絕無之。均係適用不信任投票之辦法而已。故現在英國法律上之格言。謂彈劾時代已過。此言亦可謂爲政治上格言。可見現在彈劾權已不適用。只有適用不信任投票權。各國之所以如此規定者。其理由畧有三種。(一)凡係彈劾均由國務員全體負責任。彈劾案一經提出。在國會中風潮甚大。勢必牽動全內閣。我國曾經實行。亦有先例。卽國務員全體均負受彈劾之責任是也。若不信任投票。其風潮比較彈劾爲小。且稍寬緩。以其只投票不信任其政策而已。並不言其違法。亦無須經過裁判也。(二)凡不信任投票可僅對於國務員一部分行之。無碍於全體。不過閣員中一二人被其搖動。確與彈劾不同。此不能謂有彈劾權。卽不必有不信任投票權也。(三)不信任投票之義。蓋以國務員對於國會負有兩種責任。一爲法律上之責任。違法時須受彈劾是也。一爲政治上之責任。所謂政治上之責任者。例如某部長對於一事。並非違法。乃一種在法律外之行為。致全國人均不滿意。如教育腐敗。全國人希望改良。彼乃不惟不能改良。且於用人行政。一切皆反背民意。或如總理請任命之閣員。經議會全體反對。乃該總理復將此種不滿人意之員作二次三次之提出。請求同意。此種行為。雖非違法。而於政治之行為。至爲陋劣。再如內閣閣員爲免除自己之責任計。對於一切。巧爲趨避。作消極的不行為。此種行動。未能謂爲違法。亦不能謂爲合法。然其不滿人意可知。又或一閣員衆人希望其發表一種政見。而彼竟無所發表。凡此種種。均不能實行彈劾。然則對於此種閣員。只有爲不信任之投票辦法而已。此議會應有此權之理由一也。再如謂既有彈劾權卽不應再有不信任投票權。按照約法規

定。尙有可說。蓋以約法規定國務員須一一經國會同意方可。現在本草案第八十條規定只有對於國務總理之同意權。其他閣員則無須同意。若只有彈劾權。則將來對於一二閣員之不良。只可彈劾國務總理。一經彈劾。必至搖動政局。非常危險。故有此條正所謂補救同意權之缺點。以免不經同意閣員。任意跋扈。此本條必須規定之理由二也。再或謂如有此條規定。其結果易於搖動內閣。以其隨便可以爲不信任之議決。閣員即須辭職也。此種理由亦甚強硬。但須知本草案中對於此層自有保障之規定。會議議員必不輕易爲此種不信任之投票。即第八十二條尙有解散衆議院訴之輿論之規定是也。不信任之議決。其結果關係如此之大。則爲議員者豈能輕易爲此種之投票耶。即行使此權時。亦必非常審慎。以其即爲議員之地位計。亦絕不肯輕於一試。此本條必須規定之理由三也。故本席贊成此條之規定。如果諸君以爲對於議決人數太少。恐有流弊。儘可修正。如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之出席三分之二之同意均可酌量加以限制之規定。並望諸君對於此種有益之條文。不可穿鑿着想。以其實無何種弊害也。

參議員蔣義明 本席質問葉議員之主張是否對於國務員之違法可行使彈劾權。亦可爲不信任之投票。抑係主張不用彈劾權。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並非主張不用彈劾權。係就各國事實上多通用不信任投票。故以爲兩種規定不妨並存。

參議員蔣義明 然則本席以爲貴議員之主張殊有錯誤。

衆議員唐寶鏗 現在無質問之必要更不能因質問而互相駁辨本案議員陳善陳光壽蔣義明等。均反對原案。

○主張删除此條。形勢甚險。而何雯李春榮等。○主張維持原案。何李說皆薄弱。不足動聽。而葉夏聲一
場之演說。結果以原案表決。贊成者三百八十一人。過三分二。可決。

第三 對於草案第五章國會委員會問題維持原案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五章 國會委員會

第五十一條 國會委員會於每年國會常會閉會前由兩院各於議員內選出二十名之委員組織之

第五十二條 國會委員會之議事以委員總額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決之

第五十三條 國會委員會於國會閉會期內除行使各本條所定職權外得受理請願並建議及質問

第五十四條 國會委員會須將經過事由於國會開會之始報告之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係贊成第五章者。據反對者之意思。以爲國會委員會僅二十人。恐有少數人操縱多數人之弊。本席對於此種理由。當日亦表同意。然本席以爲今日所應討論者。非討論條文之人數。係討論條文之大體。在大體上本席之意。國會委員會。應予存留。至條文上人數問題。尙有方法爲之補救。現在審議大體。本院同人須平心靜氣。就國會委員會利益上觀察之。如國會於每年三月開會。六月閉會。其間由六月至次年三月。尙有下半年之時期。當此時期內。並無國會。若發生緊急事件。國會不能行使職權。試問依賴行政機關獨斷獨行爲優乎。抑另有限制機關之國會委員會爲優乎。兩相比較。其利害得失。不問可知矣。設無國會委員會。政府對於緊急事件。則可臨時相機行之。如國會對於開會後

對於政府執行事件不爲承認。又不免發生搗亂之弊。故國會委員會可以補救國會閉會後之不足。更可限制行政機關之行爲。是其制度甚爲完善。况如前清諮議局於閉會後有常駐委員之規定。此種制度行之已二年之久。並無弊病。國會委員與常駐委員相同。一經設立。又焉得有弊耶。至少數人操縱多數人之說。本席向日亦曾慮及於此。但人數問題尙可補救。於二十人外並可增加若干人。此外更有最要之點。國會委員會於國會閉會後。監督政府。代表國會。其所議決事件。於國會開會尙須報告於大會。如國會不承認其議決。仍爲無效。此點亦可規定於憲法中。且國會閉會後。兩院議員不易召集。若遇特別緊急事件。因無國會委員會。政府應向何處機關求其同意。此層甚爲危險。本院同人不可不爲注意。故本席以爲國會委員會有存在之必要也。本案議員劉恩格仇玉廷張知瀛均反對原案。主張不能設立。何甕等則贊成原案。謂反對者無非慮一部分議員占優異權利。但此制究屬利多而害少。小數國會議員專橫。終勝無國會委員會時。政府之專橫。但表決結果。卒以反對原案者四百七十二人。過三分二。否決原案。

第四 對於草案第六章第六十五條 大總統有無緊急教令權問題反對原案之

發言

草案條文

第六十五條

大總統爲維持公共治安防禦非常災患時機緊急不能召集國會時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得以國務員連帶責任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

前項教令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追認國會否認時即失其效力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對於草案第六十五條。並非絕對反對。不過因就法律上及政治上討論。以爲憲法上不必有此規定。因之而有此反對耳。適間有人主張以爲君主國方有此項規定。至於民主國則憲法上絕無此項規定。但就本席個人攷察。以爲此項規定。匪第爲世界民主國所無。即君主國憲法上亦極尠有此規定者。查君主各國憲法。有此規定者。不過普魯士及日本而已。至今日本國學者對於憲法上規定政府有緊急命令權一層。尙極力攻擊。從無一人爲之提倡者。蓋緊急命令權之存在。在法理上實毫無理由之可言。諸君沉潛載籍。研究有素。試問何種書中有以緊急命令爲憲法上必要之主張乎。倘能查出某某學者主張以緊急命令爲憲法上必要之規定者。則本員自當五體投地而崇拜之。再則所謂緊急命令者。係以其命令可以與法律有同等之効力。一言以蔽之曰。法律的命令而已。既規定有法律的命令。則試問對於中華民國之立法權。有無抵觸。有無衝突。即以本憲法草案而論。第二十條規定云。『中華民國之立法權由國會行之。』第九十三條規定云。『法律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之。』照此規定。可見民國立法權。當完全屬於國會。且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他種之法律。則政府萬不能以命令變更或廢止某種之法律。而此條規定又云。大總統有發布與法律有同等効力之命令權。則是否可以非法律而變更法律耶。是否大總統有立法權而侵害國會之立法權耶。既有第二十條與第九十三條之規定。則本條萬無存在之理由。一經存在。則本草案即自相抵觸。自相衝突。再從政治方面觀察之。則國會每年只開常會一次。而常會期間又只有四個月。統而言之。每年國會開會期間只有三分之一。不開會期間尙有三分之二。若國會開會期內。國會可以制定法律。國會不開會期內。政府即可以頒佈與法律有同等効力之命令。則依其

數量而比較之。豈非政府行使之立法權。反較國會行使之立法權爲大。再則憲法上規定人民自由權。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云云。所謂非依法律不受制限者。蓋因人民信賴國會以爲國會絕對不議決一種妨礙人民自由之法律。至於政府。則試問人民能否信賴。實一疑問。故憲法上若有此條例規定。則直以立法權委之於政府。所謂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云云。大可改爲非依法令不受制限。反可以名實相符也。此外再就條文上觀察之。其條文爲大總統爲維持公共治安。防禦非常災患。時機緊急。不能召集國會時。得以國務員連帶責任。發布緊急命令云云。本席詳細研究。以爲防禦非常災患一語。尙可勉強解釋。若云維持公共治安。則凡係一種法律。未有不維持公共治安者。安有所謂擾亂治安之法律乎。如此規定。未免範圍太廣。卽如戒嚴以及防禦宣戰。又何嘗非維持公共治安耶。必謂緊急命令方能維持公共治安。豈非普通法律有非爲維持公共治安而設者耶。適聞有人以爲銀行停止兌現。卽係維持公共治安。政府自不得不發布一種緊急命令以救濟之。不知銀行停兌。關係至重。此次歐洲戰爭。金融緊迫。德國欲發行不兌換紙幣。以德皇之威嚴尙未敢獨行擅斷。曾親至議會演說。請求通過。當時各新聞紙載之甚詳。可見銀行停兌之事。何等重大。政府豈可隨意以命令行之耶。至謂國家若有非常之疾疫流行。卽係非常災患。本員以爲防疫之事。當屬之於警察權限之內。本草案第六十四條規定云。大總統爲執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大總統既受法律之委任。當然可以發布一種命令。更無須有此條之規定。卽如日本流行之虎列拉。警察既有防疫之權。更無須待天皇命令。始行防止。所以本席就法律上及政治上研究。俱不贊成有此條之規定。但本席何以又云。并不絕對反對。則亦別有理由。蓋本草案規定原有須經國會委

員會同意之限制。當國會閉會之後。政府遇有非常事變發生。經國會委員會之同意。發布一種緊急命令。尚無不可。但現在國會委員會一章已經大多數主張刪去。既無國會委員會之限制。則政府即可隨意發布。此項命令。豈非直與日本天皇之獨立命令大權命令性質相同。所以本席主張以爲國會委員會既已刪除。則此條更無存在之餘地。本席比較的不絕端反對者。以有此國會委員會爲交換條件耳。既無國會委員會。則本員不能不根本反對。本案議員孫潤宇林長民李國珍均贊成原案。劉恩格呂復皆反對原案。雙方出席發言者皆屬一時健將。勝負之數。不可逆料。幸討論結果。葉夏聲說。理由最爲充足。遂至演說出兩方皆不成立之奇觀。是日在場人數五百五十七人。反對原案起立者二百九十九人。贊成原案者三百十五人。均不足法定三分之二之數。此案審議。遂無結果。

第五 對於憲法應否增加主權所屬一條問題贊成增加之發言

擬增條文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主張關於主權一章。應規定在憲法之內。理由有三。第一。大抵凡屬君主國家之憲法。未有不規定主權者。如日本憲法第一條。所謂「大日本帝國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則係規定主權屬於君主也。其他君主國家之憲法。關於統治權應屬於何人。大概皆有規定。既然君主國家關於主權皆有規定。我中華民國又爲民主國家。而其主權豈能不爲規定。本員以爲當然規定。或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第一條『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既有此一條之規定。則不必再有主權之規定。此說本員以爲不然。所謂第一條之『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者。不過僅係對於國體之規定。不能謂有此一條。卽不必再加主權之規定也。凡君主國之憲法。其開宗明義。必規定某某國爲君主國家。而其後又必規定主權屬於君主。君主國家之憲法。既是國體與主權皆有規定。而我民主國家之憲法。國體以外再行規定主權。亦未見其重複。此本員主張主權規定於憲法之第一理由也。第二。本員以爲中華民國憲法上雖定爲民主國。然民主國三字之意義。雖共和成立。已經五年。而此五年之間。一般人民對於民主國三字之意義知之者究屬甚少。卽曾到東洋留學法律數年者。及在中國學堂學過數年法律者。對於此民主國三字之意義。知之者亦不多見。是此民主國三字。如無精確解釋之規定。則一般人民皆莫明其妙矣。原來民主國家。本係以民爲主。如無精確之規定。或恐有解釋爲人民之主者。須知人民爲主。與人民之主。毫厘之差。易生誤會。人民爲主。是以八民爲國家之主體也。而人民之主。則皇帝也。考查民主二字之意義。及其沿革。淵源。稍識外國文字者皆能知之。在英文民主國二字爲 (Democracy) 所謂 (Democracy) 者。卽民主也。然民主國之三字之淵源則知者甚鮮。本席考查。實發生於希臘語。卽 (Democracy) 分兩段解釋。 (Democracy) 爲一義。而 (Cracy) 又爲一義。 (Demos) 卽人民之謂。而 (Cracy) 卽支配之謂。是民主國。卽係國家受人民支配之謂也。我國爲民主國。卽以希臘語之 (Democracy) 爲淵源。是明言中華民國國家。應受人民之支配。卽亦謂中華民國國家。必以人民爲主。不是人民之主之意。亦不是人民支配數人之意也。既是草案第一條條文意義如此。何能不將主權規定爲專章耶。此本員主張主權規定於憲法之

第二理由也。第三○主權一事世界各國對於主權是屬於人民。抑是屬於國家。業有定論。一般學者○認國家法爲有人格。謂主權當然屬於國家。不能屬於君主。不能屬於人民。此種學說○最爲普通。然在日本學過幾年法律。看過幾本法律書者○皆知此種學說之所由來。以本員觀察○此種學說○實發源於德國。德國學者○卽倡主權屬於國家之說。此說盛行一時。至此種學說應否崇拜○實一問題也。在大陸派學者○皆主張此種學說。不知歐洲大陸派。卽德國大陸派也。如法國美國英國學者○皆不主張主權屬於國家。至於德國學者。何以倡此學說。則以德國爲君主國家。其皇帝維廉大帝嘗與人言。德國主權在我。皇帝卽國家。國家卽皇帝也。彼時德國科學發達。一般學者因見該國皇帝如此表示。未免專橫。非常不滿意。於是互相研究。發爲一種言論。卽柏倫知理之國家有人格說。既是認國家爲有人格。卽是國家爲主體。亦卽是以主權屬於國家。而不屬於君主之學說也。此種學說。實爲推翻該國皇帝主權在我之表示。誠以是時君主主權說盛行。故不能不主張國家主權說以爲抵制之計。此非本席武斷之言。當日倡此國家主權說者。實具如此意思。而有不得已者在也。方今世界主權學說。不是主權屬於君主。卽是主權屬於人民。兩大潮流相鼓盪。而國家主權說。已見衰落。卽如日本政治家。初以國家主權說。爲抵制天皇之策。近則胆大。漸有主張民本主義學說者。民本卽民爲邦本之意。亦卽民主之謂也。不過將主字易以本字。此說現已盛行國內。此不過一方爲抵制君主主義。而一方又畏政府之勢力。不敢直言民主二字故耳。惟我國現爲民主國家。又何所顧忌。而不敢謂國家以人民爲主乎。國家既爲民主之國家。則主權卽應屬於人民。此本席主張主權規定於憲法之第二理由也。至於憲法草案之條文。亦有人謂中華民國

之憲法分爲數段。憲法之中。關於國民。關於國土。皆有專章規定。但是國家成立以人民土地主權爲三要素。國土國民皆有專章規定。而獨主權不爲規定。是組織國家之要素。已遺漏其一。爲不完全矣。凡我同人大概皆以主權應加入專章規定認爲正常辦法。本席以爲不必另加一章規定。即在草案第一條以後。加一第二條即可。因爲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民主國三字。甚有疑義。不大明瞭。如不加此主權之第二條以解釋前條之民主國意義。將來難免不生弊害。故爲防生弊害。亦不可不將主權加入規定也。本員如是言之。在同人方面必有以爲未免危言聳聽者。以爲主權不加入。何能即生弊害。且能生出何等弊害。此說本員不敢承認。須知無論何種事項。看之雖似無弊。而自我中國人民眼光心理觀察。則不能不爲防備。如不防備。必有發生弊害之一日。卽如第一次革命之時。試問凡我中國人民一般心理。大概皆以共和二字在我民主國家大概無有弊害之可生。非謂國家既由君主而改爲共和。則當然無復再有專制之發現乎。豈知袁世凱後來。竟將共和釋爲周召共和。其意直欲爲堯舜。而反謂全國人民請其爲皇帝。此不能不謂彼解釋錯誤。然亦因無精確之規定所致。倘此後如再有野心家。亦難免解釋民主國三字爲人民之主。不是人民爲主。在事實上主權屬於人民。方是人民爲主。而主權屬於君主。是爲人民之主。此中關係甚大。故不可不將主權多加一條明白規定以爲防備也。又如袁世凱修改約法時。改屬於爲本於。僅一字之差。而民國國體。輕輕改得活活動動。爲其帝制地步。前車可鑑。再者。草案最後之第十一章第一百十一條。雖有國體不得爲修正之議題之規定。然第一條之民主國三字并不明瞭。假如有野心家解釋民主國者爲人民之主。是已不啻變爲君主國家。彼時若再羣起質問。彼必謂民主國就

人是民之主之義。毫無錯誤。且藉口草案第一百十一條之規定。而謂討論不得及於國體。則是已無救濟矣。故預爲防備。亦不得不將主權在草案加多一條以規定之也。本案議員主張堯何雲孫潤宇均反對增加。奏廣禮呂志伊下象謙蔣義明均主張增加。以葉夏聲發言爲最沉痛。結果。贊成加入者二百九十八人。過三分之二之數。可決。

第六 對於草案第七條人民通信之秘密一條問題主張修改爲自由及其秘密之發言

草案條文 詳前自由權一節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修正案。前日已經聲明。現在簡單說明。夫通信之自由。與通信之秘密。實爲兩事。卽如將書信壓起。並不遞送。此實非侵犯秘密。若照原案規定。卽無法律可以拘束矣。查西班牙憲法第七條。『爲送往郵政局之書信。不得由政府之官廳壓收或開拆之。』蓋壓收卽爲侵犯自由。開拆卽爲侵犯秘密。兩事均須同時規定。不可偏廢。按日本憲法關於此層。實與吾國之草案相同。然在前二年卽有一奇怪之先例。當大正三年。卽爲民國三年。日本衆議院有一議員。曾有一位議長。命其將封面上所書之發信人姓名提出。議員不允。嗣以憲法不能保障。於是無法。遂付懲戒。由此以觀。所謂封面上無人名。卽並非秘密。而日本憲法上因無此種通信自由明文之規定。該議員遂不能享通信自由之權利。此事見之載籍。非本員之杜撰也。再查美國墨西哥普魯士西班牙四國憲法對於書信之秘密。均另有一條

爲之規定。即關於侵入家宅。不能搜索或壓收書類。及其他文書等等。而在吾國草案第六條已經表決。並無此項分別之規定。所以第七條內。即不能不將兩層意思均爲規定。頃孫議員謂本席之所修正未免過慮。但本席以爲此種先例。確爲甚多。即如吾國前次當尚未發表戒嚴令之先。而對於某人某人之書信。即往往遽行壓起。舉例證之。如籌安會發生後。關於拍發反對籌安會之明電。電局均壓而不發。此種事實。是否侵犯秘密。抑爲侵犯自由。蓋甚明瞭。所以本席以爲書信秘密固須規定。而書信自由。尤應保護。其理由如此。

參議員楊永泰 本席對於葉君頃問之說明。畧有質問。葉君謂壓收書信。在德意志等國均有規定。但須知吾國憲法草案第十條已將此層包括在內。至引證籌安會時反對明電之被壓收一層。本席以爲此係妨害言論自由問題。而非侵犯通信之秘密也。

華夏聲 本席備單答覆。草案第十條并無壓收之規定。即不能包括此層在內。請楊君再參攷各國憲法條文可也。至於明電之被積壓。楊君謂關於言論自由問題。然此係各人主觀解釋之不同。在本席則確認爲係關於通信自由問題也。本案葉夏聲提出修正案。但楊永泰王侃等反對之。結果否決。

第七 對於憲法上應否增入孔教爲國教及草案第十九條第二項存廢問題反對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

第十九條 第二項

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

衆議員葉夏聲 本員對於國教問題。與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向未發言。今幸有意見。陳述於諸君之前。本員頃閱各種修正案。最後有陳君之修正案。主張尊崇孔教。且許人民信仰他教。並加入『尊孔典禮別以法律定之』之規定。本員對於此修正案。實不敢贊成。蓋因此種問題。本應分爲兩層。卽憲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第二項是也。假如本員單欲維持第十一條而反對第十九條第二項。事實上必不能通過。故本員詳細研究。以爲此種問題非雙方讓步不能有完備之結果。本員係贊成劉君恩格之修正案。反對第十九條第二項者。換言之。卽係相對的贊成劉君恩格之修正案。絕對的反對第十九條第二項者也。查陳君之修正案主張尊崇孔教。本員以爲此教字卽不適當。以吾國歷史言之。向無國教之說。自三代至今。數千年來。並無宗教。可以由書籍記載中證明之。至於古書中所載人民之信仰。亦不過係對於大地山川日月鬼神。時有崇拜。然崇拜之意。實與宗教之崇拜完全不同。何以言之。宗教家講迷信。如佛耶回等教。皆有天堂地獄鬼神之說。而孔子則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各國之研究宗教學者。咸不承認中國有宗教。謂中國止有祭典 *Rituals* 而已。無所謂宗教也。

武克 *W. G. W. G.* 曰。中國無所謂宗教。又曰。中國無宗教。實世界無比之大幸福也。蓋中國不承認有人格

之神。其祭天地。祀祖先。皆不過擬制之觀念。故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說。又不語怪力亂神。反之宗教則必承認有人格之神。其神爲具體的而非抽象的。爲實在的而非擬制的。此實中國古代所萬不承認者也。以是之故。孔子亦不承認宗教。墨格兒 *Testes* 曰。孔子者。唯物家也。普拉夫 *Plaf* 曰。孔子之對於宗教也。常取中立之態度。由是觀之。則可知孔子腦筋毫無天神菩薩之觀念。完全爲假設的理想耳。故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卽無固有之宗教。是以孔子之道。只可稱之爲道。不能目爲宗教。此本席所以對於陳議員修正案中。孔教二字。以期以爲不可者也。且本席所以維持第十一條原案之理由。以爲信仰自由。在中國歷史本有相沿之習慣。蓋中國本無固有之宗教。所有耶回佛各教。皆自外輸入。我國政府向來亦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傳布。聽人自由信仰。故自漢至唐。佛教景教。先後傳入。至明清二代。又有耶穌天主各教輸入。人民信仰。甚爲自由。從未加以干涉。其有干涉宗教之事者。蓋自清康熙始。然此不過以傳教者得罪政府。因而下令禁止其傳布。前此並無干涉宗教之事實也。徵之歷史上之沿革。既已如此。則憲法上當然可以規定信教自由規文也。或謂中國之習慣。既爲信仰自由。則規定與不規定。均無不可。因而生出存則俱存。廢則俱廢之問題。本員以爲維持第十一條之理由。非爲弭息教爭始。有此規定。實以自清康熙禁止傳教。外人向我用兵。其結果損失主權甚多。如道光時之江寧條約。咸豐時之天津條約。皆爲保障天主耶穌等教而定。夫此條約。既與主權有妨。試問將來我國對於此種國際條約傳教條約有無改正之必要乎。本員以爲將來我國少加振作。當然發生改正條約之問題。如將信仰宗教自由之條文規定於憲法。將來可向各國交涉。謂我國憲法既明白規定信教自由。以後當然不能發生贊

教排教之問題。因而可得改正條約之機會。假如規條無此規定。則外人必保存其條約。我國毫無改正之希望。而此等條約存在一日。我國於國際上即一日不能平等。而本草案第四條宗教平等之規定。亦歸無效。必至耶教等之勢力強大。雖欲改正條約亦恐無機可乘矣。此層務請同人注意。再本席常推測設立國教及欲定孔教於憲法諸君之心理。以為定孔教為國教。可以保障孔教之存在。其用心亦良苦。但本席為之進一勸告語曰。請諸君將此心理。少為犧牲。不必規定國教於憲法。以為干涉信教自由傳布孔教保障孔教之手段。蓋以國家之勢力保障宗教。其教不惟不能發達。反使其範圍縮小。勢力薄弱。如土耳其以回教為國教。羅馬教以天主教為國教。對於人民之信仰。加以嚴酷之制限。然今日天主教及回教之發達。視耶穌教為何如耶。至於美國宗教之勢力最大。教徒亦最多。而信教自由則明白規定於憲法。如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三節。有不得以宗教上之定見為合眾國之官職及公信任所要之條件之規定。又其修正憲法第一條。有『議會關於宗教之設定。及其自由之行為。不可制定法律以禁之。』之規定。可知宗教之發達。不必恃國家之保障。誠使傳布者能發揮而光大之。則其教必能發達。故本席以為如定國教則易起他教入主出奴之爭。而孔道之價值反因而減少。提案諸君亦易反省而熟計之耶。總之本席認為劉議員恩格之修正案。『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尚屬合宜。蓋孔子本可尊崇。惟不得謂為孔教。故承認劉君之修正案為合理之讓步。至對於第十九條第二項所以不敢贊成者。亦有兩簡單之理由。(一)同人對於憲法須抱法律上之眼光。不可為道德上之研究。憲法既為法律。而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則是規定道德於法律內矣。夫道德乃拘束人之心性者。法

律爲拘束人之行爲者。拘束行爲之法律。與拘束心性之道德。實不可同日而語。此亦兩人之所深悉者也。

(二)法律之分類有強迫法及任意法二種。憲法上之規定當爲人民必須遵守者。實爲一種強迫法。憲法既爲強迫法。卽不應有以孔道爲修身大本之條文。規定於其內。且我國憲法又係採取剛性憲法。尤不應有此等任意法之條文存乎其間。蓋剛性憲法既有規定。卽絕對發生效力。非如民法所規定之社會習慣。人民可以自由探擇者也。且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之規定。非強制法而爲一種任意法。實非本員武斷之言。在贊成規定此法者。多謂此法之規定甚爲自由。可遵守亦可不遵守。於基督教及回教皆無強制之拘束。與信教自由之規定。亦不衝突云云。則是已自認此規定甚爲活動。本員以爲此條任意法之性質。與強制剛性之憲法絕對不能相容。故本員認爲第十九條第二項絕對的不能存在。並勸告同人均應爲合理之讓步也。

現本席爲讓步宣言。贊成劉議員恩格之修正案。本案提出增加者議員王敬芳程大璋李景濂蘇祐慈郭人漳劉治洲王謝家王廷弼趙炳麟朱兆莘孫光庭等。反對增加者爲呂復馬君忒何斐龔煥辰李國定王葆真焦易堂等。兩方各執一詞。各提修正案。開議時。數十修正案。同時提出。登壇發言者。爭呼報號。其中老師宿儒。年事較高。如孫光庭等者。痛哭流涕。聲鳴嗚然。而反對者。則詞甚激烈。如馬君忒。則尤爲過激。孔教徒頓足大呼。以妨碍之。議至用武者數數矣。開議十餘次。卒無結果。爭論加劇。至最後之日。葉夏聲以修正案請劉恩格提之。而已登壇代其說明。并力勸各孔教徒讓步。各孔教徒却不妨碍其發言。且鼓掌贊之。結果。在場人數五百二十五人。贊成葉修正案者四百零二人。過三分二之數。可決。而此絕大問題。遂告一段落。

(二)在憲法大會之發言

第一 對於草案第五條第二項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一條之問題爲修正之發言

草案條文 見一篇第一問題

衆議員葉夏聲 本員主張維持原案。以爲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頗爲適當。韓議員對於此項問題。曾主張加以修正。本員於其修正亦無成見。改保護狀爲出庭狀。本無不可。但以爲此種修正在憲法會議規則本有一條之規定。關於條項字句之修正。應交憲法起草委員會整理之。如保護狀改爲出庭狀之類是憲法起草委員會之事。今日不加討論。亦未嘗不可也。至規定保護狀之意思。以爲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本條文所規定已甚適當。韓議員玉辰云。人民被羈押時。未必均是被法院羈押。如公司之於勞動者。夫之於婦。親之於子。非國家機關之羈押亦可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故韓議員主張將羈押二字改爲拘禁。亦無不可。既甚妥當。文字上之修正。乃起草委員會之事。茲本員亦有意見。可以作爲第三讀會問題。亦可以作爲第二讀會問題。本員以爲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之下。應加以二十四小時內一句方有效力。保護狀之來源。大家皆知。始於英美。意在保護人民之身體。故名護身狀。最初時間之規定。因之而人民身體仍不能受保護。法庭不卽提案。人民仍不能伸冤。經幾次變遷。始有時間之限制。第一次改爲三日之內。其後又因三日之期限太長。於人民身體財產均甚有關係。最後始規定二十四小時內。其附有時間。與不附時間者。效力相差甚遠。本

員動議。加二十四小時內一句。請大家研究。如以爲問題很小。則本員即于第三讀會時。再行提出。亦未嘗不可。本案葉夏聲之修正案。卒屬于文字上之修正。留俟三讀會時提出。

第二 對於草案第七條問題主張人民通信自由及其秘密應分別規定爲修正之發言

草案原文 見一篇第一問題

參議員葉夏聲 本席修正案。與孫君張君之修正案異有不同。孫君張君均將通信改爲書信。本席期以爲不可。書信二字。在各國憲法上係通用名詞。惟中華民國憲法應用通信字。考書信二字。在外國謂之 (Letter)。而其他類似於書信者甚多。非憲法條文之所能包括。昔日各國所以用書信二字者。以當時各種通信之方法。尙未完備。今也。社會進步。通信方法於書信之外。尙有電話信無線電種種發明。故書信二字。不能包括通信之意。無待本員說明。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之理由書已甚詳明。茲本員臨時動議。擬修正第七條爲『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自由。及其秘密。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對於原案不同之點。即係加入『通信之自由及其秘密』數字。其理由以爲通信之自由。及通信之秘密。本係兩事。不能混爲一談。照原文所謂通信秘密者。本員以爲實有遺漏之處。蓋人民之通信。不僅秘密不受侵犯。即一切之自由。皆不能受人侵犯。如通信之法。只限於緘口之書。而無明信片等。則原案之規定。固可包括。然今日社會通信之方法。並不限於秘密一項。亦非秘密者始受法律上之保護。設寫明信片及打電話電報等。亦係非依法律不能受侵犯者。故僅規定通信秘密一層。實不能包括一切。若修正爲通信之自由。及其秘

密○則無論秘密及非秘密者。皆可不受侵犯。較爲完全也。並請諸君仔細研究。本員所提之修正。實非無聊之修正。而認爲實有必要者也。本案亦以爲文字上關係。留俟三讀會提出。

第三 對於草案第二十一條兩院制之問題維持原案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二十一條 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

衆議員葉夏聲 本員乃贊成兩院制者。方才主張一院制諸君之言論。本員聽之甚晰。本員以爲採取兩院制與採取一院制。本無絕對之理由。本員研究一院制兩院制。完全從利害上分別之。今於說明個人之意思之先。先將主張一院制之理由。加以駁辯。劉君謂中國無貴族。當然無貴族院。可以不設上院。又謂並非聯邦國家。當然無須代表地方團體。則亦可以不設上院。但據本員觀之。法國亦民主國。亦非聯邦國。而有上院。且不止民主國如此。如君主國中之荷蘭瑞典。均非聯邦國。而亦有上院。其上院議員由各地方議員選出。無貴族聯邦之性質。彼雖君主國。而所採制度。與我中華民國相同。可見不只法國一國爲然也。又謂中華民國參議院與衆議院性質不分。凡兩院性質不分。即失兩院制之作用。此言似甚有理。故有主張於參議院組織中加入法定議員。或由互選團體選出之議員者。其意無非欲將參議院分子。完全變更。與衆議院成對立之機關。但本員有請大家注意者。各國貴族院之弊害。或採兩院制之國家上院之弊害。皆貴族爲之。無貴族之上院。絕無弊害。其故固有貴族之上院。與下院差離過遠。一爲過於進取。一爲過於保守。對於國家種種政務。不能進行。現在研究國會制度者。對於英國日本上院之性

質。多示反對。因創代議制度之鼻祖米勒嘗謂上院與下院不能過於分別。上院分子祇可稍保守。或代表地方。若上院與下院分別過甚。必致時常衝突。則失兩院制之作用。且失上院之作用云云。大家務須平心靜氣注意於此。本員從利害上比較兩院制與一院制之優劣。畧為諸君一言之。(一)凡審查機關利於分。執行機關利於合。執行機關即行政機關。故行政貴統一也。其他各機關。不可過於單純。故國會必須有兩院也。蓋因國會職務非執行。乃審查。易言之。即觀察之性質。分則益周。如司法機關即三審制度。因司法機關不至終審。不為執行。仍屬審查性質。故不厭其煩。多一種機關。即多一層周密。譬如人之構造。口只有一。而目耳鼻腔均有二。因目耳鼻耳主審查。口主執行也。觀人之構造。則兩院制存在之必要益明。至於兩院隔離太遠之弊。亦如人之構造。兩目兩耳兩鼻腔相差太遠。則不能舉其補救之功用矣。故我國不惟宜採兩院制。且兩院性質不能距離過遠。(二)本員以為採一院制立法即不能慎重。兩院制可以慎重。現在討論兩院制之說甚多。皆謂於事實上兩院制最上。然本員亦舉例可以為兩院制之佐證。各國常有下院通過之案。失於草率。而上院施以救濟者。如英國下議院。曾有關於人身婚嫁之提案者。即關於自己兄弟姊妹婚嫁之案。下院通過。而上院打消之。日本下院因常有人碍於廉恥。破腹自矢。議員提案獎勵。以崇尚武之風俗。亦下院通過。而上院打消之。美國下院。於米利蘇答洲售酒者須掛紅燈。以表示酒為危險之物。亦下院通過。而上院打消之。此上院有利於立法。可以見矣。且有簡單之利害。有謂兩院制最大之弊害。在以少數壓多數。因上院人數較少。下院人數較多。下院通過之案。而上院打消之。此多數受制於少數也。然本員以為少數勝於多數。較多數專制尚為優美。蓋一院制若有

大政黨發現。可以爲所欲爲。其通過之案。必致常與政府衝突。是皆無上院調和之害。故本員從利害上觀察。謂應保存兩院制也。本案反對原案。主張一院制者爲劉崇佑章士釗等。而維持原案仍主兩院制者。爲葉夏聲羅家衡等。表決結果。贊成維持原案者過四分之三之數可決。是役也。反對原案者皆稱一時名流。願卒不能勝者。則葉氏發言俊妙之效也。

第四 對於陳光燾蘇毓芳兩君所提修正第二十二條一案之問題反對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二十二條 參議院以法定最高級地方議會及其選舉團體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衆議員葉夏聲 本員對於陳君提出之修正案。及蘇君提出之修正案。係反對者。緣各國上議院之組織。可分爲兩種。或代表階級。或代表地方是也。大概君主國之上院。多係代表階級。民主國之上院。多係代表地方。是以共和國無論爲聯邦與否。其上院均係代表地方之意思。然上院之組織。究竟以代表階級爲宜耶。抑以代表地方爲宜耶。本員以爲此乃系統上之關係。若既代表階級。而又代表地方。則各國立法先例。實未之前聞也。譬如君主國家。其貴族院組織。純係代表階級。故其議員爲貴族富豪及有學識者。民主國之上院。則純係代表地方。未有一部分係代表地方。而又有一部分爲代表階級者。所以本員對於陳蘇二君之修正案。實不敢贊同。至本員所持反對之理由。約有兩種。(一)政治上之理由。(二)法律上之理由。茲先就政治上之理由。一爲諸君言之。在提此修正案者。最强有力之理由。以爲參議院之分子。不可與衆議院之分子相同。必須加以區別。而本員竊不謂然。日前討論兩院制或一院制問題時。

曾詳言兩院制之必要。實因慎重立法起見。與分子上之組織。則無甚重大關係。但是如使上院之分子。純爲保守派。下院之分子。純爲急進派。則本員亦不贊成。何也。蓋兩院分子之資格。不可相差過遠。如相差過遠。恐失其兩院之作用。致兩院常有互相衝突之事實。致英國乃立憲國家之鼻祖。其議會組織。當然爲各國最良好之標準矣。然英國人民。對於其國之貴族院。多有不滿意者。其不滿意之故。卽係因貴族院分子過於保守。當將下院所可決之問題。推翻之。又如日本人民之輿論。對於貴族院亦多有後言。審如以上之情形。則兩院之分子。宜否過於區別。不待明言之矣。茲更以西哲之言論證明之。按最初代議制度之學者米勒氏。嘗有言曰。兩院分子之區別。不可距離太遠。總以不卽不離。始能有作用。查各國革命之發生。多係因上議院與下議院分子之區別。距離太遠。而有意見上種種之不平。積久而革命生焉。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原因。卽係因法國貴族院爲僧侶盤踞。致下院不能主張其所抱之政見。因之輿論紛歧。革命遂以釀成。審如是。可知上下院分子之性質。如果距離太遠。適促成革命之發生。此點務請諸君注意及之。再就國會組織法觀察之。或謂現在兩院分子之性質不分。本員絕不承認。在本員實認現在兩院分子。不但確有區別。且區別極爲清晰。何以言之。蓋參議院之分子。完全代表地方。衆議院之分子。純係代表人民。參議院議員係由地方團體議會所選出。衆議院議員係以人口爲比例。是兩院分子之性質。大有區別。不待言矣。但此中尙有要點。請爲諸君廣續言之。參議院係由每省選出十人。西藏蒙古青海亦各有其定額。此種代表。極爲平均。自無甚異議。衆議員係代表人民。向以人口爲比例。人口最多之省分。如直隸一省。卽應選出四十六人。而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人口最少。故三省選

出議員之數爲三十六人。此種以人口爲比例選出之議員。試問在國會中能否主張本地地方之利害。以直隸一省之議員。較奉天等三省之議員。人數尤多。人數既不均。仍望其平均代表地方。實爲難能之事。是以謂能主張地方之利害者。非上院莫屬。此無他。參議院之分子平均故耳。按德國上院雖係代表地方。然選出之數目。極不一致。如巴威倫所選之議員甚少。而普魯士則選出之議員甚多。至其他各小國所選出之議員亦多不平均。故近世學者。對於德國上院之組織多有不謂然者。至美國法國則以平均主義選出之。勢力既已平均。故關於本地方利害之主張。始能達其目的。現在中國參衆兩院。在表面上觀察之。雖無甚區別。但此係不過一時之現象。諸君豈可以一時之現象。推測將來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選舉之分子。亦不能代表地方乎。本席以爲將來省議會選出之議員。一定能代表地方。衆議院必能代表人民也。至陳君蘇君之主張。本員以爲實有弊害。何也。兩院之主張應以輿論爲從違。譬如衆議院可決之案。有誤會有缺點。一般輿論多不滿意。及此案移交參議院議決時。參議院必能以輿論之趨向爲表決之標準。參議院提出之案。衆議院亦當以輿論之向背爲標準。如採陳君蘇君所主張之制度。則下院係代表輿論。上院之分子與人民毫無關係可言矣。其分子既與人民無密切之關係。則將來定立法之方針。卽不能視輿論之趨向爲進則。再陳君蘇君之主張。尤有極大之弊害。蓋其所主張之制度。如果實行。能使政府之有野心者。製造多數之參議員。盤踞上院。達其野心之目的。何以言之。互選制度。有特任簡任資格之規定。如政府欲製造候補議員。卽可以多任命特任簡任之官吏。以極短之任期更迭之。只留此種資格。爲將來選舉之用。如此。則一兩年後。卽可製造極多之參議員資格。將來上院爲政府所操縱。可斷

言也。雖現在不能斷定將來某黨在政府方面佔勢力。但政府如果有野心家。即可如法製造被選舉議員之資格。爲彼黨之羽翼。此本員不贊成修正案之理由一也。○二法律上之理由。甚爲簡單。查臨時約法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之規定。甚爲詳明。如此修正案存在。則與約法第五條之規定違背。○何以故。蓋在事實上之階級。各國雖皆不能免除。即美國尚有資本家與勞動家之分。而就法律上言之。即大總統國務員與人民亦爲平等。毫不能有特殊勢力。如照修正案中所定之互選團體。以會充官吏者。即可被選爲參議員。此種權利之解釋。在法律上即不與人民平等。而與約法第五條及現草案第四條之規定。全然牴觸。○故欲此修正案成立。必將前次所通過第四條中階級二字刪除。始能贊成。否則不能認爲有此階級之特權也。○本席自學理上再三研究。以爲在良心上絕不容有此種階級之規定。此本員不贊成修正案之理由二也。○本案提出修正案。主張修正參議院議員加欽派議員者。爲陳光焘蘇毓芳劉崇佑。蓋皆受梁啓超憲法演說之主使。當時所認爲伊黨生死問題者也。○反對修正者爲秦廣禮童杭時等。結果葉秦童等主張得四分之三之贊成。可決。

第五 對於草案第四十一條謀叛行爲四字之問題主張徐議員原案界說不清
當以呂議員之修正案爲妥善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四十一條 衆議院認大總統副總統有謀叛行爲時得以議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列席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衆議員華夏聲 本員對於原案『謀叛行爲』四字。最初本欲維持者。但現在對於呂君之修正案。亦甚贊成之。贊成之理由。蓋因吾國人民法律之思想。未能普及。若規定爲『謀叛行爲』。則恐將來人民對於此種規定。解釋上不能明瞭。不但普通人民。對於謀叛行爲。不能斷定爲何種罪名。卽司法官吏。亦恐對於此種謀叛行爲之規定。不能有明晰之解釋。况謀叛名辭。乃係大清律例之名辭。而現在之新刑律中。並無此種名辭乎。適間徐君謂謀叛行爲四字。包括者甚廣云云。本員以爲不然。蓋大清律例中。所謂謀叛與謀反。實有區別也。譬如勾通外國謂之謀叛。謀爲不軌謂之謀反。謀叛爲外患。謀反爲內亂。二者實不能併爲一談也。徐君謂謀叛卽可將內亂外患二者包括在內。本員實不敢贊同其說。再就各國而論。各國對於謀叛二字之解釋。亦未能十分明晰。查立憲鼻祖之英國。其歷史對於謀叛二字之解釋。卽不甚明瞭。後因有關於此種解釋問題發生。始派刑律委員調查一切。其調查之結果。現載於英國法律慣例第四第五第六等卷中。查其調查報告。對於謀叛二字之解釋。(一)謀害國王。(二)廢棄國王。或拘束國王之行動。及變更國王之意思。(三)對於議會有施用壓力。或拘束議會之自由。(四)對於軍隊軍人。有煽惑之事。均謂之謀叛。可見在中國前清之大清律例。其界說爲不清楚。而在外國亦幾費若干研究及調查。始有確當之解釋。現在各國對於謀叛二字之界說。已無甚疑義。其原文爲 *High Treason* 譯言爲最高謀叛之意。其人民已有此種觀念。故法官適用法律時。亦不生若何疑義。至於我國人民。無此種觀念。對於謀叛究竟作何解釋。實不能明瞭。將來法官適用法律時。難有一定之標準。再者。法律之原則。凡法律上無正條者。無論何種行爲。不爲罪。在現行新刑律第十條已規定明白。設將來大總統有謀叛行爲

時○在刑律中並無謀叛罪之正條。司法官何據以判定爲謀叛乎○故雖發生謀叛之事實。亦不能以法律拘束之○本員對於原案之意思。本甚贊成。唯以謀叛二字之界說。一般人多不明瞭。故贊成呂議員之修正案也○本案議員呂復提修正案。謂謀叛二字應改爲內亂外患○葉氏贊成之○而徐際恆蔣義明反對之○然呂案卒遭否決。

第六 對於草案第五章國會委員會所以須保存之理由問題之發言

草案條文 見一篇第三問題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在審議會討論此問題時。原極贊成原案。頃何君主張維持原案。而加以修正。本員對於修正案。亦甚贊成。國會委員會所以須保存者。約有數種理由。(一)監督行政。此層何君所持理由。極爲充足。然尙有反對者。謂國會既有常會。而會期復可延長。是雖於閉會期內發生緊急事件。亦可召集臨時會議。毋須再有國會委員會之設置也。本員認爲此層極須討論。夫國會會期雖可延長至六個月或八個月。而一年之中。必有閉會期間。若於斯時發生重要事件。固可召集臨時會議。但我國幅員遼闊。交通梗阻。召集臨時會議。頗多困難。且臨時會期間不能過長。至多亦不得逾常會會期四個月。則是一年之中。仍有閉會之期間。若再於閉會期間。復發生重要問題。在事實上絕無再行召集臨時會議之理。是捨國會委員會之監督。恐更無其他良善之辦法。况我國憲政尙存未就軌道之際。行政官吏對於國會。因種種之拘束。無不存期望即速閉會之心。俾可自由行動。且不獨我國行政官吏爲然。即各國亦莫不是。但此種思想。在立憲國家。殊逾乎軌道之外。而於憲政進行亦多窒礙。茲欲爲維持憲政。使就於

軌道之內。則國會委員會即不能不爲保存。至論及國會委員會之作用問題。則國會與行政機關。立於對等地位。實最易發生衝突。倘實行議院政治。內閣係由國會所組織。則國務員既由議院之多數黨所選出。可以彼此疏通意見。或不致生問題。但中國將來之內閣爲如何之性質。爲超然耶。爲混合耶。爲現在尙在不可必之中。若依日本近年所組織之內閣。爲超然及混合性質。而不分黨派。對於國會意見。既不疏通。卽甚易發生衝突。若有國會委員會機關介乎其間。在一年之中。無休息之時。對於行政可以監督。對於其他問題。彼此亦可疎通意見。如美國內閣。雖爲超然。而不生衝突者。卽因國會委員會之作用也。至於何君之修正案具有兩種意思。(一)人數問題。以爲國會委員會人數過少。不免有以少數操縱多數之弊。所以何君主張由兩院各選出六十名之委員組織之。惟本員認爲尙有未妥。蓋參議院議員名額較少於衆議院。若兩院選出之委員人數平均。卽屬頗失公允。所以本員主張參議院選出四十名衆議院選出八十名。庶較允當。(二)本草案第五十四條。國會委員會須將經過事由。於國會開會之始報告之。據此條之規定。國會委員會並不負責。亦屬未妥。本員以爲第五十四條須加修正。文爲「國會委員會須將經過事由請求國會追認。國會否決。失其效力。」如果照此修正。則國會委員會對於國會卽須負責。庶幾可杜弊端。本員意見如此。本案在審議會時。葉夏聲已發言贊成國會委員會。此次提交大會。又爲維持之論。然結果仍不得四分二之多數。遭否決。

葉氏蓋篤信美國憲法之精神。而欲採美制。願乃不爲一般所諒解。多數視此委員會爲蛇蝎。亦異矣。

第七 對於草案第六十五條第一次所規定大總統發緊急命令之特權問題認

爲無規定於憲法之必要之發言

草案條文 見一篇第四問題

衆議員葉夏聲 本席發言極爲簡單。諸君如有以爲本席發言不合者。請俟本員發言已畢。再行質問。頃聆李君國珍之言。其第一第二兩理由。卽係對於本員在審議會所發表之言論而言。茲請再加辦難。第一關於法律上所謂原則例外一層。馬君驥言之已極明瞭。總之一種法律。斷無以合法爲原則。而以違法爲例外者。其次。制定法律。有提案。有議決。有公布。三種手續。手續完備。法律乃能成立。公布與提案。非法律內容問題。查各國立法例。元首只能提案公布。而議決權必在國會。李君亦目認議決爲法律內容矣。既立法者爲對於法律內容立法。則緊急命令更無存在之餘地也。第二。所謂緊急之場合。爲維持公共治安。防禦非常災患時機緊急云云。不知果何所指。夫凡在法律範圍內者。當然以法律爲救濟。若法律範圍外之行動。卽係違法之行動。此固無復可疑者也。第三。所謂與其令彼違法。不如從而承認之爲愈。意謂若無此條之規定。政府亦將難免發布此項之緊急命令。但本員對於此說。有二疑點。其一。所謂與其令彼違法。不如從而承認之云云。試舉例以說明之。如有一人竊盜。因謂與其慮其竊物。莫若卽承認其爲盜賊。今既承認政府違法。則與頃所舉承認其爲盜賊之例何異。其二。意謂此項緊急命令。必得國會追認。始有效力。若國會否認。卽失其效力。若是。則最後不承認時。仍爲政府之違法。固不能謂與其令彼違法從而追認之也。可見其結既係如此。亦卽可以不必規定。第四。所謂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追認一層。亦可舉例以說明之。假使次期國會已被解散。則第三次國會開會。是否尙能

提出○竊恐新國會發生○卽將不能再提出也○最後李君云○日本有此規定○行之無弊○英國無此規定○而有其弊○但本員曾憶日本某次政府發布緊急命令○因國會未予追認○相持甚久○至其年月日已不復能記憶○請諸君查取日本書而一勘之○當知鄙言爲不誣也○於此可見○并不能謂行之而無弊也○所以本員仍主刪去此條○本案葉夏聲在審議時已發言○表決時旣得勝利○此次提出大會○復登壇發言○結果如葉氏議○以四分之多數通過刪除○

第八 對於第七五條之規定問題主張與第四十三條不信任決議之條合併修

正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七十五條 大總統經參議院列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衆議院但同一會期不得

爲第二次之解散

大總統解散衆議院時應卽令行選舉於五個月內定期繼續開會

衆議員華夏聲 本席主張將第七十五條。改爲『大總統於國務員受不信任之決議時。非免國務員之職。卽解散衆議院。解散衆議院。須經參議院之同意。』第二項『爲同一會期。不得爲第二次之解散。』其理由甚爲簡單。請說明之。夫第七十五條之規定與第四十三條。本爲互相關聯。本席對於第四十三條主張維持原案。因主張維持原案。然後有七十五條之修正。所以修正第七十五條者。因爲本席認爲大總統有

解散衆議院之權。爲當然之事。現在各國政治。就事實上歷史上觀察。政府究因何事解散衆議院。考之英國。則在國會對於內閣爲不信任之決議之時。法國憲法第六條明文規定。國務員在政界上對於議會負責任。日本無不信任之規定。然屢次內閣改組。皆因不信任而改組。各國對於解散衆議院。無別種場合。大概皆係因議會對於內閣投不信任票時。始有解散衆議院之問題發生。簡單一言以畢之。卽衆議院對於內閣爲不信任之投票。政府欲徵之輿論。則非改組內閣卽解散衆議院。二者非出其一不可。有人謂解散衆議院。尙有別種原因。否決預算案。或否決重大法律案時。亦爲一種原因。本員以爲此係英國習慣。不足以例中國政治。在中國政治上惟有衆議院對於內閣爲不信任之投票時。方可爲解散之原因。至預算案往往非全部預算皆經否決。不過修正一兩項。至多不過四五項。此卽非衆議院對於全部預算表示反對。世界上無一國家無預算否決之事。故預算案不能作爲解散之原因。至於否決重大法律一層。本員以爲國會爲立法機關。有完全無缺之立法權。制定法律後。大總統予以公布。大總統不予公布。必當請求覆議。若國會仍執前議。則當然發生効力。此等否決重大法律案。更不能作爲解散之原因。本席因是認爲僅不信任之決議爲解散之原因。而否決預算及否決重大法律案。皆非解散之原因。按不信任之決議。爲政治上之示威運動。在英法間已成普通名詞。所謂 *Political Motion* 是也。政府對於此種示威。非常不表滿意。則政府可以辭職。若政府此時又以其政策可以幅國利民。志在必行。不肯辭職之時。則最後手段。不能不出於解散。故預算案否決。重大法律案否決。皆非內閣辭職問題。必爲不信任之決議之時。方能推倒內閣。如不能推倒內閣。卽爲解散衆議院。修正案但書所云。但解散衆議院須經參議院同

意。此蓋因有主張加限制者。有主張不加限制者。本席主張加參議院同意之限制。第一點衆議院代表人民。參議院代表地方。因爲解散衆議院。所以參議院可以參與其間。查各國立法例。法國解散衆議院。須經參議院同意。德國解散衆議院。亦須經參議院同意。中國參議院亦係代表地方。自當參與其間。第二點規定此條經參議院同意。頗有益處。因參議院可以調和政治上之衝突。衆議院爲不信任之決議。內閣又不肯辭職。解散案交到參議院。斯時之參議院。有甚大之作用。贊成解散案。則解散衆議院。不贊成解散案。則內閣推倒。所以斯時參議院之作用最大。可以出而調停。以免發生種種風潮。不能調停時。萬不得已。參議院始下決定。是以加此但書。甚有作用。若不經參議院同意。衆議院爲不信任之決議時。政府可以即刻解散衆議院。必至使政府黨攻擊衆議院。人民攻擊政府。生出許多風潮。若但書加入參議院同意之限制。其利即見。但經參議院同意。亦不須三分之二之限制。本席之動議與從前之主張微有不同。從前主張三分之二之同意。現在主張過半數之同意。因三分之二之同意已爲陳舊之立法例。各國議會鮮有適用者。大致現在皆用過半數之同意。惟有修正憲法。始適用三分之二之表決。至於四分三之表決。除中國適用外。法國曾經用過。今已久不適用矣。况不信任之決議。適用過半數。解散之同意。亦當然適用過半數。兩兩相衡。適得其平。本席修正如此。至有無研究之價值。尙請諸君討論。本案爲制憲最大問題。國會橫被解散之原因亦在此。當時雙方皆提案修正。凡數十案。而皆被否決。惟葉案巍然獨存。最後表決之際。距四分三人數僅數名。湯化龍大恐。因與林長民力聳督軍團出頭。通電指斥。迫脅解散。其通電主稿者。卽林長民也。

第九 對於草案第八十條國務總理須經衆議院同意反對原案主張全體國務員均須經衆議院之同意之發言

草案條文

第八十條 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

衆議員葉夏聲 本員對於第八十條之修正。與居議員之修正。大致相同。惟居議員之修正。係國務員之任命。須經國會之同意。本員之修正。則係國務員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其分別之點。即在於此。原案「國務總理之任命須得衆議院之同意。」本員修正爲「國務員之任命。須得衆議院之同意。」惟本員并非就時局上觀察。然後有此主張。本員係就法理上研究。以爲國務員全體。非經衆議院同意不可。試以國務員全體須經議會同意。與國務總理須經議會同意。從理論上一比較之。優劣自判。蓋第一須知國務總理之性質。第二須知國務總理與國務員之關係。第三須知國務員與衆議院之關係。由此三點研究。即可知國務總理須經議會同意。與國務員全體須經議會同意之優劣。今分別言之。第一世界各國。關於內閣制度。約分兩派。其性質各有不同。一派係英法制度。一派係德美制度。一言以蔽之。即德美制度。其內閣由國務總理一人負其責任。所謂大宰相制度是也。英法制度則反是。何謂大宰相制度。即德美之內閣總理。係以一人負完全之責任。美國國務總理稱國務卿。即係以一人担負責任。其國務總理對於國務員。如東家與夥友之關係。國務總理援引自己信任之人。即以自己之意思任用之。此種制度。恰如國務總理爲東家。而其他之國務員皆爲夥友。是國務總理與國務員。純係一種東夥關係。此種

制度。國務總理及國務員。對於國會均不負責。其國務員係對於國務總理負責。而國務總理則對於皇帝或大總統負責。此種內閣制度。如民國二年。徐世昌爲國務卿時。只對於袁大總統負責。而其他之國務員。則僅對於國務卿負責。卽其例也。至於英國。則非大宰相制度。試從外國文字上以爲考究。英德原文亦各不同。德文爲查使兒(Kaiser)英文爲普潤牧(Pretier)英文之意思。僅謂內閣首領而已。非大宰相之謂也。英國內閣總理與國務員立於平等地位。絕無尊卑之別。其國務總理多係兼任財政總長。對於衆議院負連帶責任。蓋國務員全體對於衆議院負責。英法皆同。我國憲法草案各條文。如第七十八條。『國務院以國務員組織之。』第七十九條。『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爲國務員。』第八十一條。『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於衆議院負責任。』則是承認國務總理與國務員皆爲平等。且承認國務員對於衆議院應負連帶責任。如此。卽不得謂係採取德美制度。然草案又規定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而其他國務員則否。是草案規定性質。前後自相矛盾。殊欠明瞭。夫國務總理既須經衆議院之同意。而國務員則否。然則將何以對衆議院負連帶之責任。既謂國務員係全體對於衆議院負責。則國務員全體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此理蓋至明也。或謂中國無須如法國對於內閣嚴重拘束。若拘束太過。實恐難得強有力之政府。故主張國務員亦須經衆議院之同意。卽係失于縛束政府之太過。信如此言。則國務總理亦可不必議會之同意矣。再進論之。假如依照原案規定。則流弊實爲甚巨。例如對於大政方針有所糾責。至當彈劾國務員時。於是國務總理卽可卸過。而免去某某國務員之職。另行援引一人以繼其任。如是則內閣永無推倒之一日。因以日形腐敗。夫內閣既無推倒之一日。則所謂連帶責任。卽無自發生。故本員從法理上

反覆研究。以爲如規定國務總理一人須經議會同意。則國務員必不能舉連帶責任之責。本員因是提出修正主張全體國務員之任命。均須經衆議院之同意。其理由如此。本案葉夏聲贊成修正之修正案。而自亦提一修正案。但卒因當時政潮已起。各議員均無心奮鬥。爭以維持原案爲事。遂遭否決。

第五章丁巳護法戊午議員時代之言論

軍政府內政部方針草案節錄（見刊行本）

原序

自總統黎元洪以非法命令解散國會。孫公中山率艦隊偕議員南下護法。國會以非常會議開會廣州。組織軍政府。選舉大元帥元帥。及各部長。俾內亂未定約法未復以前。有以繼受中華民國之行政權。時孫洪伊被舉內政部長。旋代表軍政府駐滬。大元帥乃特任居君正署理。而不佞遂忝次長。受命之日。大元帥召不佞而告曰。幕府初建。凡百更始。西南人士。喁喁望治。吾人抱澄清之志而從事革新之業。於茲有年。徒以頻年奔走四方。故未嘗有昭示天下。今君署理內政。民治所關。雖軍書旁午。本非從容展布之時。然思義顧名。必有勵精圖治之策。務期悉心規畫。詳定方針。發爲政論。共策施行。有厚望焉。不佞奉聞之下。竊不自揆。然內政所括。備極紛繁。自非一言所能盡。盡矣。亦非同時所能行。且吾國自二十年來。仿行新政。歐美良法美意。亦既採用靡遺。其所以緣敗紊亂如恒者。實緣薙髮皮毛。而不知其本末先後。譬如治病。方藥雜進。而未見其病源。遂致愈入膏肓。而更獲消化不良之疾。故欲整飭今日之內政。首宜按其致病之由。下以對症之方。先其沉痾之患。然後循序孟晉。以底於健全。用是權衡

輕重斟酌損益。而謹定內政要務四端。得十餘萬語。將以上之主座。進于長官。以待公布施行。自維冒昧謬妄。而忘其材之弗及。又自慚鷲鈍。而未能闡發其餘蘊也。葉夏聲謹序。

後序

草案公刊後。海內外贊同者。言文交勸。謂不佞所陳計畫。並非空談。任舉其一。皆可施行而收效果。是宜展布部務。俾見實行。維時軍政府以受特殊勢力所扞格。未能於根本上大有發展。於是內政部亦不能自拓其勢。以便馳驟。故除收管司法機關于裁判訟獄上。爲人民謀消極方面之幸福以外。于積極政務不敢述有所更張。以爲將紆迴以求漸進。而不欲操切以墜威信。乃步驟甫定。而改組軍府之說遂興。謂軍府成立後無成績可言。非立謀改組無以求對外之發展。其實當時軍府方取鹽款於各國稽核之手。以供國會海軍之餉需。而各國領事咸願接收軍府外交上之通牒。誠不知倡是議者。究何所見而云然。願衆口悠悠。嗚嗚不已。西南大老薄部長而貴總裁者。又竊誘導而獎贊之。於是瞻仰丰采。想望新猷者。更矢言改組之利。不曰朝改組而夕獲國際之承認。卽曰一改組而立假絕大之外款。大元帥俯從公議。於國會通過改組案之日。預申辭意。各部亦同時休止公務。準備交代。於是民國七年六月新組軍政府。（卽今國會議決再改組護法政府而不受改組之軍政府）遂告成立。不佞退爲護法國會之一份子。每嘗翹首而望。寤寐而求。國際承認耶。何以至今不獲對等之地位耶。借款成立耶。何以至今不獲大宗之外債耶。謂鹽款之收用。爲不足道。而自詡以收用關款爲新軍政府之成績非耶。何以至今未解軍府耶。以言內政。各級司法機關非前軍政府之既得權耶。而今果誰屬耶。嗟乎。此皆倡改組者力保其必有勝於前軍政府者也。然

而忽忽一載。望美人兮胡珊瑚其來遲。雖然。今軍政府各總裁皆偉人也。皆負西南之人望者也。吾知其必有以慰西南喁喁之望。而不止區區一內政方針之細也。然則此書之再版。特聊以留前軍政府之鴻雪而已。敢云政見政策乎哉。葉夏聲再序。

軍政府內政方針草案

總說

竊維近世文明國家。以維持社會公安。增進人民幸福爲目的。而政府卽爲達此目的而設。內務部者。政府之一部也。其職志。在圖國家之進步。社會之安寧。國民之發達。其政畧。在直接謀國民之幸福。積極除國民之疾苦。視外交軍務財政司法各部。間接爲國民便益者。其道不同。是故爲政者。苟其以天下爲私。行事第求便少數之官僚。則內務部之設。或者無關於輕重。若其不然。則求能實行國家成立存在之目的者。惟內務部。願自民國以後。茲部之設。直同贅瘤。當開創之初。秩序莽如。民生困敝。長內政者。不謀屠國家於治安。登人民於衽席。徒事郡縣稱謂之更改。官吏仕途之開拓。祭祀典禮之保守。古物宮室之增華。其或廣蓄偵諜。蹂躪人權。指派議員。偽造民意。以致數載以來。社會凋殘。政治廢弛。萑苻遍地而莫之輯。人民塗炭而莫之救。各省競言清鄉緝捕。則民愈擾而盜益滋。地方日言振興實業。則事益廢而績不舉。究厥本源。實由執政者以官僚而承專制之敝。不惟根本上無求治之心。且惟慮天下之已治已安。而不能念其姦盜拮克之惡也。是故內閣必有施政方針。而民國歷次之內閣則無之。熊內閣自以爲有大政方針矣。而內政方針則無之。夫豈不曰太難甫定。莽如亂絲。措置之道。頭緒紛繁。不

知國苟不亂。何取乎治。大亂以後。尤爲不難。何則。當與民更始之時。無因襲拘擊之弊。善謀國者。不惟不患作始之難。却視爲千載一時之遇。此歷史所證明。固彰然可考者。觀夫法國革命之際。客爾諾立徵兵之方針。丟而各布民政之制度。拿破崙制民律之大典。普國破碎之餘。格奈斯定自治之計畫。此皆承大亂以後。百度如麻。無所措手之時代。而茲數傑者。乃從容爲國家定百年之大計。不以其迂遠而視爲緩圖。從可知建設之大業。惟視執政者。是否具謀國之赤忱。而不在其時代之難易。而况內政之方針。尤非百年大計之可比。蓋中國所以不治。本非爲治之難。而在不知爲治之本末先後。試思國家之目的。在維持社會之公安。增進人民之幸福。然今使有國家焉。其社會秩序斐然。民無寧處。而政府日求增進人民之幸福。能乎不能。六年以來。內治不振。其原因甚多。然吾人敢武斷一言。知其受病。實在維持社會公安之法。不先講求。而徒侈言增進人民之幸福。故欲治民。乃適以擾民。欲改良。乃適以腐敗。欲求精神。乃僅存形式。蚩蚩之氓。以嗚嗚望治之殷。不解吾民生息于政府之下。奚爲徒覺其苦。而不獲其福。則對於國家政府之觀念。益更漠然。殊不知此皆執政者。未能得其本源。而不能歸咎於政治。試觀歐美各國。其對於在中國租借地。或殖民地之政治。國土一也。民族一也。程度一也。而治者以客族入主。較中國人自治其地。難易又倍蓰也。顧各國之經營者。不二年。而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居留民衆安居樂業者。何也。無他。得其本末先後。則其爲政雖不甚高深。而收効自易耳。夫前矩者後事之師。前轍者後事之鑒。既知彼我之優絀。自宜抉擇其所長。夏聲承軍政府大元帥委任。襄理內政。雖當戎馬。罔敢怠荒。爰採東西之成範。準吾國之情形。謹擬具內政方針四款。願爲我大元帥一陳。

說之。

百七八

軍政府通俗演講錄（見軍政府公報）

第一回 軍政府成立之必要（內政部編）

列位。這軍政府設立的道理。不可不知。本來北京平日原有政府。似乎不必再有政府。但此非平時。乃恰是權奸破壞約法之時。有破壞約法的人。必要有擁護約法的人。必要有護擁約法的機關。設立軍政府。即是設擁護約法的機關。北京政府。當黎總統之時。總統是依約法繼任。內閣是依約法組織。所以稱爲合法政府。今年四月間。段祺瑞主張本國對德國宣戰。國會因此事關係重大。正在商量中。段祺瑞恐國會不贊成。就用靳雲鵬的計策。招車夫苦力流氓等。假稱公民團。圍困參眾兩院。毆打議員。鬧得不成景象。中外譏笑。黎總統知道。就下令免段祺瑞總理之職。就約法說。大總統原有任免官吏的權柄。不意段氏橫蠻。採用梁啓超等之計策。慫恿督軍團造反。又串同張勳帶兵入京。逼總統解散國會。遂演出復辟怪事來。黎總統密令各省討逆。段氏知道。又假造黎總統命令。冒稱國務總理。集合袁氏時代的帝制餘孽。去討張勳。本來已爲罪之首。他又強冒功之魁。狐狸狐攝。豈能欺三歲孩子乎。使段氏當時由黎總統在位。聽國會主張一切。他的功罪付與國民裁判。未嘗不可通融辦理。乃段氏自稱總理。却奪印信。威逼總統。拒絕國會。憑武力專橫作惡。無所不至。總統隨便更換。國會隨便破壞。非法的參議院隨便製造。帝黨隨便起用。最可笑者。名爲討逆。而逆首不見懲辦一人。豈不大可怪異。總而言之。段氏居心。根本推翻約法。所以弄得這民國亂糟糟。直不成個國家。試問諸君。如此大逆不道之

人。若不起緊除去。豈不蠹國殃民乎。所以欲維持國家。必須擁護約法。欲擁護約法。必須討此破壞約法大逆不道之人。簡單言之。這護法討逆。就是設立軍政府之第一重要原因。但這護法討逆。不是個人做得來的。一定要多數一樣的人心湊合起來。成一個機關。由這個機關發號施令。分別各辦各的職務。纔好進行。何也。因護法必須討逆。討逆必須糧食軍械種種。譬如海陸軍。平時每日需費若干。戰時定要加多若干。使個人去做。就難於對付。即使個人富有百萬。然無機關以統計收入支出。還是辦不好的。所以統籌財政。就是設立軍政府之第二重要原因。大家既知道要討逆。討逆又非個人能辦。勢必要結成團體。方能戰勝敵人。但是這個團體。一方得國民承認。而一方又要得外國承認。因中國與各國通商以後。彼此發生國際關係。這反對政府的團體。若真正是國民心理組織的。道理極好。勢力極大。各國就要承認這團體為交戰團體。認為交戰團體。然後可以對抗偽政府。阻止他引外力幫助的賣國政策。即如日前國會非常會議提議阻止日本接濟軍械于段政府。此事就非軍政府不能與日政府交涉。又聞日前海軍欲出發。某國政府詰問海軍現屬何方政府。此可見軍政府關係于此次討逆者甚大。此即設立軍政府之第三重要原因。如上所說。因為有三件重要原因。必要設立軍政府。故此國會非常會議代表多數國民。組織軍政府。但無奈有少數人。他偏說軍政府設立太早。不如等西南各省的兵。打到武漢的時節。再設立軍政府不遲。諸君。說這話的人。雖不是反對設立軍政府。然主張早遲不同。容易淆亂聽聞。今試分別說明。就主張遲設軍政府說來。其弊害有三。(一)財政外交軍事不統一。難望成功。(二)即令幸而打勝。會師武漢。在這干戈擾攘的時候。設立政府。必定有你爭我奪。憑藉勢力。不顧公理的現象發

生。(三)以強欺弱。以衆侮寡。難脫永遠的武人專制。就第一弊害說。沒有統一機關。必是無頭無腦。主張不一。這個說打甲方。那個說打乙方。這個說主張倒某人。那個說主張聯某人。這個說要進攻。那個說要防守。要是合自己意思的。就去擁護他。不合的。就要牽制他。弄去弄來。這兵機洩漏。敵人先就佈置好了。常言說。打人須要先下手。殊不知我未曾打人。人已先打我了。列位試想眼前湖南的事。喫虧不少。豈非後人一着乎。再就第二弊害說。假令我等獲勝。到了武昌。方纔組織政府。這時甲說甲的功高。乙說乙的望重。甲排擠乙。乙推倒甲。幸則牽就苟且。成一離心離德的機關。不幸則努力相向。自家人就打自家人。這可不是亂七八糟了。又就第三個弊害說。姑無論亂七八糟。只要有個機關。但這樣關的精神。係由武夫組織的。依仗武力之人。以爲天下無難事。只要有武力。遂不顧甚麼公理是非。又妄作妄爲起來。書上說的馬上得之。馬上治之。就是罵武夫不懂政治的話。我等主張的共和民主政治。原是希望要平平和和的上法治軌道。豈有常令武人專政之理。所以軍政府要提前成立。仍以真正民意之國民代表依法選舉組織起來。就是爲免除以上所說之弊害也。還有最可笑的一說。謂軍政府成立以來。多無事辦。僅任命幾多人員而已。此種議論。直謂不明事體。何也。凡作一事。必有大綱。而後有細目。軍政府者。提綱挈領護法討逆之總機關也。所辦之事。卽提綱挈領護法討逆之事。任命人員。卽分配任務。使各盡護法討逆之責任。何得謂無事可辦。至于海陸軍出發討逆一事。目前彷彿尙未辦到。此并不是軍政府之過。軍政府孫大元帥。自督軍團造反以後。各省不敢首倡討逆。而孫大元帥卽已首先倡之。廣東之宣佈自主。雲南之起兵靖國。皆孫大元帥首先提倡之力。豈有首先提倡討逆之人。到了軍政

府成立之後。反有不願出兵逆討之理。無奈軍政府由國會非常會議組織之後。西南一二省。審慎遲徊。總不表示決心。出兵討逆。因之遲遲不決。又不願公認軍政府。就以國會在廣東開非常會議一層。亦始終不願表示贊成。此本係彼等審度利害之見。英雄做事要慎重。亦不能怪彼。但因此孫大元帥就要擔負一切。如國會經費。海軍經費。各省運動進行費。無一不靠孫大元帥個人籌墊。試想孫大元帥不過託賴華僑同志。源源接濟。近年華僑爲國事破費不少。又因歐戰影響。能力薄弱。豈能于維持的款項以外。再擔任發展的款項。軍政府又因尙有一二省未曾公認。致外交上不能大活動。故此借款又不能尅日到手。所以出軍討逆一事。一時未能辦到。并非軍政府之過。實在因事實上之困難。事勢上有萬不得已者。此種苦衷。惟從良心上主張。不以勢利爲前提者能見諒耳。

內政部整頓司法文牘彙錄（見廣東各報）

內政部維持人道

軍政府內政部訓令各級檢察廳檢察長各屬分庭監督檢察官各監所官云。爲令行事。查文明之國。首重人權。故刑罰之行。曲存人道。誠以刑罰之目的。今昔不同。古制以脅嚇爲心。示人以可畏。近世以改善爲主。在禁人不爲非。是以俄國定制。免死改徒。美國死刑。適用電氣。凡以保存人道。尊重人權。不欲使人民身體上。受無益之苦痛也。我國刑制。繁重酷虐。滅絕人道。久爲世界詬病。領事裁判。職是之由。改革以還。始則藉軍法之名。每用槍斃。繼則利執行之便。相習成風。惡弁暴官。更巧立名目。凌遲斬首。剜心剖腹。與夫坑焚椎溺。種種慘刑。紛然並起。其他私刑酷法。毒拷逼供。尤難殫述。似

此草菅人命。實與野蠻土番無異。查約法第六條第一項。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又現行刑律第三十八條。死刑用絞。於獄內行之。又同律第四十條。死刑非經法部回報。不得執行。法律定有明條。豈容故爲苛重。亟應通令各級檢察廳及各屬分庭。嗣後關於普通刑事人犯。概不得援引軍律及擅用刑訊。其執行死刑。應照刑律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辦理。但絞刑有時未能頃刻畢命。而電氣行刑之法。又非一時所能辦到。殊非尊重人道之本旨。嗣後執行絞刑。應先使犯人失其知覺。或由醫士予以麻醉藥劑。或按犯人之酒量。給予劇烈之酒類。使陷於昏醉狀態。如是既足以達刑罰之目的。亦足昭軍府維持人道之至意。合行通令各檢察廳檢察長檢察官監獄官及執行檢察官職務之官署。一體遵照。毋違切切。此令。

人道主義之通令

查廣州地方看守所。收押男女人犯。動輒八九百名。每倉不過能容五六十人。而現在押至百名以上。地方湫隘。設備不周。疾病叢生。死亡相繼。經本部次長親自查勘。其中有一經收押。屢月經年。不爲審理者。有不問情由。一味收押。不准保釋者。有應准保釋。而法官祇圖省事不予交保者。延玩公務。大傷天理。無怪嘖有煩言。亟宜認真整頓。嗣後審檢庭。應將積存各案。尅日清理。對於民刑被告人。應適用審判廳試辦章程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各條。妥慎辦理。如有切實舖店。或殷實土著之人。及能繼其相當之保證金額者。均應令取保在外候訊。庶當事人不致荒廢職業。公家不致多耗囚糧。卽該所亦無慮人滿爲患。至於各屬亦查有此種積習。仰高等審檢兩廳廳長。卽行分飭各級審檢廳庭各縣知事。

承審員暨所官。一體遵照。認真改良整頓。庶幾草生囹圄。花落訟庭。本部有厚望焉。

葉夏聲之通啟

蓋聞博愛謂仁。衣食不嫌推解。濟窮爲義。孤寒共荷生成。素諗執事。以爲善最樂之心。宏博濟無私之澤。楊枝甘露。灑遍衆生。固已有口皆碑。無思不服矣。茲有懇切。現查廣州各監所。地方湫隘。設備未周。歷任官吏。又復因陋就簡。憚於改革。因循至今。腐敗更甚。近自軍政府收回司法。夏聲親身查勘。惻然於積弊之太深。非所以保健康而重人道。惟是根本計劃。如改良建築等。需費過鉅。一時未易舉辦。識先擇其受害較重。而救濟較易者。爲諸先生言之。查各監所向不畜貓。碩鼠之多。殆無倫比。白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嚙萬狀。不可以寢。囚人席地而臥。往往跨行其上。任便咬嚼。無從制止。現當春夏之交。往往發生鼠疫。念及傳染之速。尤覺不寒而慄。又監所向無床帳。春夏溫濕。蚊蟲滋多。眠食不寧。傳染可懼。加以經費支絀。豫防治療各種藥品。未能一一購備。囚徒男女老幼。疾病叢生。小之疥癩。大之疫疹。羸瘠委頓。不忍見聞。夏聲蒿目傷心。異常憫惻。固恨往者之失當。應謀後此之改良。祇以棉力無多。衆擎易舉。特此函達台端。懇乞俯念囚徒。皆屬同胞。理無歧視。其有蓄存捕鼠之貓。驅蚊之香。其他臭水及治療藥品。情願惠賜者。請寄付廣州監獄廣州分監廣州看守所。庶囚徒皆沾實惠。夏聲亦感激不盡。昔蓬伯玉耻獨爲君子。王子安所望於羣公。敢瀝葵誠。請惟察照。並請善安不備。葉夏聲謹啓。

內政部整頓監獄

內政部近已將不稱職之監所官更換。并查得監所中前任張檢察長仁普。不願囚犯衛生。將西醫裁去。易以廣西士醫生數名。又縱令監所官。尅扣藥費。津貼冗員。致一監八九百人。每月藥費僅十六元。殊屬不成事體。現已由內政部飭高檢長。添設西醫。更換中醫。加增藥費。並限醫官認真辦事。連日內政部業次長。並親往各監所視察。查得分監廁所。極不如法。大碍衛生。浴塲虛設。亦屬不合。工場須大擴充。至各監所囚犯。均遍身疾患。麻疥似鬼。女犯所攜嬰孩。皆奄奄一息。極爲可憫。原因于醫藥不足。蚊鼠橫行。現擬先寬籌經費。大加改良。並以個人名義。函請各善團。藥房醫生。求其寄贈藥物衛生品于各監所。又以時疫瞬屆。鼠患堪虞。監所皆無一貓。擬募集各善團仁者。寄贈家貓。俾得捕鼠防疫。一面擬促香港某戲班到省演戲籌款。專爲改良監獄之用云。

內政部請撤銷省長司法權

軍政府內政部呈大元帥云。呈爲擬請撤銷各省區長官監督司法命令。扶植司法獨立。仰祈鈞鑒事。竊維近世立憲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不相侵越。所以法治之精神。非徒襲文明之名號也。民國成立以還。司法之權屬諸法院。司法行政。隸於中央。約法具有。粲然可考。自袁氏專政。梁啓超任司法總長。以暴力干涉國會。使立法機關失其監督政府之能力。復以監督司法之權。授諸各省省長。使行政兼理司法。於是司法前途。遂不堪言。嗣共和恢復。以爲此項弊政。苟非喪心病狂。決無尤而效之者。乃前司法總長張耀曾。仰承官僚意旨。仍舉監督各地方司法行政之權。委諸各省區長官。法界譁然。指爲顯違約法上司法獨立之規定。迭經國會提案質問。乃悍然不顧。置若罔聞。靡預官僚。殊堪痛恨。今軍

政府以護法大義號召全國。既與非法政府斷絕關係。自宜與民更始。一反其悖謬之所爲。非法政府前頒各省區長官暨司法之僞令。當然無復存在之理。擬請鈞座特下明令。撤銷各省區長官暨督司法成案。庶鞏固司法獨立之基礎。而發揚民國約法之精神。所有請擬撤銷各省區長官暨督司法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察核訓示施行。謹呈大元帥鈞鑒。

內政部革除司法頹風

軍政府內政部分廣東高等審判廳廣州地方審判廳。爲令行事。照得廣東各級審判官廳。率皆陋習相沿。萎靡不振。輿論指摘。不爲無因。舉其最爲叢謗者。莫如延悞開庭一事。查各廳每日開庭。多任午後二三時以後。傳票未嘗不簽明時間。推事乃必逾時始行審理。甚有午前傳訊。午後開庭者。亦有傳票不定時間。祇書隨時傳訊者。以致律師則枯坐室中。當事則露立廊下。時或待至昏暮。推事又藉故展期。試問律師當事人等。誰無重要職業。誰不愛惜光陰。乃因一推事之扭於積習。而公私間之廢時失事。不知凡幾。輿言及此。殊堪浩歎。本部現兼管司法。自不能有弊不除。嗣後各該廳推事。應於每日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爲規定開庭時間。毋得仍前敷衍。再蹈逾時審理之惡習。傳票上尤不得再有隨時傳訊字樣。并不許無故改期。致妨公務。各宜振刷精神。勤慎將事。以重職務而資整頓。仰該廳長即便轉飭遵照毋違。此令。

軍政府內政部分令各級審檢兩廳各屬各廳分庭文云。爲令行事。查官吏之設。所以利民。考績之嚴。所以善治。故周官以六計課吏。漢代以上計錄官。蓋惟澄叙官方。乃以端肅治本。况司法官吏。與人民

直接爲理。法官臧否。人民之利害攸關。更不容敗馬害羣。濫竽充數。本部自收回司法時。以興利除弊。察吏安民爲職志。現當整理進行之始。凡在職人等。各宜鼓勵朝氣。激發天良。謀司法之改良。植人民之幸福。本部職司監察。一秉至公。其有辦事勤能。成績卓著者。卽分別記功進職。如或闕茸玩愒。及瀆職違法。一經發覺有據。必實行懲戒處分。甄別之期。定爲三月。神明之地。宜凜四知。至於各級廳庭所屬吏役各員。間有曠職誤公。營私舞弊。各該官長。須負連帶之責任。宜爲嚴密之防閑。慎勿苟且因循。明知故縱。替人任過。貽玷官聲。須知本部長求材若渴。亦疾惡如讐。斷不肯稍徇私情。致貽民害。特此通令。其各自愛。凜之切切。此令。

致粵省長李耀漢書（見廣東各報）

子雲省長執事。前以司法問題。有所商榷。得望步趨。備領教言。仰瞻德量。因謹依明訓。稟承帥命。廓清整肅。不遺餘力。原冀短少之期。幸獲庶幾之效。蓋非徒以昭軍府之德意。亦所以爲桑梓福利計也。故自軍政府管轄司法以來。不過兩月。然斷積汚之吏。清久歷之案。定開庭之暴刻。禁非法之濫票。輕囚犯之痛苦。講監所之衛生。布執行死刑之條例。擴律師職務之範圍。廢不治輿情之寫狀處售品處。設利便執行之核算處拍賣場。發行司法公報。嚴定法官之考成。戒飭有司之品行。雖用人間有未當。顧情勢實受拘牽。是以悉予代理之名。僅許三月之試。用心之苦。限制之嚴。法界朋達。當能鑒諒。方期期月漸次有成。不謂軍府以改組卽停止辦公。督署遂乘時而收復司法。揆之人亡政息之例。自必盡反前人所爲。弊亦何敢妄以規隨之事。望之當軸。惟念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竊以爲前此軍政府司

法上之措施。皆適應於司法界之要求。原無挾何等之偏見。亦未嘗因前入而廢嘉謨。誠以法治之國。不應蹈人治之弊。而司法則尤不宜因人而設施。是以聲所望於執事者。則軍政府所布之司法行政。其有合於法律。本於人道。便於百姓。利於國家者。望賜保全。其實有不合者。始行廢剝。若夫用人之失當。則望執事能毋拘牽於情勢。而蹈其轍。則不惟司法之幸。亦全粵所利賴矣。謹布區區。尙祈嘉納。有所未安。教而弗誅。幸甚幸甚。專此敬頌勳安。治晚生葉夏聲謹啓。

代反對非法兩院聯合會通電（見廣東各報）

本月八日兩院聯合會議決國會第三次宣言。委託軍政府岑春煊等代行國務院職權并擬行大總統職一案。當表決討論終局時。在場人數不過三百六十三人。迨表決草案時。在場人數。因經秩序擾亂。僅餘三百二十二人。距法定人數。尙欠百餘人。而議長竟宣付表決。經議員王欽宇等質問是否足法定人數。議長答稱不足法定人數。然一面稱不足法定人數。一面表決。致國會竟開空前未有之先例。以不足法定人數之兩院聯合會。議決變更政局之大案。查議院法規定。法定人數。須有過半數議員列席。今人數既未過半。則是違法表決。當然無效。同人等置身立法機關。以護法爲職志。只知守法以討非法。斷不能先自陷於非法。對於此次違法表決。厲絕對不能承認。惟同人等爲西南大局計。不願因此惹起政潮。因提出意見書。主張八日之表決爲手續不完。另由議長定期。再開兩院聯合會。依足法定人數。再加一適法表決。以爲補救。庶幾可以保國會之威信。詎議長仍悍然不顧。於十四日之談話會。竟置同人提出意見於不理。似此違法開議。武斷表決。出乎情理以外。同人等依法力爭不果。勢不能甘認非法。爲此聲明。

是日表決。同人不負責任。誠恐傳聞異詞。特將是日詳情奉達。尙祈明察。幸甚。國會議員蘇祐慈等二百五十九人叩刪

第六章 已未離省時代之言論

國際律師協會演說詞（見日本辯護士協會雜誌）

一千九百二十年四月國際律師協會成立大會中國律師代表葉夏聲演說詞。題爲吾人對於國際律師協會各會員之希望其詞曰。閣下並諸君。鄙人乃中華民國律師代表葉夏聲者是也。鄙人學識無似。茲得列席此盛大之講演會。在諸先輩之前。傾我素懷。榮幸之餘。不勝慚赧。鄙人既係中國之人。本宜操中華民國言語。惟爲諸君了解便利起見。茲特以日本語而演說。竊思二十世紀以來。擁護人權。尊重人道等思潮。勃然復興。舉全世界。莫不從事是等主張及運動。惟是此思想則因人而異其觀念。有從消極的方面觀察。以爲人之權利自由。必至如何程度內。方可干涉者。換言之。侵害人之權利自由。須至如何程度。始無傷人權人道者。有從積極方面觀察。關於人之權利自由。主張應如何保障如何保護者。換言之。則對於一切非理無法之侵害。究應如何以救護之者。前者乃官僚或特殊勢力家之觀念。似無誠意以尊重人道擁護人權。不過從事空談。並無實行之意思。一言以蔽之曰。寧屬於反對方面之議論而已。鄙人對於此消極觀察之議論。大膽而言曰。絕不敢贊同。後者乃積極的主張擁護人權尊重人道者。此則爲真正擁護人權主義者。其主張是說者則爲平民。雖然。吾以爲對於此主義。最熱心竭力以赴之。既擁護現在之人權人道。并圖謀將來之人道人權。而冀達其完全之目的者。當尙有其人。其果爲何人耶。其爲

政府歟。非也。其爲司法官警察官歟。亦非也。其爲議員歟。學者歟。亦未必然也。鄙人所見。實言之。除我律師外。實無人可以克當也。諸君。此非爲我輩律師同業自誇也。諸君試思。一年中自正月一日至除夕日。年年月月日日刻刻表同情於當事者之痛苦。無畛域。無偏見。努力奮鬪者。舍我律師以外。尙有何人耶。諸君。我律師之事業。實爲高尚純潔之智識的事業。無論在如何之國家。如何之社會。極端言之。卽令在過激主義之國家。人民苟有不平之時。亦惟有依賴我輩律師一法而已。雖然。律師則誠可貴矣。惟鄙人尙欲更進一步。有所希望於我各國律師同人者。希望爲何。卽各國之律師。現在克盡其擁護人權尊重人道之天職者。大抵僅對於自國之同胞而已。至對於外國人及異色人之時。其能極表同情者。尙罕其儔。例如領事裁判制度。其蔑視侵害人民之平等權爲最甚。際今日文化大同之時代。早無存在之餘地。然在我律師社會。對於茲事。尙未聞主張速行撤廢。使國民在國際間。受自由平等之待遇。是以鄙人不得不述其希望。考領事裁判制度。實因一國之法律制度不完全。本於便利上理由所創設之制度。若當其國法律制度律師制度均已完備之際。內外人民。均於法律之下。立同等之地位。則此制度。遂無存在之理由。匪特無存在之理由。凡一般僑居外人。亦寧願與其在國人民受同一法律之支配。而不欲受法律不專。經驗未富。感情用事之領事所爲之任意裁判也。且由歷史觀之。日本帝國距今二十年前。尙有領事裁判制度。嗣後要求外國撤廢之時。實以法律制度律師制度均已完全實行。爲重大之理由。試觀其現行日英條約第二條第二項。卽可窺見。該第二項云。凡締盟國之臣民。爲伸張及防護其權利。得自由且容易向審判廳起訴。又在該審判廳爲伸張及防護其權利。得與內國臣民同等。均得選

擇代理人律師及代理人且使用之。除前項規定之外。凡關於司法處理之各般事項。而爲內國臣民新享有之一切權利及特典。締盟臣民均得享有之云云。由此而觀。是領事裁判制度之存廢。全視其國之法律良否而決。如其國法律制度律師制度既已完全。則廢止此舊式之領事裁判制度。實爲當然之事。况近來陪審制度之採用。業經世論一致贊成。如并採用此制度。則裁判之公平。權利之安固。更得一番之保證。誠如此。則僑居之外人。尙何必懷不安之念。要之。此制度早宜撤廢。使國民在國際間受同一法律之支配。始克順應今世界之潮流。務願我各國會員爲人道。爲國際平等。而留意研究焉。是則鄙人申述之本意也。(大鼓堂)

贊成浙督盧永祥通電(見京滬各報)

竊夏聲自昨秋去粵。忽忽半年。久不預聞時政。頃從國際律師協會歸國。睹大局之翺塘。聆各方之議論。自維淩喪一身。於西南爲會助內務之員。於北方以僑居有日之故。雙方情實。聞見頗深。邦人君子。倘許我以發言。則忠告善道。或不致於偏倚。溯自丁巳之秋。迄於戊午之夏。當時西南形勢。軍政府本以保障國會爲職志。既護國會南下。以開非常會議。復收鹽稅。以供正式集會。天下之人。皆知國會爲正統。護國會即護法。護法即護國會。無所謂事實問題局部問題對人問題也。誠能同心一德。相與終始。則國人厭兵之日。和議開始之時。解決國會問題。南北卽立歸統一。不謂政客一流。居中播弄。改組真正護法之軍政府。而歡迎假託護法之岑春煊。由是黨見紛歧。宗旨悖謬。軍府蔑視國會。而國會屈事軍府。軍府欲包辦和議犧牲國會。而國會反迎合意旨。信任軍府。曾不惜推翻既決之議案。違背法

定人數之規則。延長臨時議會之期限。自蹈違法。以徇少數御用黨之意見。而爲軍政府効命。而軍政府反以內無國會之掣肘。外有鄰省之呼應。於是事實問題局部問題對人問題。均先法律問題而主張。使國人幾以爲時局者爲彼事實局部對人而設。馴至平和會議。久無復開之望。而護法目的。愈趨而愈遠。蓋自前歲五月以來。護法大業。久成告朔之餼羊。固不待今日之軋礮而始著矣。夫今之軍政府。既非護法政府。而國會之行動。以嚴格論。亦未能悉合法律。則處今日而猶以貫徹護法本旨誇示國人。吾恐其不復足昭大信於內外也。且年來國人苦戰亂久矣。卽世界新思潮。亦將不認戰爭爲改革之良藥矣。然則縱再蹈利用勢力之覆轍。相率播遷。重整旗鼓。試問糜亂其民以外究得收何等之效果耶。愚以爲與其仍以非驢非馬之護法自欺欺人於一時。何若因時制宜。以建設時代不拘常法爲理由。而與籌通權達變之辦法。日前浙江盧督駁電。主張雖不無應行修改之點。而大體實未可厚非。蓋歷史上。地方經分立之後。而議合併爲一政府。則往往由國會主持和議。以國會之合併爲唯一之條件。一千七百零六年蘇格蘭自治政府與英倫政府合。一千八百零一年愛爾蘭自治政府與英蘇政府合。皆由兩國會各舉代表協議。以兩國會議員全部之合併爲統一之唯一條件。先例具在。固不妨復按。誠如此。則不惟大局賴以解決。而與護法即護國會之本旨。亦無相違。邇來調人獻策。以此爲最近情理。尙祈諸公痛國家之分裂。念人民之疾苦。捐除成見。容納嘉言。俾和會早開。法律解決。以慰民望而維大局。幸甚幸甚。抑更有進者。前者孫公伯蘭主張國會重返粵省開會。夏聲粵人也。以爲姑無論粵省岑春煊陸榮廷等縱令督軍莫榮新肆行暴虐。無惡不作。國會必受其迫害。卽不至此。然粵人方謀逐山賊部落而復其故土。亦斷不愿有國會之集會。

以貽投鼠之忌。此則夏聲敢代表吾粵一部分同胞以婉謝吾國會同人者也。率直之言。尙希諒察。葉夏聲叩。

百九二

解釋合併國會主張通電（見京滬各報）

（銜畧）頃奉國會同人函電。就聲前發勘電有所商榷。并囑說明英蘇愛合併先例。謹引伸前說。再求明教焉。按蘇格蘭自十四世紀後。曾自行創立國會。與英倫同處英吉利王國之中。而儼然有自主政府之概。顧其後蘇國會以腐敗失威信。蘇人乃希望與英倫政府聯合。一七〇六年遂由英蘇兩國會。各推委員三十一名協議。訂立聯合協約若干條。以一政府之下兩國會全部合併爲條件。當時蘇國會議員頗多反對。而合併派力排衆議。卒底於成。是年由蘇國會先行通過。繼由英國會通過。一七〇七年遂以原有議員開蘇聯合王國第一屆國會。而英吉利遂收統一之效。逾百載而愛爾蘭亦援是案。先是一七五三年愛爾蘭反抗政府。至一七八二年英蘇政府認愛國會之自治。其後十餘年英愛國員均覺統一之必要。一八〇〇年愛國會提議取消自治。與英蘇國會併合。先由愛國會通過條件。翌年兩國會亦以原有議員全部合併。而開英愛統一王國第一屆國會。由是英國雖以蕞爾三島之地。而竟有六百三十名之上院議員。與六百七十名之下院議員。此皆由合併之結果也。夫英爲憲政鼻祖。而其爲謀統一。曾兩取合併國會辦法。誠以當建設時代。不得不因時制宜。固有不能拘牽文法者。吾國今日情勢。與彼曩日情勢。無甚懸殊。竊以爲可行於英者。未見其不可行於吾國。况國會同人到滬以後。聚議紛紜。迄無善策。求其不特特殊之勢力。不爲他人所利用。毅然自決。與相對者爲對等之談判。收對等之效果。仍不失固有之地位者。舍此其又

何所適從。此聲所由絮絮不已。而願我同人稍一傾聽者也。反是不思。而欲再蹈往轍。行見如德意志昔日之法蘭克弗爾德國會之流散。而更添世界國會一痛史而已。謹再瀆陳。尙祈三思。葉夏聲庚。

痛斥粵督莫榮新通電（見京滬各報）

頃見粵督莫榮新。攻揭四總裁及文飾其禍粵罪惡元電。強盜口談仁義。何殊於宋江晁蓋。本無取於駭斥。惟其推拾時人唾穢。首誣四總裁聯段認王爲勾結密謀。恣意污蔑。則聲爲天下公是非。自不能復安緘默。按近時民黨聯段之說。本由政學會之捏造。所以掩其聯馮之醜。其實民黨對於北方。縱使偶有往還。亦不過討論法律解決之法。而維持舊會之旨。終始不渝。坐是各執一詞。無由妥協。亦甯習棄私交。不謀遷就。此內外人士。有耳共聞。視彼挾賄南來。假託護法。而主張開三年常會。希圖國會自滅。復使李曰垓韓玉辰章士釗提倡國會兩消。近且加入督軍團。贊成犧牲國會之五條件者。其爲曲直邪正。何待比論。若謂與安福禍魁。不應接洽和議。須知王揖唐者。北方政府所派。而非安福部所派。議和使節。祇問權限之巨細。不容人身之攻擊。若謂安福部員不合爲總代表。試實以帝制赦犯何以合當總代表。總統府顧問浦口幫辦何以合兼總裁。又將何詞。抑近來攻擊段氏與安福部賣國禍國者。幾於衆口悠悠。百犬猶猶。願吾人旁觀所見。段氏三維國體。恢復外蒙。能護國者必不肯賣國。親善某邦。乃對德宣戰之後。爲便借款。易地皆然。胡能爲罪。靳閣標榜親美。而卒不能不借日款。西南反對借款。而章士釗竟秘密東渡。是其明證。安福部乃政黨性質。院內占席多數。專本尋常。組閣爭由己黨。亦係至當。今甘於割混合內閣之兩席。已覺爲謙。退立監督機關之偏隅。尙屬讓步。至于棄戰言和。則爲深明

大義。不事叫囂。則爲安分自守。彼果何所憑藉。而能賣國與禍國乎。天下事不可尙感情而乖事實。况以地方彫域之見。少數薄弱之黨。擁兵干政之將。失志下野之儔。虛構罪名。含沙射影。此何異民國壬癸之交。詬誶國民黨之橫暴。同其冤抑而又過之乎。推其用心。大抵南北官僚軍閥。無不痛惡國會。尤惡政黨。固不獨舊國會應遭兩次之解散。而此緘默目守之新國會。亦爲其目中之刺。必欲去之。以遂其專制禍裁之私而已矣。至于岑春煊陸榮廷者。皆參與復辟而敗於段。其宣言自主。專討段氏。乃示報復。無怪莫榮新竟誤認孫中山之護法亦爲討段也。庸詎知護法者護國法而非對人者耶。至其文飾禍粵罪惡一節。則更可笑矣。廣東自丙辰桂軍入境。任督軍者以莫榮新爲最久。而其罪惡亦最深。開賭雖始於陳炳琨。而莫當時鎮守廣惠。朋分贓款。同惡相濟。迨山舖粟爲承商繳餉。莫榮新與參謀長郭椿森財政廳長楊永泰收受重賄。極意彌縫。則在其督粵任內。夫粵省賭餉。所入爲數千餘萬。禍粵足矣。不更增開苛稅。何功可言。烟苗遍地。證以去冬伊子莫正聰囑黃紳如山播種。旋以黃紳漏洩。莫榮新老羞成怒。殺黃滅口一案。又劉志陸在潮梅一帶遍種鴉粟。爲議員彈劾一案。詎能掩飾以言烟禁。省長楊永泰日就督軍參謀譚禮庭私宅吸食。江防司令申葆藩利用兵輪私運西土。省城煙膏。悉由該司令部批發。近日復設煙膏專賣局。由政府專賣。可以想見。至於私運米石出洋。大干厲禁。而該督與申葆藩虎門要塞司令潘其藩鹽務緝私統領程耀垣偷運有年。均致巨富。嗣以事發。則殺緝私艦長黎某以爲彌縫。此皆其禍粵殃民之尤者。若其賦性兇暴。日以殺人爲樂。尤爲歷任督軍所未見。陸軍次長可以擅殺。新聞記者可以擅殺。友軍將士屢肆濫殺。軍政府參軍護法省分軍事代表亦肆枉殺。一日而屠陸軍兩監獄。既決未決

囚犯數百名口。一夜而封禁報館十三家。駭人聽聞。無過于此。其餘縱令伊乳臭子莫正聰親家沈鴻英沈榮光父子女婿蘇成才乾兒劉達慶各據重鎮。日以私刑屠殺。縱兵擄掠閩粵。強姦全村婦女等罪。尤爲耀髮難數。嗚呼。莫榮新爾以會匪遊勇。老而不死。藉其渠酋。落至粵督。則乘時恣意飽掠。歸爾巢穴。粵人忍痛。不復深究足矣。尙何顏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國人而羞當代之士耶。悲夫悲夫。如張敬堯者禍湘之說。喧騰衆口。必去之而後快。乃禍百倍于敬堯。罪遠浮於敬堯。如莫榮新者。吾粵三千萬同胞。竟不能起而踏之。此真可爲太息愧恨者也。區電恨然。不知所云。葉夏聲。

在京粵事維持會演說詞（見北京順天時報）

今日聽見溫君肅報告廣東種種情形。不禁令兄弟有所感觸。兄弟年輕望淺。但是想大膽在諸父老之前。說幾句話。諸君請想想。我們廣東弄到今日的田地。是什麼原故呢。一句話包括起來。是因爲廣東人向來於愛護自己的廣東（即愛護桑梓）未得其法。致使外省的勢力。乘機侵入。將廣東來任意遭蹋。試將過去的事實來看看。第一次革命後。廣東人自治廣東地方。總算比外省人來治廣東好。雖則當時的廣東當局。有些不滿人意的地方。但如果廣東人愛護桑梓之心。稍爲出以慎重。仍就本省人自治本省之宗旨。設法改良更張。就決不致袁世凱乘機攪亂廣東。使濟軍入粵騷擾我廣東好幾年了。這是第一次。至到民國五年護國軍那回。濟軍爲李烈鈞所敗。各處革黨軍隊。紛紛起事。中央叫朱慶瀾去接省長。逼龍濟光交印。當時兄弟在京。曾由黎大總統面允。叫朱慶瀾不要帶一兵入粵。朱竟能順從粵人之意。仰體大總統之心。去到廣東。單身與龍濟光把交代辦了下來。那時廣東本可以不再受外江軍隊所蹂躪了。殊

不知當時廣東人竟想不到此。一班專講拉攏巴結的大政客。苦苦的把那由湖南暗排出來的陸榮廷。請到廣東來當督軍。請猶自可。并要請他多帶重兵來廣東。當時廣東在京同鄉在粵東公會開會。兄弟同某君力請陳炯生主席。打電歡迎陸榮廷時。至緊要提一句。廣東連年苦客軍騷擾。請他萬不可帶桂軍入粵。殊不知後來起電稿者。是一個拍馬政客的黨羽。就不肯提這一節。於是陸榮廷一來。就是大兵一師二旅。另外武衛軍二十營。一直爲想到今日。致有今日的現象。此是第二次。至民國七年。廣東有同鄉孫中山程玉堂回去組織起軍政府。同廣東警衛軍廣東省議會聯爲一氣。那時廣東人稍爲有些生氣。陸榮廷都躲在武鳴。稱病詐死。不敢明管廣東事。不料廣東人團體不堅。加以拍馬政客多方白計。據桂壓粵。于是爲虎作倀的楊永泰等應運而起。同廣西人鬼鬼祟祟。瓜分政權。卒之將將爲督軍的程玉堂暗殺。而將軍政府改組。逼去孫中山。歡迎廣西佬之岑春煊來做總裁。使廣西勢力。一躍千丈。成爲獨占的地盤。從此廣東就成了被征服地了。這就是第二次。經這三次的失敗。我以爲我廣東人就應該大有覺悟了。殊不知細看仍舊不然。自民國七年以來。美其名曰粵桂聯合。實則與歸化廣西差不多的思想。仍然大倡特倡。有替廣西人奔走南北。謀將廣東送與陸榮廷做地盤的。有替廣西人來往港滬。勸廣東人投降陸榮廷的。有在京滬各省散布謠言。說兩廣不成問題。廣東應份歸廣西統治的。甚至有向廣西人拜門的。有換帖的。有認本家的。有對親家的。有願改隸廣西的。幾乎要在中國地圖上。割去廣東兩個字。從此都成了廣西的領土殖民地。纔得榮幸似的。中央政府見得如此。他對付西南方面。就專講那什麼注重實力。什麼直接談判。以爲兩廣就是一而二二而一。求其與陸岑兩個廣西佬講妥權利。就是南北統

一。廣東反正。是廣西的征服地。樂得將廣東封了陸岑做個食邑。將來廣東有什麼事情。一概聽廣西處分。督軍省長固然是要他委任。中央與他一個追認就完了。即其他一切用人行政。均由他自由處置。廣東人如想求一碗半碗飯食。自然要服從廣西之統治權。如若不服廣西。欲想講什麼自決自治。廣東人之廣東等主張。就算是廣西藩王的叛民。中央政府那裏還管你的死活。咳。這就是我廣東人未來的地位。廣東未來之景象了。諸君。試想到了那時。還佩在此地開這個會。排斥某人做省長。希望何人做省長。然而試問我廣東。何以會弄到那個田地。就仍然是起首那句話。或是廣東人向來于愛護桑梓未得其法所致。諸君。請看湖南等省人民。如何愛護他的桑梓。就應知到廣人不及他了。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湖南人因感受外省客軍之苦痛。他湖南省紳商。無論屬於那一黨。都聯合成一個團體。百方運動中央政府。要湖南人做督軍省長。先後逐去湯鄉銘。拒走陸榮廷。而歡迎黃興劉人熙譚延闓等。結果下來。中央准了他的譚延闓。至民國七年。張敬堯去做湖南督軍。他們湖南人不甘客軍入主。又設法逐張敬堯。組織湘事維持會。百方從平和激烈方面。雙方做去。卒之去了張敬堯。回來了他的同鄉譚延闓。中央政府始終不敢輕視湖南人。將他來封與外省藩王作食邑。凡事均聽湖南人主張。要何人做督軍省長。就委何人。諸君試想湖南與廣東有何分別。湖南人又不是天之驕子。何以中央政府要順從湖南人的公意呢。一句話包括起來。不過湖南人愛護桑梓之法與廣東不同。他能一味堅執湖南人之湖南一個主義。而犧牲一切黨派之見。聯合一致。結成一個團體。解決湖南問題。而我廣東就因無這樣的團結力。猶如一盤散沙一般。各人只曉得謀個人的富貴利祿。全不顧念桑梓。來到北京的。就像阿斗封了安樂

公。居然樂不思蜀。以致我廣東人就爲中央政府看不起。開口就說廣東不成問題。解決廣西。就當然解決廣東了。豈不可痛哭流涕的麼。咳。一個有團體。一個無團體。在政治上就差的那麼遠。然則我廣東人還不及早團結起來。更待何時。今日之會。雖得各位同鄉父老都惠然肯來。這個機會。極不易得。兄弟就想趁此成立一個團體。如湖南之湘事研究會的一樣。大家犧牲一切派別之見。聯合一致。豫備將來對於廣東一切問題。共同研究解決方法。兄弟并主張對於溫君所報告一切情形。可以即日舉幾位代表。去見當局。表明廣東人希望粵人治粵。并聲明資格。第一須要負全粵之鄉望者。第二須要不隸屬於軍閥者。第三須要文治派。否認現在爲廣西之走狗如張錦芳楊永泰者。并拒絕凡爲廣西派所推薦所指定者。如此則政府知廣東人有獨立之主張。有不甘爲廣西征服地之決心。自必可以尊重廣東人之公意。不特省長問題。可以達我目的。卽大局問題。亦有廣東人之地位。而不致于被他處分了。事關我廣東之生死。望我父老昆弟注意。容納兄弟區區之意見。(葉夏聲)(二十二日在粵東新館)

數交通系罪狀通電(見京滬各報)

岑陸狼狽相依。挾桂政兩系。盤踞粵省。始自丙辰都司令部。其後桂系入粵。岑系黥段。遙爲策應。各固地盤。當時不佞實首倡拒陸引兵入粵之議。而不見納於衆。嗣岑系漸失段寵。張勳復辟。岑受僞職。張敗岑伏。勢籛頓衰。孫公中山。謾法廣州。陸亦斂跡。不佞當時。實助軍府。收政權以削桂系勢力。拒改組以防政系復燃。詎乃事與願違。非常國會。竟爲所賣。媚陸迎岑。醜態畢露。一時有以粵桂聯合一致討北惑吾粵人者。有以政桂失和可望分裂愚吾粵人者。不佞以爲岑陸緩則爭利。急則相援。萬無携

貳。力關其說。終始不渝。身處兩大勢力之間。躬膺八面危疑之地。亦曾痛斥軍府更動省長之違法。否認郭椿森代表吾粵之資格。宣布桂軍淫掠蘆包之劣跡。揭發莫榮新歷次禍粵之罪狀。蓋五年以來。不佞無日不在反對桂政。亦未嘗一日屈事政桂。而行事立言。則至今日。迨有若合符節者。然則若不佞者其亦庶幾得許進言于吾粵人之前乎。請申吾說。桂政禍粵。賴有虎俚楊永泰等嚮導于前。梁士詒等勾引于內。以致今日。楊永泰以浮薄新進。巧弄陰謀。擾亂西南。斷賣桑梓。義師奏凱。自宜明正典刑。與衆共棄。固不俟論。惟梁士詒以官僚餘毒。帝制首犯。殃民誤國。屢犯不悛。猶欲移害鄉里。癸丑亂粵。梁實主之。兩年以來。又復南北奔馳。代表馮徐。勾搭桂政。擅舉全粵。輕許陸岑。直皖戰後。謀充總代。既爲不理粵事之聲明。粵軍連捷。忽欲投機。則又佯發歌功之通電。近者受陸岑主使。僞造民意。捏稱僑商公舉。開會發電。欲以其徒洪憲伯爵交通巨黨徐逆門生陸賊密保之龍建章長粵。以爲桂政地。獨不思黔驢之技。祇可以欺張鬚匪曹妾舅吳馬弁斬丘八。以攫取財交兩部長耳。曾謂我三千萬神明之同胞。而亦可以詐術騙奪省長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龍建章者何德可稱。何功可紀。適從何來。詎非滑稽之甚耶。此不佞所望於吾粵人者。以去楊永泰而拒梁士詒龍建章爲第一義。粵省自民國成立。胡陳相繼秉政。批政禁革。氣象一新。何負于粵。徒以衰賊利用粵奸。求疵索垢。肆其排詆。使失信望。遂陷吾粵。歷劫八年。丁已護法。孫公中山回粵組織軍府。粵人果不乏賢達。自宜一致擁護。俾其刷新政治。救民水火。乃復傾于勢利。惑于粵奸。熱諷冷嘲。以快仇敵。卒致政系復活。護法中變。百粵山河。重被征服。今幸粵軍討桂。所向克捷。粵人至是力表歡迎。足見創痛之餘。豁然覺悟。顧不佞猶有

進者。以爲粵人治粵。雖屬天經地義。然斷非不問賢否。盡可臨民。前督胡陳兩公。治粵政績。既可追思。孫公軍府設施。尤多遺愛。全粵人士。允宜一致歡迎。重葺桑梓。竟厥宏謨。萬不可拒虎進狼。自貽伊戚。尙望速電諸公。聯袂返粵。主持軍府大計。貫徹護法事功。此不佞所望于吾粵人者又其二。嗚呼。世風不古。人心烏鴉。政治道德。蕩然無存。吾同志同胞。入世未深。每遭愚弄。卽如此次粵桂之戰。帝孽某氏銜梁士詒意旨。混跡義軍。朱執信輕信其誠。遂遭毒手。足見負義忘節之輩。萬不能再共國事。固非吾人之狃于黨見也。不佞賦性率直。罔知忌諱。胸懷淡泊。不屑投機。無欲則剛。靜觀有得。敢以局外之身。爲我父老昆弟進一忠告。尙祈察納。共策進行。粵局幸甚。葉夏聲叩歌。

第七章 庚申返粵時代之言論

上孫中山書(見軍府某秘書傳寫本)

中山先生賜鑒。敬陳者。竊夏聲於辛亥以前。無功於黨。雖年幼才疎使然。亦由文辭之鼓吹。未若躬行實踐者受先生知遇之深也。辛亥以後。服務黨中。投身政治。亡命東邦。奔走海外。犯險內地。抗辯議壇。舉凡言論實行。不論大端細行。莫不以擁護先生爲職志。區區此心。未嘗或貳。雖爲是樹敵結怨於他人。所不顧也。逮護法之役。贊襄幕府。撐持危局。力圖發展。輕犯敵會。以奪法院。追隨終夜。參預愾愾。見危授命。雖不敢竊比於執信之儔。以視碌碌偷生。或有微長之足錄。自時厥後。奮不顧身。日與桂政兩系。文戰筆誅。絕無容赦。而痛於改組軍府之國會。聲罪致討。更無恕詞。身處兩大勢力之間。躬膺八面危疑之地。至於迫棄父母之邦。而人僞亂之域。然猶矢志不移。觸犯文網。函電紛

馳。所以衛先生而討悖逆者。據理直陳。無稍趨避。原文具在。諒邀洞鑒。夫以晚近政客風行。直聲掃地。而能挺身抗論不避權貴者。環顧黨中。未遑多讓。以爲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先生縱不以夏聲爲好。勇過我知而必行之人。亦當視爲効死致命之一忠僕。何期不蒙明察。辜負區區。使鄒生蒙不白之冤。而李陵抱忘生之痛。卽如此次莫逆負隅。粵軍未至之際。夏聲默察輿情。誠恐義師告捷。謔法潛消。是以揭藥軍府。通電歡迎。明知輕舉妄動。責有攸歸。惟念事出因公。定邀寬恕。且以爲臨時者或無傷於正式。而一部者應不關於大局。嗣親聆面諭。知軍府不日重興。遊於卽日收束。閉門待罪。莫敢招搖。鈞座抵省旬餘。而夏聲迄未修謁。方謂止謗莫如自修。明志必由淡泊。故唾面自乾。犯而不校。孰料悠悠者轉以爲恐懦可欺。而察察者竟欲致我死地。矯稱鈞旨。遍登報端。詬辱萬般。冤誣備至。夏聲賤如芻狗。本何足惜。所可惜者。先生不知夏聲不賢而用之。既知其不賢而不明以教之。至於放任羣下以奪之。則先生知人之明。不免使天下之嚮往者懷疑而不釋耳。如此。則夏聲誤國誤黨之罪。誠萬死而莫贖也。用是不避斧鉞。雖明知先生不負報紙之責。而亦冒死奉瀆焉。伏維先生矜而曲全之。不勝恐懼待命之至。葉夏聲謹啓。九年十二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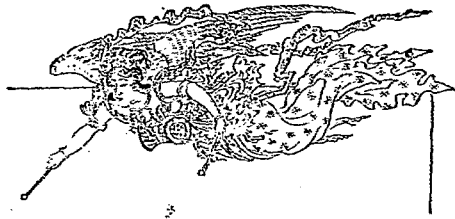
上政務會議辯誣呈文（見廣東各報）

爲陳明冤抑懇乞俯准釋放事。竊夏聲於本月五日。奉廣東省長陳本月三日手令。以夏聲假冒官長。遇事搖招。飭警扣留。聽候查辦。當卽隨同警員到警廳。暫押偵緝處。事起倉卒。初不知獲咎之所由。惟就假冒官長遇事招搖二語推之。當係指夏聲於本年十月底在港粵以前內政部次長名義。收編軍隊成護法

軍一事。謹案粵省當粵軍未至。莫逆負隅之時。省垣駐軍。經各方志士。紛紛派員。運動其獨立。各樹一幟。當時有駐省粵籍軍隊政營。因無路歸附。自願將所部拱衛軍府。受編爲護法軍。并以夏聲爲軍政府舊人。推夏聲任總指揮之職。是時軍府各僑總裁部長員司。紛紛棄職逃匿。軍政府機關一空。前後軍府在省者。閱其無人。夏聲權宜以前軍政府內政次長資格。暫行收編軍隊。并設辦公處。一面以軍政府將來應如何進行。尙未見各總裁有所豫示。於是迭電呈各總裁蒞粵主持。并示方針。區區苦衷。一再以權宜暫行爲詞。又復力請主持指示。足證夏聲不外一片愚忱。并無私心於其間。旋聞粵軍陳總司令返抵石龍。逆料粵省軍權。理應統一。且夏聲亦實無意擁兵。即於十一月一日以快郵代電。請陳總司令兼領護法軍。并候其編制。翌日陳總司令抵省。夏聲即日將在省所設總指揮處收束。并面懇陳總司令派員接收。蒙允暫候收編。然夏聲已一面停止辦公。靜候覆文。後查該軍退駐清遠。已歸第一軍關司令國雄收編。故陳總司令不予覆示。然護法軍及總指揮。則固於十一月二日先告取銷矣。此關於軍隊之經過情形也。至於內政部事。當收編軍隊時。在指揮處附設內政部辦公處。其目的在使護法軍有所附麗。又藉是使隱匿內政部文件印信者交至該處。暫行保管。并無組織內部。及委派員司對外行動等事。故不逕稱部。而曰辦公處。又未嘗刊刻行使該部印信。即此可證明并無設立內政部。實係有名無實之一通信機關而已。此詢之內政部原日職員。均可作證者也。且夏聲當時。因見各總裁仍在滬行使政務會議職權。發布命令。而粵省各部。則紛紛從事恢復。竊恐軍政府各部。尙待更張。或至兩歧。曾電請各總裁明示進止。電報延滯。未奉示復。因復親行赴滬請示。奉孫總裁面諭。俟各總裁返粵。候令進行。夏聲當於是

日急電粵垣○即日將內政部辦公處。一併取館遷出。遂於十一月十六日○并此有名無實之辦公處而亦消滅矣○此經以快郵代電呈報各總裁有案者○此關於內政部辦公處之經過情形也○由前一事而論○則自編收護法軍至於收束。均在陳總司令未入粵垣○青黃不接○秩序紊亂之時。無論何人。似皆可以自由行動○一切軍隊○多屬自定名稱。自標旗幟。不必受何機關何主帥之委任。即如翟汪之粵軍浩宇營總司令。申葆藩之陸軍遊擊司令。黃志桓之欽廉鎮守使。皆屬此類。其稱公雅者。則如廣東督軍及縣知事等。更不遑枚舉○然則夏聲於此期內。組織護法軍。况又於期內收束之。似不能遂以假冒官長加罪於夏聲也。由後一事而論。則夏聲原係前軍政府內政部長。姑無論前後軍府。由單獨制而合議制。不過內容之改組。等於總統制改爲內閣制。并非政體國體之變更。前後自有關聯。故在國會選舉之員。自宜向國會解除職務。由政府簡命者。自宜經新政府命令。行一度之免職。此按之改組政府向例。實屬當然之程序。而岑氏乃故意否認前軍府。僅承認其有鹽稅一宗。而其餘概置弗恤。故前軍府之簡命職官。竟未經免職手續。法理上自不能謂完全失其官職。就令讓一步而解釋。爲既已無效。然而當政府存亡絕續之交。以前任職名。權宜暫理。亦不得謂之假冒。蓋非其身分而僭竊者則曰冒。本有其身分而不過偶一稱之者。自不得曰冒矣。鄉人雖。朝服而立於階。寧得以孔子爲假冒衣冠乎。而况夏聲此次之行動。不過設一辦公處。事實上并無有所組織而有所命令。則此辦公處謂之夏聲個人之辦公處也可。謂之前內政部辦公處。亦何不可。似又不能加以假冒官長之罪名者也。綜上兩節。夏聲無一虛言。蓋前後經過一切情形。均有函電報紙爲據。似此假冒官長之罪。法律上自不成立。既無假冒官長。則遇事招搖。自不待

辨而自明。伏維夏聲讀律有年。服官數任。招搖假冒。國有常刑。何敢故犯。或者事理複雜。頭緒萬端。陳省長未暇細釋。不幸而有所誤會耳。伏求鈞座提案詳查。俯准開釋。免無辜被累。實為德便。謹呈軍政府總裁鈞鑒。葉夏聲謹呈。九年十二月八日。



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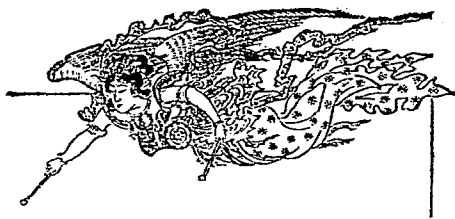
本社延聘文人政客。蒐集材料。專撰述當代南北名人言行錄。以備各界論世知人之資。書中言行翔實。事迹豐富。既無杜撰。復饒興趣。允爲有目共賞之佳構。計已脫稿者。有徐樹錚唐紹儀王揖唐陳炯明四種。不日陸續出版。其餘尚有十數種。咸在編纂中。特以葉夏聲一種。書中所述。與南北人物各傳。多有密接關係。足爲各書之樞紐。茲爲提綱挈領。利便撰讀起見。用爲楔子。編入首卷。以代發凡而供快覽。關懷國事。研衡時局者。誠不可不手一卷也。特此披露。

公言社南北名人言行錄編纂部白

南北名人言行錄叢書第二種徐樹錚出版預告

坊間現所刊行徐樹錚歷史。內容乖謬。輒多臆造。甚至籍貫家屬等。叙次亦復舛誤。則其不足徵信可知。本社茲特延聘通人。精心撰定。事迹豐贍。采訪詳確。與坊本有天淵之判。允爲傑作。茲已付印。定于六月間出版。瞻懷當世之君子。必以先睹爲快也。特此奉告。

編纂部又白



4 78 19

中華民國九年初版

版權所有
翻刻必究

每本定價大洋捌角

編纂者 南北名人言行錄叢書社

發行者 正誼社

印刷者 上海興亞圖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